宋史職官志考正

鄧廣銘

目　錄

序及例言

卷一：　綱敘　三師三公　宰執　平章軍國重事　使相　參知政事　門下省　中書省　尚書省

卷二：　樞密院　宣徽院　三司使　翰林學士院　侍讀侍講　崇政殿說書　諸殿學士　諸閣學士　東宮官

卷三：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六部架閣

卷四：　御史臺　祕書省　殿中省　太常寺　宗正寺　光祿寺　衛尉寺　太僕寺

卷五：　大理寺　鴻臚寺　司農寺　太府寺　國子監　少府監　將作監　軍器監　都水監　司天監

卷六：　殿前司　環衛官　環衛官皇城司　三衛官三條錯簡　皇城司　客省引進司　東西上閤門　帶御器械　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開封府　節度使

卷七：　大都督府　制置使　宣諭使　宣撫使副　總領　經略安撫使　走馬承受　發運使　都轉運使　招討使　撫諭使　鎮撫使　提舉常平　提舉茶鹽　提舉茶馬　提舉坑冶　提舉市舶　提舉學事司至　提舉弓箭手　提舉兵馬　提轄兵甲　府州軍監　通判　幕職　諸曹官　教授　縣令丞　主簿　鎖廳官　總管鈐轄　路分都監　諸軍都副統制統領　巡檢　監當官

卷八：　建隆以後合班之制　元豐以後合班之制　流品　皇親　王炳上言　眞宗論尚書省　楊億上疏　眞宗誡諭文臣　孫何上言　紹興以後合班之制　官品

卷九：　內臣特恩遷轉例　入內內侍敘遷之制　選人　諸色入流　文武散官　武選　政和醫官　功臣兼官　南渡後階官

卷十：　導從　三朝志　敘階法　改賜功臣勳官　封爵　功臣　宮觀　贈官　致仕

卷十一：　奉祿　職錢　唐貞元四年　茶酒廚料之給　薪蒿炭鹽諸物之給

卷十二：　增給　南渡後奉祿之制　南渡後料錢職錢　祿粟及隨身傔人　職田

自　序

宋史爲書，近五百卷，部帙之富，居念四史之首位。然其書本倉猝修成，史臣取了目前，潦草將事，故其紕謬疏舛之處，亦視各史爲獨多。明清兩代屢有倡議重修之人，且有已將成書刊布者。然對宋史本書實未能先爲之條分件析，洞察其各部分癥結所在；僅模糊籠統，謂其義例之未善而遽予更改，謂其文字之蕪累而遽予刪除，是則所加諸未能徵信於世人之書者，仍爲不足以取信於世人之道，其果爲功爲罪，正難遽斷，此王洙宋史質、柯維騏宋史新編之所以未能取重於史林也。竊不自

揣，欲萃其精力，廣徵天水一代之史册，取與元修宋史相校讎，勘正其謬誤，補苴其疏脫，考論其得失，疏通其晦澀，探索其源流，彙爲宋史校正一書，使宋史之長短利病，畢皆呈露，議改修者庶可就此而得所憑藉。今諸志之讎勘已麤就倫緒，其中之亟須陳獻於方家之前以相商榷者，則官職志之校稿也。

四庫提要於崇文總目下有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顚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而不知職官志之於藝文志，其荒謬更爲過之。施國祁嘗謂金史之病有三：曰總裁失檢，曰纂修紕謬，曰寫刊錯誤。執此而論宋史職官志，亦莫不恰中其失。聊舉數證，以實吾言：

晚唐五季，藩鎮亂離，趙宋開國，務懲厥失。其設官分職之際，亦多寓有此意。如樞密院爲襲晚唐制也，然唐之樞密使以宦者爲之，至宋則概用士人，與宰相對稱二府，分持文武之柄，既以分宰相之權，且足使統兵之將不得操行兵之符，而制令之臣又不得統內外之兵，此與唐之用意，區以別矣。諸路州軍，在唐僅一使以臨之者也，至宋則既奪其兵柄，又分其職事於帥、漕、憲、倉四司，且復遍置倅貳以分長吏之權，斯又足使身膺一路之寄者不得有所展布矣。凡此皆所以收相互維制之效，以防大臣擅國及藩鎮陸梁之禍。而其官員之冗濫，政治之因循，即均以此爲基因。舉述此事實而闡發其底蘊，應爲總序之所有事，而宋史職官志總序之中，則未嘗及於此也。

神宗釐革官制，爲新法中之一大節目，雖以元祐諸大臣之力復舊章，對此猶未稍置異詞，知其確爲犂然有當而不可移易者矣。蓋當北宋初葉，官爵秩名，紛錯失序，如尚書、侍郎、給諫、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本皆職事官也，而有其名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僅以爲敍遷之階。幕職令錄本監司之屬官，或州縣之釐務官也，而乃有以某路某縣令爲階官而實任某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某路某軍節度判官爲階官而實任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某軍判官爲階官而試祕書省校書郎者；舛亂可笑，於斯爲極。神宗於元豐中本唐六典而加以董正，首使中朝百僚，各正厥名，各還所職，宋之官制，至此方納於正軌。宋史職官志總序之中，雖約略涉及此事，而各卷正文則言之極不詳晰，有僅述元豐以前之制者，有但載釐正以後之制者，其宋初諸臣列傳之中，更多誤以尚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概存之，以大夫郎爲

散官而強半删之，知其於纂修之際，對當時更改之由，已不深悉，殆所謂不知而作者矣。

然揆厥情勢，實不應爾。蓋兩宋文事極隆，史學尤盛，其記載本朝史事者，有官修之實錄、日曆、會要、起居注、時政記、及各朝正史，私家著述，於表、紀、志、傳諸體之書，更無所不備。洎臨安既陷，史館所儲，悉歸燕都（見元史董文炳傳），末葉三朝，亦均在內（見宋季三朝政要卷首自識語），故歐陽玄於所撰進宋史表中，亦謂「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是則載筆諸臣，大可曲彙旁通，取作憑藉，非有書闕簡脫，文獻不足之苦也。即或迫於期會之促，苦無從容融鑄之暇，則取前修之所已備，剪裁修潤之使無複沓牴牾之失亦可也；若必舍此而乞討於稗販之手，捃摭於類事之家，則爲事理之所不可解，而宋史職官志固又甘落下乘，而奉類書爲祖禰矣。

自北宋罷詩賦而以經義論策取士，古今典制，爲決科發策之士所必誦習，然而事類浩瀚，獺祭難周，各種「類書」遂乃應時纂輯。當代官制既亦須網羅於內，編纂者乃就列朝正史及會要日曆實錄之屬以爲取材之所。作始者區分彙錄，草創規模；繼起諸家則修飾潤色，踵事增華；及夫南宋末年之所修，於兩宋官制因革，記載已臻詳備，條貫亦既分明，實已俱備正史志書之規模。元代史臣，苟自審「述作之才有限」，如進書表之所云云者，則選取類書中較爲完善之一家，詳愼比勘而補正之，即以移充正式之史志，則雖不足自解，而爲情終猶可原。顧乃矜於史局之尊嚴，不敢依樣以畫葫蘆，既須剽竊，復圖掩飾，割裂聯綴，僅乃成篇，而復出之以苟且，未肯通全志而加以綜覈，遂至有諸書同載一事，因文字稍有不同而均被採錄者，如卷九卷十複出之勳官、檢校官、功臣號等條是也；有某書徵引舊文有譌，而不知覆按原書，以致因仍其差失者，如文獻通考引朝野雜記而誤薛慶爲許慶、誤朱震以祕少兼侍講爲以祕少兼崇政殿說書是也。其以昧於當時情事而致誤，如名姓之舛誤，年月之譌奪，節次之顛倒，稱謂之違失等，更不知其幾何也。

以上所舉，唯以出於總裁失檢及纂修紕繆者爲限，亦尚未足以概其他失，其刊寫之譌脫更不與也。以史學最盛之朝，其典章制度乃僅得此等拙劣之史志以傳後，斯可憾已。是故宋史之其他部分，儘有稍稍增益或删削即可底於完善者，而以職官

志掛漏之獨多，舛誤之特甚，非徹首尾而重修之則不可。吾學未逮而妄欲先試諸此，恐所見之或未當而所言之容有誣也，爰先舉此校讀之稿以爲驗，是爲宋史職官志考正焉。

凡　例

一、本書所引職官志之原文，一依涵芬樓印百納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其書爲配合元至正刊本及明成化刊本而成。凡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者，元刊本也。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者，明刊本也。職官志十二卷中，唯卷十一爲元刊，餘均明刊。

一、本書所據爲主要參證資料者爲：

宋會要稿（清徐松輯永樂大典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愛日精廬活字本）

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廣雅書局本）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攸宋朝事實

程俱麟臺故事（以上並聚珍叢書本）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敬鄉樓叢書本）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錢唐汪氏仿宋本）

葉夢得石林燕語（郎園叢書本）

汪應辰石林燕語辨

程大昌考古編（以上並儒學警悟本）

徐度卻掃編（古書叢刊本）

孫逢吉職官分紀（四庫珍本叢書本）

章如愚山堂先生羣書考索（明正德劉氏愼獨齋刊本）

劉子翬翰苑新書（明萬曆金陵周氏仁壽堂本）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嘉靖三衢夏氏刊本）

馬端臨文獻通考（浙江書局本）

其餘隨文而見，茲不備舉。

一、宋代各朝會要，經元迄明，多有散佚。明修永樂大典時，取文淵閣所藏二百零三册之殘本，分門散隸於各韻之中。宣德間文淵閣火，殘存之本乃亦同歸於盡。清嘉慶中大興徐松方自大典各韻中重爲輯出，而以卷帙浩瀚，刊寫兩難，終清之世，唯原輯之稿本孤行，故明清兩代之治宋史者無一人得見此書。今以影印本出，遂亟取以與宋史對讀，本書中所取材料於會要者遂亦視他書爲獨多。然會要之輯錄，實出於匆遽之間，嗣後未曾再經細校，其部類比次，又大體依據宋史各志之門目爲準，坐是而差謬譌奪，隨在不免。本書於徵引之際，倍極審愼，凡有他書可引者，亦一併引錄，以資佐證。

一、南宋諸家所修類書，大都展轉抄引，其記載宋代官制較詳而流傳至今者，厥唯前舉章如愚，劉子實，謝維新三家之書。章書成於寧宗時，謝書成於理宗時，劉書之成當亦與謝書相先後。三書所載均多雷同，尤以謝書爲甚：所述沿革，所載事目，同者蓋將什九。則似三書之間，應有源流關係存在；然細核其相同各節，章書時次居前，而其所載出典反不及劉書謝書之完備，卽劉書謝書之所載，亦多有此具彼闕，此闕彼具者，知其時必尙別有爲各家共同祖述之一書，而今亡矣。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之職官考，除所附載各家之議論外，其正文同於劉謝二家之書者亦什八九，然劉謝兩書互異之處，如劉書前集(九)太守條引中興會要之文，於「許通差武臣一次」句下有一段云：『紹興元年知越州陳汝錫言：「諸路守臣幷許節制管內軍馬，除逐路遇有緩急事宜依前項指揮聽從本州守臣節制外，合有事干一路軍政，及合隸帥司差發之類，幷令遵依舊法施行」。詔申明行下』。同卷通判條夾注中有『經總制錢舊法守貳通掌而隸提刑司』云云一段，爲謝書太守條及通判條所不載。謝書後集(七六)教授條云：『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案：四書院下原各有夾注一段，茲從略。)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餘鎭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鎭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層次極爲清析，而劉書教授條所載則較此大簡。其餘取捨繁簡之不同猶難殫數。而凡此諸處，通考均與謝書相同，因知其淵源所自，蓋爲合璧事類而非翰苑新書也。宋史職官志襲用之書非一，而其逕自通考出者爲數最多。今於校讀之際，於此等源流關係均加探究，故所藉賴於章、劉、謝、馬諸家之書者亦至繁夥。

一、通考所載宋代職官，大體雖與合璧事類相同，而其間亦時有詳略互異之處。今查凡通考所無而爲合璧事類所獨有之條目，宋史苟亦有之，則其內容必多異；凡合璧事類所無而爲通考所獨有之條目，宋史苟亦有之，則其大體必不殊。且凡通考錄用合璧事類之成文，偶因傳寫而有所差失者，宋史亦皆踵謬沿譌，未予是正。據知宋史職官志之與上兩書相雷同者，皆出自通考，與合璧事類並無直接因緣也。故校讀之際，雖取章、謝、劉、馬諸書而並用之，就中實以用馬書之處爲尤多。其有通考改易合璧事類之文而有跡象可尋，或通考有誤而合璧事類本不誤者，卽引錄合璧事類之文以相比證。雖分疏之際不免詞費，顧亦所以明宋史職官志中若干條目之來源在此而不在彼耳。

一、宋史職官志之不出於通考者，亦必出於另一成書。其書爲何，今未能明。其中有行文順序與通考異而記載之謬誤與通考同者，則二者又必同出一源。本書遇此類情形，間亦錄而存之，爲俟異日進而探求其本源也。

一、宋史職官志對宋代官名每多沿用其俗稱或簡稱，如稱觀察支使及節度掌書記而但曰「支掌」之類，初讀極不易曉。遇此等類，本書間亦稍加疏解。

一、昔人校正宋史之著述，四庫總目宋史提要中引有沈世泊宋史就正編內駁正宋史者數條，而其全書則未爲四庫所收錄，故今亦未得見，不知其內容果若何。餘如武英殿本宋史各卷後附載之考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及邵晉涵南江札記中之考訂宋史部份，均以列傳爲多，關於職官志者寥寥無幾。凡諸書之所已有者，本書不再涉及，其所考論猶有疑文賸義者，則更摘錄而參決之。

一、本書爲求易於徵信起見，取證唯求其充，推考唯求其盡，雖一字、一詞、一年月、一名氏之是正，亦恆反覆辨說，期於無可置疑而後已。文字蕪累，讀者諒之。

一、繼本書而可謀付梓者，爲河渠志、選舉志、食貨志、兵志及一部分列傳之校稿。

一、心未周浹夫全史，功力僅及於釘餖，此固通學之所不屑爲而我則未能優爲之者。考論之所不中，念慮之所不周，讎勘之所疏漏，參照之所未及者，不知凡幾，願受宏雅之指教焉。

三十年九月八日於四川南溪板栗坳

卷　一

一、總　敍

未聞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

案「位事」當作「任事」。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但掌册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版位，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泄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敍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

案：此二段與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職官考一官制總序中論宋代官制之文幾於全同。其僅有之異同如下：

通　考	宋　史

一、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

二、互以他官典領。

三、左右諫議無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

四、補闕、拾遺、改爲司諫、正言，而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

五、丞、郎、郎中、員外。

六、十常七八。

七、其官人授受之別。

八、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

一、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

二、類以他官主判。

三、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

四、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

五、丞、郎、員外。

六、十常八九。

七、其官人受授之別。

八、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

就中前四項當均爲有意之更易，後四項則必爲宋史之脫誤，當通考補正。

故自眞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卽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燾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卽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

五年，省臺寺監法成。六年，尚書新省成，帝親臨幸，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之職事，因誡敕焉。初，新階尚少而轉行者易以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爲左，餘人爲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於是文階始備。而武階亦詔易以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而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其文武官制益加詳

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爲言，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衞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爲正名，亦何補矣。

案：此二段與通考官制總序亦幾全同，僅後段中略有異文如下：

通　考	宋　史
一、轉行者易以混雜。及元祐初…	一、轉行者易以及。元祐初…
二、樞密則加置簽書，徽省則既罷復建。	二、樞密則加置簽書。
三、悉倣機庭之號。	三、悉倣機廷之號。
四、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爲名，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四、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爲正名，亦何補矣。

其中前三項當均爲沿用通考之文而有所脫誤者，均當據以補正。末一項雖出於有意之刪潤，然截取官制格目之「目」字使屬下讀，又增竄一「正」字而強成「目爲正名」之句，非特未合，亦且難通。且宋史於本志卷八官品篇內又複出此一段云：

神宗卽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而置局詳定之。於是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易之以階。元豐九年，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卽用新制遷近臣秩。初，新階尚少而轉行者得以易及，元祐初，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文階始備。而武階亦易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其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繼又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其後復更開封守臣爲尹牧，而內侍省悉倣機廷

之號。六尚局之修，三衞郎之建，及左輔、右弼、太宰、少宰之稱，員既濫冗，名益紊雜，由是官有視秩。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復請脩官制格目，而邊事起，訖不果成。

此當仍爲自通考勦用者，然於末句未予改易，「官制格目」一詞亦遂未被割截爲二。卽此一事，可知宋史職官志於開宗明義之處，已竟若何其鹵莽滅裂矣。

輯本宋會要稿官制別錄載：

政和二年三月十七日，奉議郎左司諫王甫奏：『臣仰惟神考以堯舜之獨智，拯文武之墜典，出道制法，作新垂裕，皆有成憲；而政事之原莫大於官制。臣聞元豐中官制旣行，乃取三省樞密院、寺監凡所上所行之事，張官置吏，講明蒐舉，倣周天地四時之官，辨其掌治，與所統屬，爲官制格目，頒之有司。其書起三省樞密院，次以六部，而九寺五監隨所屬部附焉。分列科指，條析庶事，以類相從，下至一時之務，咸有秩敍，大綱大紀，無不備具。元祐姦臣，欲肆紛更，棄而勿用。遵揚丕謨，實在今日。臣比者欽承聖訓，委臣參照違格目事務，條例元祐紊亂事迹年月，幷釐正類成事件，甚盛舉也。臣愚謂當將應該官制格目所載省、曹、寺、監、一切事務，依今來聖旨，悉行照參，及條列廢紊事迹年月，取元豐以後繼述增立之事，並依例補完，釐正成書奏御，斷自淵衷，然後頒之天下，以詔萬世。伏望陛下留神。如上當聖心，卽乞特降詔旨，仍乞更不置局，止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爲名，以便文移。除臣合遵依聖訓參詳外，乞差宰執一員總領，選差手分五人，及乞三省察院各差供檢人吏一人，以便報應行遣。除官給紙札之類，幷人吏添給外，臣等乞並不支破諸色請給。應今來修書糜費事件，如聚議之類，亦乞更不陳請。仍限一季結絕。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詔：『元豐官制，政事本源，上下維持，講究備具，若非元祐姦臣啓例隳紊，紛更至今，則孰敢輒有擬議。近嘗委官參照尚書省格目，悉依官制。甫復有請：應于官制所載及後來增立事件，委官修完；仍乞差宰執總領。可並依所奏。委鄭居中總領，蔡薿王甫參詳。不許添官增吏，只就議禮局人吏，限一季書成，不得展限。依已降指揮疾速行下。』（職官卷五六之三一）

四月十八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奏：『臣等恭惟官制格目是爲元豐不刊之典，蓋與周官並傳而無遺。曩緣元祐隳紊，循以積習，寖以違戾，特詔臣等參照釐正，欲以先朝垂裕之成憲，及陛下纘述先志而見於大政事，俾得依倣格目，附爲全書，甚盛舉也。契勘見於（案當作「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爲名，竊慮四方萬里妄議臆度，謂於補完有所去取，臣等再詳所名恐有未當，欲乞改以「參照官制格目所」爲名。』從之。（職官卷五六之三二）

據此所載，其委官參照官制格目之事，乃在政和二年，下距宣和之末凡有十四五年之久，而通考謂在宣和之末，一誤也。官制格目爲神宗釐正官制後所創脩，其書內容編制，依會要所載諸事推之，蓋大體依省、曹、寺、監、而類分爲各種部門，如尚書省格目，尚書度支事格目，及比部官制格目（並見會要職官卷五六之三二及三三）等是也。元祐政事多變神宗舊章，故其建官置吏亦多與官制格目所載者相違失，政和中徽宗及王黼諸人，遂目之爲隳紊舊典，乃議取該書與當時「省曹寺監一切事務」相參詳，條列其廢紊之事迹及年月，並取元豐以後紹述新法期內所增立各事，依例補入，故卽以「參詳補完」爲名，通考謂爲創脩，二誤也。王黼奏疏內明有「乞更不置局」之句，通考反謂「乃請設局以脩，」三誤也。會要又載：

〔政和三年〕八月三日詔：『參照官制格目了畢，比舊增立及刱脩事件，功力不少，三經進書，凡九百餘册，官吏應奉有勞，參詳官白時中強淵明王甫各特轉兩官。……』（職官卷五六之四二）

是則參照一年有半卽已增補竣事，而通考謂爲「書未成而邊事起，」四誤也。宋史雖於總敍中改「書未成而邊事起」爲「目爲正名，亦何及矣，」無以見其書之果已脩成與否，而在本志八官品篇複出之一段中，則謂「邊事起訖未果成，」是於通考之文亦唯漫然錄用而毫不加察，故於其所具之舛謬各點亦均踵而襲之。

檢南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後集（七）百官門列曹尚書條及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二六）職官六部門均載「故自眞宗仁宗以來」一段（山堂考索較合璧事類少載「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卽用新制」二句），然於「各還所職」

句下，均有「神宗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云云數語，更下則均明著此一大段之出處爲四朝史志。通考刪去神宗論蘇綽諸語不載，於「各還所職」句下卽繼以「五年省臺寺監法成」一段。宋史對四朝史志舊文之剪裁與通考同，以「五年省臺寺監法成」云云直承「各還所職」之句，亦與通考同，知二書必非不謀而偶合。然則以上四段必皆自通考勦襲來者，非出於山堂考索翰苑新書及合璧事類等書，更非直接出自四朝國史志也。

又案宋會要稿中書門下省門載：

> 神宗正史職官志：國朝建官，沿襲五代。太祖太宗監藩鎭之弊，乃以尙書郎曹卿等官出領外寄，三歲一易，坐銷外重分列之勢。故累朝因仍，無所改革。百有餘年，官寖失實：三省長官、尙書中書令，侍中、不與政，僕射、尙書、侍郎、郎中、員外、與九寺五監皆爲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神宗初卽位，慨然欲更張之。謂中書政事之本，首開制置中書條例司、設五房檢正官、以清中書之務。又置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理天下之財。置諸路提舉廣惠農田水利差役官，隸於司農，以修農政。簡樞密武選而置審官西院，創民兵保甲法以歸兵部，作軍器監以除戎器，新大理寺以省滯獄，增國子監太學官以大興庠序，復將作監以董百工。十數年之間，自國子、太學、司農、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各已略循古制，備置官屬，使脩其職業。於是法度明、庠序興、農政脩、武備飭、刑獄清、器械利，亹亹乎董正治官之實舉矣；然名未正也。熙寧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遂下詔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上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臨決，以定其論。凡百司庶務皆以類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自位敘、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名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各區處而科條之。而察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者：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爲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爲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爲法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當考其成。於是長吏察月，

御史察季，都省察歲。五年，三省、六曹、御史臺、祕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卽宮城之西以營新省，省成，上親臨幸，召問以執事而訓戒之，省官遷秩有差。自是繼有增損，唯倉庫百司及武臣外官未暇釐正云。（職官卷一之七四至七五）

此當爲神宗正史職官志篇首之一段總論文字，其所舉「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之詔旨，見於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元豐三年八月乙巳日內：

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敍，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逮於末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資碩輔，準古創制，義爲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且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職官志篇首云：熙寧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遂下此詔云云。）（會要職官五六之一官制別錄亦載此詔，唯無夾注，餘全同。）

會要三省門又載：

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書門下在朝堂西。榜曰「中書」，爲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書門下。尙書中書令。侍中，丞郎以上帶同平章事，並爲宰相。而參知政事爲之貳，與樞密院通謂之執政。又有中書省、門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兩廡，官舍各數楹。中書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位版、流外較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中書令侍中不任職。官制行悉釐正之，遂以實正名，廢中書門下省舍之在皇城外者，併朝堂之西中書堂爲門下中書兩省，以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又以兩侍郎副之。（職官卷一之七）

據此各節，知凡四朝國史志之所云云，多卽參取神宗史志之舊文而稍加潤飾者。然將元豐三年前神宗對國子、太學、司農、兵部、軍器、大理、將作、以

及中書三司等處職事之調整諸措施。神宗史志所歷歷舉數者，俱刪削不載，而以熙寧末校唐六典事直承「神宗卽位慨然欲更其制」之句，遂使前此十年內區處規劃之蹟湮沒不彰；而何以「神宗卽位後慨然欲更其制」者，須待十三年後方得見之施行，亦使後之考史者疑莫能明，此則南宋與修四朝國史諸臣之過已。宋史職官志沿承此失，蓋以絕未取神宗史志相參稽也。

二、三師三公

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官亦如之。

案：史志三師三公條與文獻通考職官考一所載全同。右諸語通考本作夾注，史志改入正文。檢會要三公三少門載：

凡三公三師除授，司徒遷太保，太保遷太傅，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檢校官亦如之。（職官卷一之一）

其「太尉遷太師」句當補入。

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辭司空侍中。

九年，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辭太保。

案：右二條下通考各有「從之」二字，史志均刪去不載，則二人辭免之得遂與否不可知，當補入。

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

案「三公」句通考作「三公自祖宗以來罕嘗備官」。「國初」云者，謂國朝初年，本朝人脩本朝史所用之稱謂也，元人脩宋代之史不合作如是稱謂。史志全文所見國朝及國初字樣極多，均沿用舊文而失於改正者。

又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載：

國朝三公官始未兼備。惟元豐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相繼兩見。

史志不載元豐末年兼備三公事，且改通考之「罕嘗備官」爲「未嘗備官」，均非是。

乾道初，楊沂中吳璘並爲太傅。

案：一人而名姓有所更改者，史書通例均從其後所改定者。宋史列傳既作楊存中，此處亦以改作存中爲是。且楊氏之賜名存中乃紹興間事，至乾道初不合更用其舊名也。

紹熙初，史浩爲太師。

案：據會要三公三少門所載，史浩於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特授太師（職官卷一之七），宋史宰輔表同，此云紹熙初，誤也。

三、宰　執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相之任。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承郎以上至三師爲之。

案：此與通考全同。「承郎」當從通考作「丞郎」。

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

案：此亦錄用通考成文。然檢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乾道八年虞允文梁克家分除左右丞相事目下載：

是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勅門下：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在商湯時則有若仲虺，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召，或左或右，皆見於經。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沿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誼虖，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爲左右丞相，庶幾採前代之舊，成本朝之制焉，

全詔主旨唯在稽古之制以正今之名，故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丞相條總論建隆至乾道相名更易事，亦唯云『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爲定制。』而不謂爲遵依漢制云云。唯雜記乙集卷十四乾道正丞相官本末條又有云：

虞雍公獨相久，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

易三省官名，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欲采用漢舊制，改爲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史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至八年，……御筆付院云：『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

是「可依漢制」云云，乃御筆中語，所降詔命則已稍變其語意矣，謂詔曰云云，未合。

四、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中置。以文彥博太師、呂公著守司空相繼爲之。

案：宋會要三公三少門載：

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制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職官卷一之二）

宋史宰輔表所載文彥博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之年月日同，是則當作「元祐初置」，非「元祐中」也。

又案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平章軍國事條載：

國朝舊相特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詞下附載：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大防曰：『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乃有平章之命。……草制之夕，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軾奉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二人出公著家（父夷簡），議者榮之。

是則王旦與呂夷簡受平章軍國重事之命後，雖均懇辭未拜，而其時固已建此官名矣。史志以文彥博之除授爲事始，亦非是。

所以處老臣碩德，特命以寵之也。故或稱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事。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

案朝野雜記乙集平章軍國事條云：『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者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官、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此當爲史志云云之所從出，然於雜記所舉重事之目刪去不載，非是。又查文彥博與呂公著所平章之事目亦不盡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元祐三年四月辛巳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詞下附載：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聞呂公著者定爲令：凡與三省同施行者一，曰應差除幷責降敍復等，其目十有二。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監所上事，其目十有二。其與樞密院院同施行者一，曰降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下，其目十有四。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其所預事目：曰除前執政、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曰除邊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著平章，乃去「重」字，前此所未有也。詔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幷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預簽書。

史志當參詳二者將平章事目補入以明其職權。

開禧元年韓侂胄拜平章，討論典禮，乃以平章軍國事爲名。

案「拜」字上脫「將」字，當依朝野雜記補入。

蓋省重事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

案雜記作『蓋侂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史志「重事」當作「重字」。

五、使　相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

案史志使相條全文俱與通考同，唯自乾德二年句起，通考均作夾注，史志則改入正文。「李崇矩」下當依通考增「爲」字。

又查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此事云：

太祖乾德二年正月以趙普爲宰相，制既下，時范質等已罷，綸誥將出，無宰相書敕，太祖令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承旨陶穀以爲『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官，似可書敕。』學士竇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帝聞之曰：『儀之言是矣。』卽令太宗書敕以賜之。（職官卷一之六八。續通鑑長編卷五所載略同）

是則當時乃使翰林學士講求故實，故陶穀有所建議卽爲竇儀所糾，非專以問穀一人也。通考及史志俱誤。又陶穀時爲翰林學士承旨，亦不當僅云翰林。

六、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乾德二年置。

案參知政事須以何種資歷人充，此未載及。檢會要三省門載：

參知政事貳宰相，批（案當作毗）大政，參庶務，以中書舍人以上至尚書爲之。（職官一之一六）

先是，已命趙普爲相，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以問翰林學士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墫位，敕尾著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

案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此事云：

先是已命趙普爲相，將用居正等爲之副，既而難其名稱，召翰林承旨陶穀問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廷別設墫位於宰相後，敕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薪雜給皆半之。

其「仍令」下「不宣制」三字，「政事堂」下「止令」云云句，「墫位」下「於宰相後」四字，「宰相」下「數字」二字，史志均當補入。

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齊衙，行則並馬。自寇準始，以後不易。

案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

至道元年四月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輒先易位，宜合而爲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先是，呂端寇準並爲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作相，準尙參知政事，端慮準不平，且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特從其請以慰其心焉。（職官卷一之七〇）（長編卷三十七繫此事於四月戊子，於詔旨節文下有云：『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旣而復有釐革』。下接呂端初與寇準同列云云，餘略同。）

（二年）閏七月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書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從事。』時旣逐寇準，卽令復舊。（職官卷一之七一。長編卷四十繫此事於閏月辛未，與此略同。）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亦載一條云：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墫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墫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列衙，街衢並馬，宰相上事並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止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墫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卽不得升。

是則自寇準罷參知政事後，卽又詔參政不押班不知印，諸事概復舊制，史志謂「以後不易」，誤也。

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輪日當筆。然多不踰年，少僅旬月。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粗見也。

案此與通考所載全同。查朝野雜記甲集十參知政事條有云：

故事：丞相謁告，則參預政事之臣例不得進擬差除，惟丞相薨罷，上未得人，則參知政事行相事，多不踰年，少者才旬月。獨淳熙初葉夢錫罷相，龔實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爲懷私擅政，遂有英州之禍焉。

此當卽通考之所本。唯查宋史宰輔表，葉衡於淳熙二年九月罷右相，龔茂良於淳熙四年六月罷參政出知鎭江，其間尙不足二年，謂「近三年」，誤也。

七、門下省

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尙書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

案此段與通考職官四門下省門所載全同。檢會要門下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云：

凡中書省樞密院所被旨，尙書省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若制、詔、宣、誥下、與奏鈔、斷案上，則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職官卷二之二）

史志當補入「若制詔」云云二句，下文「讀省審」云云方有所承。

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

案「獄」字下當從通考增「案」字。

侍中……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

案此與通考全同。「導」上當依會要增「前」字。

侍郎……大朝賀則授表以奏祥瑞。

案「賀」字當從通考及會要作「會」。

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國初雖置諫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而他官領者謂之知諫院。正言司諫亦有領他職而不預諫諍者。

案會要諫院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諫院知院官六人，以兩省官充。……由它官領者帶知諫院，由左右司諫正言供職者則否，正言司諫亦有領它職而不與諫諍者。

史志「雖」字當刪，「而它官」當作「由他官」，

元豐八年諫議大夫孫覺言：『據官制格目：諫官之職，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乞依此以脩舉職事。』八月，門下省言：『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合通爲一。』詔並從之。

案據會要諫院門及續通鑑長編三五九所載，孫覺及門下省所言事均在元豐八年八月：前一事在八月二十二日癸未，後一事在二十八日己丑。是則史志「八月」二字應移冠孫覺言事上。又會要所載後一事云：

二十八日門下省言：『中書省申明：諫議司諫正言合通爲一法，卽諫官以言爲職，凡有所見，並許論奏。欲送中書省申明行下。』從之。（職官卷三之一〇及五四兩見。長編全同。）

史志刪去「凡有所見並許論奏」二句，語意已極不明，於「通爲一法」句內又脫去「法」字，則似省併諫議司諫及正言三者爲一矣，當依會要補正。

十月，詔倣六典置諫官員。

案武英殿本宋史本卷末對此條有考證云：『臣開鼎案，下文云：「國家倣近古之制，置諫官六員。」則「員」字上應有「六」字。』今檢會要諫院門載此事云：『十月十二日詔倣六典置諫官，具其所置員以聞。』（職官卷三之五四。長編卷三六〇十月癸酉所載與此全同。）在同年同月之中別無有關此事之詔命，則史志所載亦必卽十二日之詔，然如所云云，殊嫌其簡略過當。殿本校語亦非是，蓋方令具陳所應置之員數以聞，非已立定員額也。「員」字下當從會要及長編增入「具所置員」云云句。

元祐元年二月，詔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後又從司諫虞策之請，如獨員許與臺官同對。

九月，左右正言久闕。……

十月，司諫王覿言：『自今中書舍人闕，勿以諫官兼權。』從之。

案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云云，語意殊欠分曉。檢會要諫院門載：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三省檢按上殿班：御史中丞同侍御史或殿中監察御史一員，諫議大夫同司諫或正言一員。今御史臺見闕侍御史，諫官見闕左諫議大夫。詔御史臺不限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諫官不限同省分

省、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許二人同上殿。（職官卷三之五五。長編卷三六七所載同）

蓋以在此之前，臺諫官論事例不得相互通議，故亦只令臺諫官一人上殿而不許二人同上（參長編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三日所載王巖叟奏疏），及是方有所更改也。

又案史志置「從司諫虞策之請」云云於「九月左右正言久闕」及「十月王覿奏言」二事之前，似卽爲元祐元年事，今查會要及長編，後二事確在元祐元年之九月及十月內，而虞策之奏則否。會要諫院門載：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司諫虞策言：『獨員乞依例與御史臺官一員同上殿，仍乞自後諫官獨員準此』。從之。（職官卷三之五五。長編卷四七五所載全同）

史志插敍於元年諸事之間非是。

十一月巖叟又言：『近降聖旨：兩省諫官各令出入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

案諫止辟截兩省諫官不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者，非僅巖叟一人，且史志所節錄之奏章亦非巖叟所上。會要失載此事，長編卷三九二元祐元年十一月己卯載：

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覩近降聖旨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官，別開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臣愚不諭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欲絕漏泄之弊，則臣以爲漏泄在人，不在門戶，……何必以隔異門牆爲事哉。所隔異者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爲陛下耳目，陛下每不惜推赤心以與之，奈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今外人皆云非所以嚴制勅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省中事耳。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爲國家愛惜大體，以慰衆心，特賜罷隔截兩省指揮，則仍舊幸甚。』

右司諫王覿言：『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廳爲制敕院，辟截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別作門出入，以防制敕之漏泄。論者以謂名雖關防制敕，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驗之？苟欲作制敕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

廳及直舍廊廡等屋，以數十間作制敕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塞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爲之門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敕院而亦擗截諫官廳出外，卽知不爲關防制勅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

覿又言：『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出外，隳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

尋詔諫官直舍且令依舊，所有前降擗截指揮更不施行。

是則王巖叟所持不當隔截兩省諫官之理由，唯以爲當信任諫官不當疑諫官之漏泄而已；其以此舉用意，乃在限隔諫官使不得與聞政事之本末而致頻有論列者，則司諫王覿也。史志舉覿之言以屬巖叟，非是。王覿力爭此事，疏凡三上，且復與鮮于侁朱光庭合疏論列，史志乃僅舉巖叟，亦非是。

建中靖國元年言者謂諫官論事惟憑詢訪，而百司之事，六曹所報外，皆不得其詳。遂詔諫官案許關臺察。

案此所節錄「諫官案許關臺察」云云，與原詔旨適相反背。會要諫院門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二日臣僚上言：『契勘言事官職在獻納，合要見中外事件的實，以聞朝廷。緣自來除改事件及差除，許令六曹報諫官案外，卽未有法條許令中外官司取索文字及會問事件，致其間合論列之事無由備知，亦不敢止憑詢訪便以爲實，顯與言職大有妨闕。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許令兩省諫官於中外官司取索會問事件。』詔今後諫官案許關牒臺察取索文字。

「臺察」者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及監察御史也。臺察有依定期分往中外官司稽核違失之制，所知百司底蘊爲詳，故特許兩省諫官於必要時得移文臺察調閱其案卷，以助其考詳所欲論奏之事，此詔旨本意也。若僅曰「許關臺察」，則是命其將所論之事關報臺察知照，於諫官之盡其言職有何補益哉。史志刪去「取索文字」四字，大謬。

給事中…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

下。

元豐五年…六月陸佃言：『三省密院文字已讀者尙令封駁，慮失之重複。』詔罷封駁房。

案太宗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封駁之職隸屬於通進銀臺司（見長編淳化四年九月乙巳），及神宗釐正官制，使給事中還其所職，於是封駁司又自銀臺司撥歸門下省而爲封駁房（見長編三六〇元豐八年十月庚辰所載劉摯奏疏）。上二條既云封駁司歸門下，又云元豐五年六月以陸佃之言而罷封駁房，然則所罷者是否卽撥歸門下省之封駁房耶？語意殊欠分曉，檢會要給事中門載：

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慮成重複。』上批『可勘會差案重復進呈』。乃詔罷封駁房。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既行猶循舊，至是始罷（職官二之七）

同書銀臺司門載：

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詔罷銀臺司封駁房（職官二之四〇）

史志亦當於「封駁房」上冠「銀臺司」三字。

又案北宋初年給事中既無職事，故只爲所遷官，會要中書省舍人院門載：

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書舍人…國初與給事中爲所遷官，實不任職。（職官卷三之十五）

史志僅於中書舍人條內有「國初爲所遷官」云云二句，本條不載，非是。

起居郎一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殿則侍立，行幸則從。

案會要起居郎舍人門載：

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職官二之二五）

通考起居條所載與會要同，史志「御殿」句當補正。

國朝舊置起居院，命三館校理以上脩起居注。

案「校理」上當依會要起居院門所引兩朝國史志補「祕閣」二字。（職官二之一〇）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八月，迺詔雖不兼

諫職許直前奏事。蓋存發之也。

案：既曰「存因對及之」，又曰「蓋存發之也」，文義重複，下句當刪。

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

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仍依先朝故事。

案右二條中所謂「許侍立」及「難令旁立」者均指何人，頗欠分曉。會要起居院門載此二事云：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居舍人呂陶言：『邇英閣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身奏事，乞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至闕略。』從之。（職官二之一四。長編四七九較詳）

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翰林侍講學士御史中丞黃履言：『自來經筵講說既畢，遇有臣僚留身奏事，餘官並退，近年乃令修起居注官候奏事畢俱退，竊謂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得聞，乞依先朝故事。』從之。（職官二之一四・長編闕紹聖元年）

史志前條「許」字下須增入「記注官」三字，後條「旁立」下亦須增「得聞」二字，語意方明。

大觀元年，詔事有足以勸善懲惡者，雖秩卑亦書之。

案會要起居院門載此事云：

大觀元年八月七日，宣義郎試起居舍人霍端友劄子奏『臣竊惟記注之職，執筆載事，傳之永久。凡聖訓所及，政令所行，與册命封拜，皆得書之，實國史所資以爲譔述之本也。伏見修起居注式：凡文臣監察御史監司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則書其制辭。臣愚，妄意以謂黜陟幽明，初無間於尊卑，而形於制辭者所以明示天下後世也，其或異能高行，忠節顯效，卓然有稱於時，而上之褒嘉特隆於衆，茲臣子之至榮，朝廷之盛美。惟其爵秩職任在監司刺史之下，略而不書，尚爲闕典。欲望聖慈特賜睿旨，應制辭所當書者，不限品位，悉令記述，以爲小大忠良之勸，以昭太平得人之盛。』詔：『制命之詞以著賞罰，秩有高卑，事有大小，限以秩高，則官小而事大者或有所遺；概令收載，則官高而事小者或不足書。可令隨事大小，不限品秩，取其足以勸

善懲惡者，條爲記注。』（職官二之一五）

是則詔旨所指，本爲除授文武臣僚時之制詞，可由記注官斟酌其事之性質以定取捨，不必專以官秩高卑爲準則，初非泛指凡百行事之有關懲勸者言也。史志云云殊含混。「詔」字下當增「文武臣僚除授制詞」諸字方洽。

通進司隸給事中，掌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及章奏房所領天下章奏案牘，具事目進呈而頒於中外。

進奏院隸給事中，……靖康元年詔諸道監司帥守文字，應邊防機密急切事，許進奏院直赴通進司投進。舊制：通進銀臺司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通進司掌受銀臺司所領天下章奏案牘及閤門在京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以進御，然後頒布於外。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案牘，抄錄其目進御，發付勾檢，糾其違失而督其淹緩。發敕司掌受中書樞密院宣敕，著籍以頒下之。

案：上兩段頗凌亂。查當北宋開國之初，銀臺司與通進司均分別設置，隸樞密院，及太宗淳化四年八月命向敏中張詠二人共同點檢銀臺通進二司公事，嗣後乃卽合稱爲通進銀臺司。及元豐官制行，並罷銀臺之名，僅以通進司爲稱。今檢核史志「通進司隸給事中」一段，與會要通進司門所載哲宗正史職官志（職官二之二九）之文合，是爲改官制後通進司之職掌也；其「進奏院隸給事中」一段內，自「舊制通進銀臺司知司官二人」以下，迄於「糾其違失而督其淹緩」句，與會要通進司門所載兩朝國史志（職官二之二六）之文合，是則元豐改官制前通進銀臺司之職掌也。當以「舊制」云云直承「通進司隸給事中」段末句「具事目進呈而頒布於中外」之下，其「進奏院隸給事中」至「許進奏院直赴通進司投進」一段，乃獨立之一條，不當夾雜於其間。

又「發敕司」云云，會要亦另爲一門，蓋亦爲釐正官制時所廢罷之一司。會要載其職掌云：

發敕司隸銀臺，掌中書樞密院宣敕，著籍而頒下之。中書遣發敕官二人主之，舊有樞密院令史一人，後省。（職官二之四一）

史志亦當提行另作一條，列通進司條後。

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于諸路。凡

章奏至則具事目上門下省。

案會要進奏院門載：

哲宗正史職官志：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降於諸路，及州府軍監天下章奏至，則具事目上門下省。（職官二之四六）

史志刪「州府軍監天下」諸字，僅曰「凡章奏至」云云，非是。因三省密院及京朝凡百官司之奏牘表疏章劄俱經由通進司奏入，其由進奏院收受者則外路州府軍監之章奏也。若曰「凡章奏至」則似內外臣民莫不包括於內矣。

會要又載：

兩朝國史志：都進奏院，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掌受詔敕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幷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御分授諸司。進奏官一百二十人。（職官二之四四）

此元豐改制前進奏院之職掌也。史志既於通進司條載入其舊制，此亦當依例補入。（其時每一進奏官僅典掌二三州之進奏事宜，故員額達百二十人也。）

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登聞鼓院，隸司諫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爲所抑，則詣檢院。

案此段當亦展轉出自哲宗正史職官志或四朝史志而又有所删改者。輯本會要失載。然依宋史本志之通例，其舊制亦不應從闕，今檢會要登聞院門載兩朝國史志云：

登聞檢院，判院官一人，以帶職郎官以上至兩省充。凡檢有四：東曰崇仁，南曰思諫，西曰申明，北曰招賢。凡機密章奏及上於鼓院而爲所抑者，咸受而達諸朝。令史二人。

登聞鼓院，判院官二人，以帶職官、朝官、或卿監充。凡四方官吏士民冤枉封牘，咸受而奏之於中，以達萬人之情。監鼓內侍一人，書令史二人。（職官三之六七）

上二條當補入「則詣檢院」句下。

又案：檢院鼓院之建置及其名稱之改定，會要登聞院門載：

唐置匭。雍熙元年改匭爲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改匭院爲登聞院。（職官三之六二）

〔眞宗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直史館路振同判。其登聞院改爲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字者，幷諸色人進狀，並須先經鼓院。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卽實封。……（職官三之六四）

史志亦當删潤此文增入條內。又「無例通進者」句上，當補「閤門」二字。

又案：檢鼓二院之職掌，如史志所載「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云云，與所述通進司「掌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及章奏房所領天下章奏案牘」云云，實不免有所混同。查檢鼓二院之設，本所以通達下情，申雪冤濫，凡各地士庶及諸色人有所陳訴而不爲當地州縣監司所申理者，卽可逕向登聞鼓院申訴。其文武臣僚則僅限以閤門無例通進之文字，方可經由兩院進入。所謂閤門無例通進者，謂與各臣僚職任不相干涉之文字也。會要於景德四年五月九日條下又載：

是月張詠言：『……又文武臣僚三司京百司人吏因罪勒停，進狀口赦敍用者，望令鼓院告示：文官歸刑部投文，使臣卽歸三班院，三司京百司人吏卽歸本屬，檢赦行施。如稱檢赦不盡，方許執判狀經鼓院檢院陳狀。』詔：『所責過犯狀內隱落贓私罪者卽科除名之罪。餘皆從請。』周起等又言：『諸色進狀人皆妄有僥求，自今望除軍機密事、指論在京臣僚、及諸色人贓汚、偸侵官物、幷事干人命、或自己實有屈塞等，其三司公人職掌，並經三司陳狀；中書門下省、京百司人，各經本司；倉場庫務卽經提點諸司庫務及提點倉場所；諸班諸軍各經所管本司；在京幷府界縣鎭諸色人並經開封府或府界提點。』詔：『內有差遣及抽借往別處者，並於元屬司分陳狀，如不知元犯因依，卽與勘會施行。』餘從其請。（職官三之六五）

參此則檢鼓二院所應收受者，各限於何等章奏表疏，極爲明瞭。史志不合分割「文武臣僚」下之「閤門無例通進文字」一項規定，置之於「改正過名」句

下。

中興後、檢、鼓、糧、審官、官告、進奏、謂之六院，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充，亦有自郡守除者，繼卽除郎。恩數略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遷侍御史。乾道後相繼入臺者數人，六院彌重，爲察官之儲。淳熙初，班寺監丞之上。紹熙五年詔六院官復入雜壓，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各隨所隸。

案：於檢鼓二院條內而雜入此段，極爲無當。查此段乃刪削朝野雜記甲集十「六院官」條文字而成，然亦必自通考轉錄者。通考於門下省門未載檢鼓二院事，而別出之於職官考十四「六院四轄」門內，此蓋依南宋之制而類次之者。既彙六院四轄爲一門，亦遂於正文之後採錄朝野雜記之六院官、六院官入雜壓、四提轄各條而附載之。史志既依北宋舊制而列檢鼓二院爲門下省所屬官司之一，何得移通考六院四轄門所附載之文而竄入登聞院條正文之內哉。全段俱當刪除。又查雜記原文首句作『六院官：檢、鼓、糧料、審計、官告、進奏也。』通考所引錄者則於「糧」下省「料」字，「審」下省「計」字，史志「糧」下亦無「料」字，而忽於「審」下增「官」字，則是以爲「審官院」矣，故知其必自通考抄來而非直接引自雜記者。其「爲察官之儲」句，雜記通考原均作「號爲察官之儲」，「紹熙五年」原均作「紹熙二年」，史志俱當改正。

又案：通考於門下省門之末，另有弘文館一條云：

> 宋改爲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之事。判官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北宋在元豐釐正官制前，首相既例兼昭文館大學士，則此事須載明方可。

八、中書省

凡命令之禮有七。

案「禮」當從通考作「體」。

元祐以後拆兵禮爲二。

案「拆」當從通考作「析」（殿本誤作「折」）。

曰禮房，掌行郊祀陵廟典禮、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册、科舉考官、外夷書詔。

案「封册」二字下當依會要中書省門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增「駙馬都尉內命婦官封」句。（職官三之四）

曰兵房，掌行除授諸蕃國王爵官封。

案「王爵」當依會要所引哲宗正史職官志作「爵命」。（職官三之五）

凡尚書省所上奏請□諫所陳章疏。

案「請」字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補「臺」字。

曰制誥案，掌書錄制詞，及試吏校其功過。

案會要舍人院門作「曰制誥案，主制詞及試吏，校定錄事以下功過」。與此微異。

元祐元年詔舍人各簽諸房文字，其命詞則輪日分草。

案會要舍人院門載：

〔元豐〕六年九月三日詔中書舍人分領六房，隨所領命詞。（職官三之一六。長編卷三三九所載同）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中書省言：『元豐六年九月敕舍人各隨所領房命詞，今除刑房間有責降牽復，又兵房有蕃官遷轉外，其餘差除並在吏房，以故吏房日常行詞，欲令依舊各簽押逐房文字外，其命詞止依故事，輪日分草。』從之。（職官三之一六。長編三六四所載略同）

是知「輪日分草」乃舊制，至元豐六年多方改爲「隨所領房命詞」，行之僅二年，察其不便，乃有元祐初復行舊制之詔。非至此始創行「輪日分草」之法也。

紹聖四年蹇序辰請自今命詞以元行遣文書同檢送兩制舍人，從之。

案「兩制」當從會要作「當制」。

起居舍人一人，掌同門下省起居郎。侍立脩注官，元豐前以起居郎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以郎舍人爲職任。淳熙十五年羅點自戶部員外郎爲起居舍人，避其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而

用資淺者，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修注官。

案：起居郎起居舍人職掌全同，故各史多合併敍述。會要總述之於起居院門內，舍壁事類及通考亦合併爲起居一條，而列置門下省門。史志分起居舍人而置之中書省門，然其所述亦僅「掌同門下省起居郎」一句而止，其「侍立修注官」以下云云，乃採錄朝野雜記乙集十三侍立修注官條之文字而稍加刪修者，當別爲獨立之一條，今與「掌同門下省起居郎」句相連爲文，非是。又雜記謂因羅點「避曾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史志謂避祖諱，誤也。

右散騎常侍　右諫議大夫　右司諫　右正言　與門下省同。但左屬門下，右屬中書。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元豐既新官制。職事官未有不經除授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始終未嘗一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無有啓之者。中興初，詔諫院不隸兩省。紹興二年，詔並依舊赴三省元置局處。淳熙十五年用林栗言，置左右補闕拾遺，專任諫正，不任糾劾之事。踰年減罷。法司、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各一人，守闕守當官三人。乾道六年減二人。

案左右散騎常侍本虛而不設，左右諫議及司諫正言則職掌全同，故各史亦均合併左右而總述之。史志仍分左右使各爲獨立之一條，然割裂凌亂，殊無倫緒。查上條所載各節，其「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則通考散騎常侍條之文也；其「元豐既新官制」以下，迄于「無有啓之者」，則通考散騎常侍條後所附錄石林燕語之文也；其「中興初」及「紹興二年」兩事，及諫院吏額，則應與門下省左散騎諫議司諫正言條內建中靖國云云一則相連爲文，不應以南北宋之分界當左右之分界也；其淳熙末置左右補闕拾遺一事，乃於左司諫正言之外而增置之者，當另爲獨立之一條，否則亦應依左右分述之例而於門下省首著其建置左補闕拾遺一事也。又查所錄石林燕語之文，於「兩官爲臺諫之長」句下原更有「非宰執所利故」六字，史志刪除之，遂無以見二官所以不除之故，當補入。又「詔諫官不隸兩省」事在建炎三年六月，會要及繫年要錄所載俱同，亦不當謂爲「中興初」也。

檢正官，五房各一人。掌糾正省務。熙寧三年置，以京朝官充。

案會要檢正門載：

熙寧三年九月一日中書門下言：奉旨議中書翻置士人爲屬官。伏以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子布政事，所置吏屬尙仍舊制，宜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卿置輔之意。今欲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各置檢正公事二人，並以朝官充。……都檢正官並逐房檢正官並依三司判官俸料支給。（職官三之四六。自「並以朝官充」以上長編三一五全同）

元豐元年四月四日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尙書刑部員外郎向宗儒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候一年取旨除館職。以宗儒言五房未便事可采，故寵之。（職官三之四六）

咸淳臨安志卷四檢正左右司門載陳居仁題名記亦有云：

逮我國家，神宗朝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熙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仍置檢正公事一人，以檢核釐正中書門下之務。

據知於五房檢正官之上，尙有都檢正官（亦稱檢正五房公事）一員，史志不載，非是。

致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稽留，無檢舉催促。

案會要檢正門所載都省奏劄節文作「致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往往稽留，無官檢舉催促。」史志「無」字下當補「官」字。

中書省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四十三人。

案會要五房五院門載中書門下省奏劄節文，「四十三」作「四十二」（職官三之三〇）

又案通考於中書省門之末另有集賢殿及史官兩條，其集賢殿條云：

宋爲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其史官條云：

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

在元豐釐正官制之前，次相例兼集賢院大學士，三相並置則以一人監修國史。

則其事非載明不可。

九、尚書省

大祭祀則警戒執事官。

案「警戒」當從通考職官考五尚書省條作「誓戒」。會要尚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亦作「大祭祀則執事官就受誓戒」。（職官四之四）

紹聖元年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隨事申尚書省或樞密院覆奏。二月，詔尚書省都彈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

案史志尚書省條全文，起「掌施行制命」，迄「彈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與通考尚書省條全同。然檢會要尚書省門載：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及內中須索及常行應奉，隨事申尚書省或樞密院覆奏（職官四之一二）

宋史哲宗紀紹聖元年亦載：

〔閏月〕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是則此項指揮在閏四月內爲無疑。然則其下「二月」云云一事，若非先後失序，則必所繫年月有誤。今查宋史哲宗紀，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於紹聖二年均未載此事，唯會要尚書省門載：

〔神宗〕元豐四年十二月十日詔尚書都省彈奏六察御史糾劾不當事。（職官四之六。長編三二一所載同，唯繫丁卯日，較會要稍後）

疑通考所載必卽此事，其「二月」原必爲「十二月」，蓋本與上文「元豐四年詔尚書都省及六曹各輪郎官一員直宿」事相連爲文，其後以傳寫譌脫，更復錯出於紹聖元年之下耳。史志不唯蹈襲其失，且將「都省」二字誤倒，「糾」下又脫去「劾」字，乃使文義更爲難解矣。當補正並移置「元豐四年」條下。

令，掌佐天子議大政。……小事尚書省獨議，則同僕射丞分班論奏。

案宋史尚書令條文字與通考全同，「論奏」當從通考作「輪奏」。

左僕射　右僕射　掌佐天子議大政。……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警戒，視滌濯，告潔，贊玉幣爵玷之事。

案會要尚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警戒」作「誓戒」，「贊玉幣」作「奉玉幣」，「爵玷」作「進爵」。

左丞　右丞　……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於都堂下馬，違法犯分。安禮爭論帝前，神宗是之。今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南渡後復置參知政事，省左右丞不置。

案此當亦刪削通考左右丞條文字而成。然通考此段原作：

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於都堂下馬，違法犯分。安禮爭論帝前，以謂今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又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

史志刪去王安禮所云云而易以「神宗是之」句，原無不可，然仍謂「今左右丞」云云，則指何時言耶？「今」字當刪。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員外郎　各一人，掌受六曹之事。

案史志左右司條全文亦俱與通考同。「掌受」下當依通考增「付」字。會要都司左右司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亦作「掌受付六曹諸司出納之事」。（職官四之一九）

而開拆、制敕、御史、催驅、封椿、印房、則通治之。

案「封椿」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補「知雜」二字。此亦蹈襲通考而脫。

臺郎宰掾不當目爲官司。

案「目」當從通考及會要作「自」。

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籍記。

案會要都司左右司門載：

〔紹聖〕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尚書左右司言：『都省催驅房，御史臺有點檢六曹置乖謬、行遣失當、迍枉並住滯三十日已上事件，限五日關送左右司上簿。從之。』（職官四之二一）

是則所請乃爲關送左右司上簿，非謂專送左司也。史志亦沿通考之誤。

乾道七年復添置右司郎官二人。

案上文已有「乾道六年」云云，此不當複出「乾道」二字。又查咸淳臨安志卷四檢正左右司門載陳居仁題名記有云：

皇上御極初元，詔左右司郎官各置一員，後以左司專掌刑房，事任爲劇，乃置兩員。……（淳熙十二年三月）

會要都司左右司門載：

〔乾道〕七年四月詔復置右司郎官一員。（職官四之二五）

檢合璧事類後集一八，三省門左右司條亦載：

隆興元年從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議，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孝宗會要）。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爲劇，乃置二員。（中興題名）

是則所增僅一員，併舊方爲二員，史志謂「添置二人」，誤也。

權貨務都茶場（都司提領）提轄官一員（京朝官充），監場官二員（京選通差），掌鬻茗香礬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佐國用。舊制置務以通榷易，建炎中興又置都茶場給賣茶引，隨行在權貨務置場。

案此條全文皆自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四提轄」條採錄。然此處則僅南渡後事，其北宋權貨務則列爲太府寺屬官之一（見本志五），兩處均無一語以相照應，是非。

外置建康鎮江務場，並冠以行在爲名，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經費。建康鎮江續分隸總領所。

案雜記四提轄條本作：

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

同書甲集十七「權貨務都茶場」條載：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於揚州（正月壬辰），明年又置於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司提領（通考所載與此略同）。

是則建康鎮江二務場並無皆「冠以行在爲名」之說，疑史志云云妄也。「續分隸」句「續」字亦當刪。

開禧初，以總領所侵用儲積錢，令徑隸提領所。

案「開禧初」當從雜記四提轄條作「開禧末」。

右提轄官與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提轄並稱四轄，外補則爲州，內遷則爲寺監丞簿，亦有徑爲雜監司或入三館乾道間榷　市舶左藏王揖除坑冶鑄錢司務王禮除　淳熙間熊克自文思除校書郎紹熙以後往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爲添倅，有先後輕重之異焉。

案「三館」下當從雜記補「者」字。其下注文亦有錯簡。雜記原注作：

乾道八年十二月榷貨王禮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揖除九路鑄錢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復自文思除校書郎。

據知「王揖」當作「王楫」，「乾道間榷」與次行之「務王禮除」當相連屬，直行而下，更與「市舶」云云相連爲文。疑史志原稿中本不誤，蓋適分載於一行之末尾及另一行之上端，前行僅跨注乾道間榷務王禮除八字，餘則均列置次行，及因傳刻行款有所改併，注文均併入一行之內而順序則未加調整，遂致扞格難通。清代據此重刻武英殿本，又因一度改併之故，其注文乃作：

乾道間榷　市舶左藏王揖除院務王禮除　治鑄錢司淳熙間熊克自文思除校書郎

此眞差謬莫可究詰矣。

左藏封樁庫（都司提領），監官一員，監門官一員。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領。初剏，非奉親與軍須不支，後或撥入內庫，或以供宮庭諸費，亦以備振恤之用。

案此段當提行另爲獨立之一條，不當與上文相連屬。其中僅謂「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領」而不謂此庫肇建於何時，亦爲疎失。查朝野雜記甲集十七左藏封樁庫條謂「孝宗所創」，不云在何年，宋史孝宗紀亦不見其事，唯會要太府寺供奉門載：

淳熙五年七月九日詔左藏封樁庫取金二千兩供奉德壽宮。（職官二七之五四）

是則至晚當置於淳熙五年之前也。

提舉修敕令：自熙寧初編修三司令式命宰臣王安石提舉，是後皆以宰執爲之。詳定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舊制二員，宣和中增至七員，靖康初減爲三員。刪定官無常員。先是嘗別修一司敕命，大觀三年詔六曹刪定官併入詳定一司敕令所爲一局。

案王安石之提舉修敕令事在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見會要職官四之四三），不當云「熙寧初」。「嘗別脩一司敕命」，疑「命」當作「令」。

又案：會要提舉修敕令門載：

>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尚書右僕射何執中奏：『近蒙聖恩差舉重脩敕令，臣以朝限近促，急於條畫粗局，未盡考見久來文字，今歷觀祖宗以來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曾差宰官提舉之例……』（職官四之四

咸淳臨安志卷七敕令所門載陳居仁題名記亦云：

> 乾道六年秋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初，本朝重令甲，每詔諸儒纂修，自天聖熙寧元祐以來，有詳定編敕所，編修諸司敕式所，重修敕令所，其設局不一，最後獨存今名。

是則宰臣之提舉修敕令不以熙寧中王安石之被命爲事始，然會要亦首載安石事。據合璧事類後集四三「史館」門「敕令所」條載：

> 本朝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此事見續會要何執中奏。而四朝志乃云：『自熙寧初以修三司令式，命宰臣王安石提舉。』如志所言，是自熙寧始也。修天聖既有提舉之人，則不應自熙寧始，今姑存之，以俟考究。）

是則四朝國史志亦同有此誤，而歷次修史之人竟未加舉正，殊不可解。合璧事類於「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句下又載：

> 政和元年差左僕射（案據宋史宰輔表何執中於大觀三年六月加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會要作左僕射，蓋字誤。）何執中提舉重修敕令，執中上章力辭，於是不帶提舉，以兼領爲名（續會要。）建炎四年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詳定敕令，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兼詳定刪定官。（中興會要）

凡此諸事史志俱不載，而乃別於卷二樞密院門之後專立編修敕令所一條，記南宋各次置局廢罷及歷次提舉同提舉之宰臣姓名，然又首自紹興十二年之罷局述起，於建炎四年之初置局事亦竟不載。當將合璧事類所載各事分別插敍於本條

之內，幷卽以本條與卷二之編修敕令所條刪併爲一方妥。

三司會計司：熙寧七年置於中書，以宰相韓絳提舉。先是絳言總天下財賦而無考較盈虛之法，乃置是司。旣而事多濡滯。八年，絳坐此罷相，局亦尋廢。

案，此云韓絳以三司會計司事多濡滯而罷相，非是。長編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庚戌載：

吏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韓絳罷爲禮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絳本傳但云『絳繼王安石爲相，請置局中書，鈎考用度以均節邦計，事滯留多不決，數月以疾辭。』新舊實錄並如此，可謂疎略矣。今參取別修，存其梗概。）

宋史韓絳傳不謂司事滯留爲絳罷相之因，則必不出於新舊實錄之附傳也。此段云云，合依長編改正。

經撫房專治邊事。宣和四年宰臣王黼主代燕之議。

案：「代燕」當作「伐燕」。

儀禮局：大觀元年詔於尙書省置。

案會要議禮局門載：

大觀元年正月一日手詔：『……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義，祭享之節，……昔在神考，親策多士，命官討論，父作子述，朕敢忽哉。夫治定制禮，百年而興，于茲其時，可以義起，宜令三省依舊置司，差官講求聞奏，朕將親覽。』（職官五之二一）

宋史徽宗紀亦載：

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庚子，復置議禮局於尙書省。

是議禮局在神宗時已一度設置，徽宗特復置之，非創設也。又「議」作「儀」亦誤。

應凡禮制本末，皆議定取旨。

案會要載：

十三日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尙書省置局。……應緣禮制可具本末議定進呈

取旨，朕將親覽』。

史志云云，蓋亦刪削未盡當也。

政和三年五禮議注成，罷局。

案會要議禮局門載：

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特進知樞密院事兼領〔議禮局〕鄭居中崇政殿面奉聖旨：『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爲名』。（職官五之二二）

是則原定之書名本爲五禮儀注，史志「儀」作議誤。及修書了畢，當其進御之前既已奉旨改名政和五禮新儀，史志仍用五禮儀注之名亦非是。（案政和五禮新儀一書今猶存）

禮制局……政和二年置於編類御筆所，有詳議司詳議官。

案：「司」當依會要禮制局門作「同」。

卷　二

一、樞密院

官制行：隨事分隸六曹，專以本兵爲職，而國信民兵牧馬總領仍舊隸焉。

案：通考職官考十二樞密院條作「元豐改官制，……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爲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史志「總領仍舊隸」云云欠妥，當改從通考。

曰支差房，掌行調發軍。

案：「軍」字上或下當脫一字。

曰在京房，掌行殿前步軍司事，支移兵器，川陝路邊防及畿內福建路吏卒軍頭，皇城司衞兵。

案：掌行陝西路諸府州軍吏卒及西界邊防幕官者已有河西房，疑此條之「川陝」當作「川峽」。

熙寧初。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絳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以下褒詔。願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

下。』神宗善之。

案：此段文字與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一宰相樞密分合因革條所載全同。會要及通考俱不載此事，長編亦適闕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諸卷。今檢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三「种諤城綏川」篇治平四年九月載：

是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寨，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是其事在治平末年神宗已卽位未改元之時，謂在熙寧初，誤也。又「降」作「絳」，「已下」作「以下」，亦俱誤。

靖康元年知樞密院事李綱言：『在祖宗之時，樞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

案：「率臣」當爲「帥臣」之誤。

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於是得不廢。帝又以樞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副使悉罷。

案：合璧事類於樞密院門載此事，云出續會要。通考宋史與之全同而抹去出處。長編卷三二五元豐五年夏四月丁丑記呂公著出知定州事，夾註中附載神宗正史職官志一段，亦與此全同，唯於「五年」下有「六月」二字，於「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句下更有數語云：

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旣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逡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定州。

合璧事類雖刪去此段不載，其餘字句畢同，則其所云出自續會要者，疑卽續會要所載神宗史志之文。然神宗史志所載此事亦自有誤，樞密院職事之釐正，實錄實作四年，故長編卽依據實錄之說而刪削神宗史志此文，改繫於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卷三二〇），幷於其下附考語云：

志稱五年，誤也。定密院兩員之制恐非事實。「欲以禮退公著，」必史官誣

詞。公著明年四月丁丑罷，自緣議論不合耳。……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於公著遂加誣詞；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更須詳考。

知院同知院員額若干，李氏既未能考定，其孰是孰非固自難知，然釐正樞密院職事之年份則合依實錄之文而改作「四年」也。

七年……又詔立班序立依宰相例。

案：會要朝儀班序門載：「七年二月九日詔新樞密使秦檜立班序依宰相例」（儀制三之四七）史志「依」上衍「立」字。

都承旨舊用院吏遞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爲之，又以皇城使李綬爲之副。更用四人自評綬始。是月詔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副使如閤門使禮。

案會要樞密院門載：

〔熙寧〕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樞密都承旨左監門衞將軍元仁政爲左藏庫使，榮州團練使除宮觀差監東上閤門使李評爲樞密都承旨。都承旨舊用閤門使已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復自評始。

九月一日詔近復以士人爲樞密都承旨，歷年不除，樞密院接遇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可令吏院檢尋。如無，卽中書評定以聞。

是月八日又以皇城端州團練使李綬充樞密副都承旨。尋詔樞密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閤門使禮。……（以上俱職官六之四）

通考都副承旨條亦載：

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爲樞密都承旨，李綬爲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續會要。初，評受命，文潞公爲樞使，以舊制見，不爲禮，評訴於上，命檢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閤門使禮。）

據此則史志之「三年」「四人」及「見樞密副使」，乃「二年」「士人」及「見樞密使副」之誤。

又史志既亦謂更用士人自李評李綬始，而於其前并未載「舊用閤門使已上或大將軍」之事，則「更」字無所承，當補入其事方合。

又案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卷九辨樞密承旨舊用士人條云：

熙寧三年始用李評爲樞密都承旨，評乃武官。五年始以曾孝寬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此止舉李評而云「至今行之，」非也。

其意蓋以爲李評既爲武官，則不得謂都承旨更用士人始於此也。然查合璧事類後集一七樞密門都副承旨條引續會要云：

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爲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官兼都承旨自孝寬始也。

其中所謂「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者，卽指李評而言，蓋評所任雖武職而仍不害其爲士人也。汪氏辨正云云，非是。

檢詳官，熙寧四年置。視中書檢正官。元豐初定以三員，及改官制，置之。建炎三年復置檢詳兩員。

案：通考檢詳條作「……元豐三年詔定置三員。及改官制，檢詳官尋罷。建炎三年樞密院請依祖宗朝置檢詳諸房文字兩員。」知史志「置之」爲「罷之」之誤。又檢詳官之立定員額在元豐三年，不應作「元豐初」。

編修官，隨事置，無定員，以本院官兼者不入御。

案：「御」當作「銜」。又咸淳臨安志卷四承旨檢詳編修門載胡渠題名記有云：『檢詳之職掌考核文書，編修之職掌刪潤時政，故專用文臣。至於叶贊帷籌，與聞朝論，其責一也。』史志於職掌不載一字，非是。

神宗謂存等皆館職，不欲令承旨提舉，詔改爲管幹。

案「管幹」當作「管勾」。南宋因避高宗嫌名方改「勾」爲「幹」，神宗時未改也。

紹興二年詔置修政局，令百官條具修車馬備器械，命右相秦檜提舉，參知政事同領之。

案：會要、合璧事類及通考俱未載修政局事。檢繫年要錄卷五十四載：

〔紹興二年五月〕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

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朝野雜記甲集五修政局條云：

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督軍於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據此兩書所載，則當修政局建置之始，所詔中外百官共同講求者，爲「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大策，其「修車馬備器械」云云乃劉一止應詔上言時所論及之一事，而史志卽以此爲所降詔旨之內容，非是。

宰相今雖知兵，而財谷出入之原宰相猶未知也。望法李唐之制：委宰相兼領三司使職事，財谷出納之大綱，宰相領之於上而戶部治其凡。

案：會要國用司門載此疏節文，「財谷」作「財穀」，「治其凡」作「治其詳」。（職官六之二〇）

右丞相陳自強兼國用事。

案：「事」字當從會要作「使」。

編修敕令所提舉（宰相兼）同提舉（執政兼）詳定（侍從官兼）刪定官（就職事官內差兼），掌裒集詔旨，纂類成書。紹興十二年罷。乾道六年復置詳定一司敕命所，以右丞相虞允文提舉，參知政事梁克家同提舉。淳熙十五年省罷。紹熙二年復置局。慶元二年復置提舉，以右丞相余端禮兼，同提舉以參知政事京鑄兼，仍以編修敕令所爲名。

案：編修敕令事在北宋時已屢差宰臣提領，事已則罷（參會要職官四之四五所載徐度等言）。紹興十二年所罷者蓋卽紹興某年所建置以編修高宗初年之詔旨敕令者，史志不載其建置而突卽述其廢罷，極爲不合。又編修所之名稱，北宋時已有改易，或爲編修敕令所，或爲詳定一司敕令所（見本志卷一提舉修敕令條所載大觀三年事），非至乾道六年始有詳定之名也。

又案：此條當與本志卷一提舉修敕令條刪併爲一。

二、三司使

太平興國八年分置三使。

案會要三部勾院門載：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合三勾院爲一，以比部員外郎樊廷讓判。

十一月大理評事陳恕爲右贊善大夫同勾當三司勾院。（職官五之二三。長編卷二十一同）

據此則是宋代設置三司之初原卽分置三使，至興國五年併而爲一，八年又復分而爲三。史志於前此分合略不言及，唯自八年之分置三使說起，非是。

咸平六年罷三部使，復置三司一員。

案長編卷五十五載：

〔咸平六年七月〕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爲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從堯咨所請也。（會要職官五之二四所載略同）

據此則史志「三司」二字上當有「判」字。

又案：史志記三司之分合卽以前條爲止。檢長編八十七載：

〔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丙申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賜庶緋魚。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勾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上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爾。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爲一司，實爲繁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會要職官五之二四所載略同，惟未出王旦名）

是在咸平末年既併之後，經十餘年又復分置三使。史志不載，非是。

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榷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佐邦國之用。

案「榷酒」句疑有譌誤。

鹽鐵分掌七案：一曰兵案（掌衙司軍將大將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景德二年併度支案爲刑案。）

案：夾註末句「度支案」疑爲「度支院」之誤。

二曰胄案（掌修隄河渠，給造軍器之名物，及軍器作坊弓弩院諸務諸季料籍）

案：「諸李」當作「諸季」。

度支分掌八案：一曰賞給案（掌諸給賜賻贈例物……市舶權物務三府公吏）

案「權物務」當作「榷物務」

四曰麴案（掌榷酤官麵）

案：「官麵」當作「官麴」。

催軀司（掌督京城諸司庫務末帳）

案：「末帳」疑當作「季帳」。

衙司……掌大將、軍將名籍，第其勞而均其役使。

案「勞」下疑當有「逸」字。

三、翰林學士院

其餘除授幷御札，但用御寶封，遣內侍送學士院鎖門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侍鎖院如除授焉。凡撰述皆寫畫進入，請印署而出。中書省熟狀亦如之。

案會要翰林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其餘除授幷御劄，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學士、但用御寶封中書熟狀，遣內侍送學士院鑰院門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而內侍鎖院如除授焉。（職官六之四六）

史志「御寶封」下亦當依兩朝史志增「中書熟狀」四字。

若已畫旨而未盡及舛誤，則論奏貼正。

案會要引神宗史志（職官六之五一）及通考翰林學士條，「未盡」上俱有「有」字。

有獻納則請對。

案神宗史志及通考「請對」下俱有「或奏對」（「對」疑當作「封」）三字。靖康元年吳幵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

案通考「雙學士」作「雙宣學士」。會要翰林院門載：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吳幵等言：『契勘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今月十六日鎖院麻六道，止係權直院莫儔獨宿，欲乞今後遇三道以上，雙宣二員。』從之。（職官六之五三）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十翰林莫公內外制序亦云：

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

史志「雙」字下須補入「宣」字。

四、侍讀侍講

宮觀兼侍讀：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中興以來如朱勝非張浚謝克家趙鼎万俟卨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燾以萬壽觀、湯思退以醴泉觀、並侍讀。乾道五年劉章以佑神觀兼焉。

案此段全出於通考職官考翰林侍讀學士條，通考則抄自合璧事類後集二三經筵門者。其「中興以來」以下諸句，合璧事類原作：

中興以來如王大資□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浚謝參政克家趙觀文鼎万俟資政卨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燾以萬壽、湯大觀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章以佑神兼侍讀。（係以中興會要修入）

查繫年要錄及宋宰輔編年錄，王綯於建炎四年五月乙卯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則合璧事類所舉之第一人必卽王綯。然刻本中於「大資」下空一格而未刻「綯」字，通考轉抄此文，不唯未補「綯」字，且併其空格取消，史志再抄通考，因不知王大資本名爲何，遂並「王大資」三字而亦削去矣。又「湯思退」句「並」下脫「兼」字。

臺諫兼侍讀：自慶曆以來臺丞多兼侍讀。諫長未有兼者。紹興十二年春万俟卨以中

丞、羅汝楫以諫議、始兼侍讀，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

案此本朝野雜記乙集十三「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中之一段，合璧事類首加引錄，且刪潤之略如上引，通考轉錄合璧事類，史志又自通考轉錄。然雜記謂「紹興十二年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繫年要錄卷一四四紹興十二年三月庚子亦載御史中丞万俟卨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楫兼侍讀事，知雜記之所謂「並兼講讀」者卽一人兼侍講一人兼侍讀之意，合璧事類於此句并無改動，通考因輾轉傳寫乃誤「並兼講讀」爲「並兼侍講」，史志亦蹈襲其誤。又案，雜記又謂：

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

繫年要錄一五六紹興十七年夏四月辛丑亦載：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正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

合璧事類等書均節去秦梓秦熺事不載，史志亦未檢原書補入，非是。

又案：「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句下，雜記原有「檜死遂罷兼」句，合璧事類削去不載，通考及史志亦遂闕之。查繫年要錄卷一七一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癸丑載：

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尙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此可證「檜死罷兼」之說爲不誤。截去該句則似謂終南宋之世並未改正者然，非是。

翰林侍講學士……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

案：此段亦間接本之朝野雜記。雜記甲集卷十「庶官兼侍講」條云：

故事：經筵官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若大卿監以下則止兼崇政殿說書。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此命。

「大卿監以下止兼崇政殿說書」句，通考及史志均節去不載，殊無以見司馬康

除授之超。雜記爲私家著述，所記又均本朝事，故其稱司馬康則以字，稱司馬光則以謚，史志爲官書，且修於易代之後，對有宋一代臣僚唯有稱名之例，今乃僅改司馬公休爲司馬康，而於文正公則襲用不改，亦非是。

紹興五年范沖以宗卿、朱震以秩少並兼，蓋殊命也。

案：此條起「紹興五年」迄下文「故稍優之」句，均出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庶官兼侍講條，然亦輾轉引錄者。「秩少」當從雜記及通考作「祕少」。

臺諫兼侍講：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賓爲御史中丞，見請復開經筵，遂命兼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紹興十二年則万俟卨羅汝楫，紹興二十五年則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並兼侍講。

案此段亦出朝野雜記。在雜記中本散見於兩條內，合璧事類首加刪併略如上段，通考卽用合璧事類之文，史志又自通考轉錄。雜記乙集（十三）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云：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席，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尙書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爲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者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洎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未及兼者唯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同書同卷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云：

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爲稱，又自此始。

合璧事類對此二段僅有刪削，無所更改。通考亦一仍合璧事類之舊，幷其所注出典而亦轉載之，讀者猶可據以覆覈原書。史志削去出典，且多所改易，遂平添若干舛誤：一、刪去雜記中「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句，遂無以見臺丞例

不兼講讀之故。二、前於臺丞兼侍讀條謂「紹興十二年春万俟卨以中丞、羅汝楫以諫議，始兼侍讀」，此條又謂「紹興十二年則万俟卨、羅汝楫……並兼侍講」，前後相隔未及一葉，乃自相矛盾如此。三、改徐師川爲徐俯，以就官史稱名之通例，是已：然「正獻」爲呂公著之謚號，何以仍而未改？「唐公」爲王綯之字，何以删去「公」字？查呂公著於神宗時凡三入經筵，名臣碑傳琬琰集呂公著傳備載其事，其以御史中丞兼則當在熙寧二三年內。宋史公著傳雖不載其兼經筵事，然其於熙寧二年爲中丞，卒後謚號曰正獻，則均明載其事，志中乃不知檢照改正，其殆誤認神宗時另有一姓呂名正獻之臺諫官矣。復查會要翰林院侍讀侍講門載：

紹興元年二月十六日詔刑部尚書胡直孺兼侍讀，以中書門下省言『兼侍講秦檜除參知政事，止有侍讀王綯一員』故也。

四月九日詔賜侍讀王綯胡直孺御書杜詩扇面（職官六之五九）

王綯字唐公，張守爲撰墓銘，收入毘陵集中，所述王氏事歷極詳。外此更有孫覿鴻慶集卷三二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孺帖云：

明受之亂，頗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綯唐公詣府白事。……

宋淩萬頃玉峯志卷之中人物門亦載：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己酉爲御史中丞，自建康扈從至鎮江，……後拜參知政事，以和議不合求去。

宋史集不立綯傳，然宰輔表中則載其除罷參知政事諸節，王氏既曾參大政，有關其身世行實之史料亦尚不鮮，乃既已疑及唐公或爲封贈之名號，復不稍加考稽以求其本名，卽無端删去「公」字以彌縫了事，使朝野雜記不幸而早經亡佚，不又將使人誤信果有王唐其人耶。又「見請」當從雜記作「建請」。

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

案此亦出朝野雜記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今本雜記合璧事類及通考亦俱作「詹元宗」，獨會要作「詹亢宗」（職官六之六二）。查南宋館閣錄（七）所載乾道之著作佐郎內有詹亢宗，字道子，會稽人，乾道九年之任侍講者必卽此人，則以從會要作「亢」爲是。

宮觀兼侍講，國初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祐神觀兼侍講。

案此條與通考全同。查合璧事類侍講條「宮觀兼充源流」事目下引中興會要之文與通考所載全同，知通考卽出於此。然中興會要原作「國朝自元豐以來」，通考以傳寫之故而誤「朝」爲「初」，史志遂亦蹈襲其誤而致不詞，當改正。又「祐神觀」當從會要及通考作「佑神觀」。

五、崇政殿說書

崇政殿說書：掌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學士侍從有學術者爲侍講侍讀，其秩卑資淺而可備講說者則爲說書。

案：會要、合璧事類、通考俱不載此段，未知史志採自何書。然所謂「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者，實爲侍讀侍講及說書之共同職責，非僅說書之職掌也。應敍入侍讀學士條內。其「學士侍從」以下云云，則與侍讀條重，當刪。

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祗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爲崇政殿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程頤以布衣爲之。然范祖禹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

案此段與通考全同。通考爲錄用合璧事類之文而稍有改易者。合璧事類述崇政殿說書之沿革一段云：

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爲崇政殿說書。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會要）。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爲崇政殿說書（職官分紀）。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程正叔以布衣爲之，然范淳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呂原明家塾廣記）

又於「輪員祗候」事目下別載日曆之文云：

景祐元年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祗候（日

曆）

通考刪併此二段爲一，其層次則與合璧事類仍同。史志除刪去「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一句外，又與通考不稍異，則其爲勦襲通考絕無可疑。然司馬康事與侍講學士條實嫌重複，當刪去。

蔡卞呂璹仍遂其性，詔以仕服隨班朝謁入侍。

案自雜記至通考「仕服」俱作「士服」，當據改。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

案：合璧事類有此段，不載於崇政殿說書沿革文內，而別載之於「庶官曰說書」事目之下，原文作：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衞是也（周益公集）。

通考僅移此段入於述沿革之正文內，未改易一字。檢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卷二侍講說書條，原文亦與此不異，唯「左史兼」作「左右史兼」。左史者起居郎，右史者起居舍人也。查繫年要錄一四七紹興十二年十月辛巳載「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事，同書卷一五四紹興十五年九月辛酉載「起居郎趙衞兼侍講」事，是則合璧事類及通考蓋誤脫一「右」字也。通考此段下亦明著其出處，而修史志者乃不知檢照補入。然此猶可說也。至周必大之所謂「近事」者，實卽指高宗紹興以來而言，謝維新馬端臨亦皆南宋末人，故不妨承而用之。元人修宋史而亦沿之，則「近事」者果指何時言哉？須改作「南渡後」方可。又史志刪去程敦厚趙衞之名，亦極無當。（疑此必由於不敢確斷通考所載究爲二人本名抑或字號之故。程敦厚字子山，趙衞字幹臣，見南宋館閣錄七八兩卷）

紹興十二年万俟卨羅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梓時已兼說書，便於傳道。秦熺復繼之，每除言路必預經筵。檜死始罷。

案万俟卨羅汝楫事至此已三見矣。然唯此處作「並兼講讀」爲不誤。「每除言路必預經筵」，亦已兩見。

正言兼說書自端明巫伋始，副端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橐始。

案此亦雜記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之文。史志亦自通考轉抄來者。查繫年要錄卷一五六紹興十七年四月辛丑載「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九月甲申載「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卷一五八紹興十八年十月戊午載「監察御史陳橐兼崇政殿說書」。與雜記所載均合，而無「端明」「少卿」等稱謂，蓋「端明」「少卿」乃巫伋余堯弼陳橐所終之官，雜記如此稱之自可。史志則合刪去。

修注兼說書自朱震始。修注官多得兼侍講。

案此二句極不成文理。蓋雜記「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條劈頭卽爲「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二句，此乃因其於「庶官兼侍講」條內已有「紹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並兼之，蓋殊命也」等語，故卽以此遙承之，語意本極明白，謂自朱氏以祕少得兼侍講之後，開祕少兼侍講之端，故以後之修注官遂亦多得兼之，絕非謂朱氏始以修注官而兼崇政殿說書也。通考既已將雜記庶官兼侍講之文載入翰林侍講學士條內，於此乃復漫不加察，妄改「自朱子發後」句爲「修注兼說書自朱子發始」（合璧事類無此句），與下句文義既格不相通，與事實更復大背。史志除改用朱氏本名外，餘均照抄通考妄改之文。

開禧三年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爲不可，罷之。

案此亦轉抄通考所錄雜記之文。查宋史四〇五王居安傳云：

>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

會要翰林侍讀侍講門亦載：

> 〔開禧三年〕十一月左司諫王居安兼侍講。

史志此條合改用王氏本名。

六、諸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

案此段全自通考抄來。查通考職官考八於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諸條之前，冠以總敍一段，題曰總學士。於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天章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顯謨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等條之前、冠以總敍二段，其一題曰總閣學士直學士，其二題曰總待制。於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等條之前，冠以總敍一段，題曰總閣職。此本全自合璧事類之殿學門抄來。而合璧事類第一段之題名原爲總殿學士，通考中之「殿」字蓋以傳寫而脫，其該段總敍全文云：

> 宋朝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執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近歲以待簽樞云。

其中既處處以「殿學士」爲言，知其題目中亦斷不得缺一「殿」字。又查會要學士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 殿學士：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職官七之一）

合璧事類實全錄此文，則通考題中爲誤脫「殿」字更可證明。史志見通考題中既無「殿」字，遂幷其「殿學士資望極峻」句中之「殿」字亦爲删去，而作「學士之職」云云，是則翰林學士及諸閣學士似莫不包括在內矣，殊爲未合。

又案：史志於通考之總閣學士直學士條則照錄而冠於諸閣學士之前，於總待制總閣職二條則概棄不錄，於總殿學士條則又僅取右錄諸語，是於通考體例似亦未甚明悉也。

熙寧中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得罪罷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觀文殿學士，宰相不爲大學士自絳始。中興後非宰相而除者自紹興二十年蔡爀始。爀知樞密院郊祀大禮使，禮成以學士遷，且視儀揆路，非典故也。……曾爲宰相而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

案此段全出通考，通考則抄襲合璧事類而又有所增益者。然既云宰相不爲觀文殿大學士自熙寧中之韓絳始，復云自紹興元年之范宗尹始，二者實相牴牾。蓋合璧事類所載卽至「宰相不爲大學士自絳始」而止，通考增中興後一段，乃又忽略上文所載韓絳之事，遂成複重。史志竟亦照抄而未加審正。范事當刪去或改正。又「蔡嶷」當從諸書作「秦嶷」。

熙寧中王韶以熙河功，元豐中王陶以官僚，雖未歷二府亦除是職，蓋異恩也。然韶猶兼端明殿龍圖學士云。

案「官僚」當從通考作「宮僚」。「龍圖」下沿通考脫「閣」字，當依會要（職官七之一七熙寧七年五月三日記事）補入。

資政殿大學士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眞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十二月復以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景祐四年王曾罷相復除。二十年間除三人，皆前宰相也。

案：通考於「資政殿大學士」下另疊「學士」二字，蓋此段乃兼敍大學士與學士二者，非專載大學士也。史志於通考文字既無所增刪，自亦不合削去其「學士」二字。又查自眞宗景德二年至仁宗景祐四年，爲時逾三十年，「二十年間當從通考作「三十年間」。

康定二年。

案康定二年十一月丙寅改元慶曆，宋史紀年通例均從後來所定，當改作「慶曆元年」。

十六年秦檜弟梓以端明卒於湖州，進大資政致仕。

案繫年要錄卷一四六載：

〔紹興十二年冬十月〕戊申，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秦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檜言『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茲除授，非臣敢預』

是則梓爲檜兄，史志作檜弟，誤也。同書卷一五五又載：

〔紹興十六年二月〕癸丑，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是則梓乃卒於建康，謂爲湖州亦誤也。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卽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卽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懵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如三館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諷任圜特移職在官上，後遂爲故事。

案此條亦全抄通考成文。其本原則出於薛居正舊五代史職官志內職門。合璧事類及通考皆通各代而爲考，故於端明殿學士之建置摘錄五代史志之文而著其所始，然此何與於宋代職官之事。而宋史乃亦襲用之哉？右一大段當一概刪削。

自明道訖元豐無前執政爲之者，僅以侍學士之久次者。

案：「侍」當作「待」。

七、諸閣學士

總閣學士直學士……直龍圖閣，省寺監掌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

案：「省寺監掌貳」當從通考作「省郎寺監長貳」。

尙待二年加直學士。

案：「尙待」當從通考作「尙書」。

又案：通考於總閣學士直學士條下另有總待制一條，其文曰：

> 宋朝景德元年置龍圖閣待制，以杜鎬戚綸充，並依舊充職，祥符二年詔班視知制誥，列其下。元祐令，從四品。掌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案「對」當作封）。劉摯言待制學士之選太濫（見學士門）王巖叟亦言：『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謠。』

史志記諸閣學士及待制之文字及次第，既一依通考，則此條亦當補入。

待制，景德元年置，以杜鎬戚綸爲之。

案：「戚綸」當從通考作「戚綸」。

集英殿修撰：國初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祕閣三等。

案上諸語本載在通考總閣職條內，其全文云：

宋朝祖宗以來重之。有集賢殿修撰(後改右文殿)、直龍圖閣、直祕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而忽爲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爲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直閣與舊爲六等：曰直龍圖閣、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祕閣。朝廷除授自此密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因增置乃定爲雜壓（蔡攸國史外補）。

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直煥章閣。淳熙令自集撰至直祕閣爲貼職。中興後直閣爲庶官仕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史志當全段補入，別作一條，置集英殿修撰條前。

右文殿修撰　元祐元年許內外官帶貼職。紹聖二年詔職事官罷帶職。易集賢殿學士爲修撰。政和六年以集賢院無此名，其見任集賢院修撰並改爲右文殿修撰，次於集英殿修撰，爲貼職之高等。

案此段亦全出通考，唯「易集賢殿學士」句通考「殿」原作「院」。查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卷五辨集賢端明二學士銜條云：

唐弘文館集賢殿學士，有非宰相而爲之者。…明皇以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殿與院不同，此云集賢院，非也。

此說甚是。宋史宰輔表中所載各宰臣兼領之職亦俱作「集賢殿大學士」，不作集賢院。然所不可解者，凡以學士稱者，則例作集賢院學士，不作集賢殿，如石林燕語辨卷二辨集賢院學士與除待詔沿革條云：

集賢院學士錢若水、陳恕、郭贄皆自前執政除，非獨吳正肅也。呂祐之、呂文仲、李維、盛度皆自翰林學士，晁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非獨劉原甫也。李行簡自龍圖閣待制除，非獨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賢殿學士除待制者：陳升之、李大臨、陳繹、曾布、鄧綰、沈括、豐稷皆是。…

宋史以上諸人傳亦俱作集賢院而無一作集賢殿者。宋代以集賢院與昭文館史館並稱三館，禁內實無以集賢爲名之殿，而此段所載政和六年詔旨反謂『集賢院無此名』，參差錯出，未知果以何者爲正也。

直龍圖閣…凡館閣之久次者必選直龍圖閣。

案：「凡」字下當從通考補「除」字。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祕閣校理直祕閣者，必先移書在省執事，敍同僚之好，乃卽館設盛會宴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既多，此禮寖廢。

案：宋史直祕閣條全文，起「國初以史館」云云，迄上段末「此禮寖廢」句，均自通考勦襲來者。通考本之合璧事類，合璧事類則删併石林燕語中涉及祕閣之諸條而成。然亦均列作附注，不入正文，以其與祕閣館職之建置沿革等俱不相干也。史志列作正文，極無當。

八、東宮官

參政李昉兼掌賓客，及升首相，遂進少傅。

案：史志東宮官條除增入度宗時數事外，餘與通考職官考十四東宮官條全同，「遂進」下當依通考補「兼」字。

惟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

案：「若因遷轉」句上，通考有「若本官至尚書卽除少傅，丞郎給練只除少保」等語，史志蓋因上下兩「若」字而致脫去此十八字，當補入。

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鍰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憲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

案：此段與通考同。然所敍各事前後節次殊凌亂。據宋史寧宗紀、宰輔表、及宋宰輔編年錄，開禧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皇子榮王儼爲皇太子，更名幬，是卽景獻太子也。同年十二月乙丑以禮部尚書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嘉定元年閏四月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乙酉，以鍰象祖兼太子少傅。同年冬十月丙子以鍰象祖爲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史彌遠爲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同年十一月戊午彌遠丁母憂。十二月戊辰鍰象祖罷相。是則起於太子之侍立，迄於鍰象祖罷相，無一事不在嘉定元年，其間並無更易太子之事，何得於太子侍立，鍰象祖兼少傅之下突出「明年景憲太子立」云云哉。又查太子幬後更名詢，嘉定十三年薨，謚「景獻」，作「景憲」亦非。茲改正其全文如下：

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明年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已而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

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

案此所謂「又明年」者，仍承上文之開禧三年而言，卽指嘉定二年也。彌遠以是年五月丙申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前段須如上所改定，此處所舉年限方合。又「兼進」當從通考作「進兼」。

太子賓客……開禧三年景憲太子立。

案「景憲」當作「景獻」。

太子詹事……詔太子詹事過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

案「過」當從通考及會要（職官七之二六）作「遇」。

太子左庶子……儲闈之建，隨宜制官，以備僚案，多以他官兼領。

案：此與通考全同。「制官」當從會要所引兩朝史志作「置官」。

太子侍讀侍講……乾道七年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開講幷節朔賀慶辭謝禮儀……』

案、「乾道七年」以下一大段。俱非專限於太子侍讀侍講者，當摘出另作「東宮講讀及節朔賀慶辭謝禮儀」專條。通考亦附載於東宮各官員職事之後，不列入太子侍讀侍講條內。

謝辭初如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

案：此與通考同。「罷」字下當從會要增「退」字（職官七之二八）。

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

案「庶子」句當從通考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受拜」。

兼逐日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

案「逐日」當從會要及通考作「日逐」。

張士遜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得令升階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

案「得令」通考作「雖令」，會要作「猶令」，疑以會要爲是。

太子中舍人　舍人　至道天禧各置一人。

案「天禧」下當從通考補「建儲」二字。

親王府……又，皇姪皇孫侍教，南北伴讀，無定數。（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自是南北院或有伴讀。）

案長編卷四九載：

咸平四年九月乙亥，以國子監校勘官前知永年縣劉士元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本志云『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按劉士元已見於咸平四年九月矣，本志或誤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又命李頎、時大雅爲南北宅侍教，非事始矣。）

李氏之所謂「本志」，當指三朝國史之職官志言，史志夾注中云云，當即間接本於該志舊文，於李氏所考論之點則未加參照，故仍沿舊志之失也。

卷　三

一、吏　部

凡文階官之等三十，武選官之等五十有六。

案：會要吏部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作「文階官之等二十有五」。

其屬有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

案：「有」字下當脫「三」字。

元豐官制行，六曹尚書侍郎爲長貳，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爲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爲員外郎。除授皆視寄祿官：高一品以上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餘職準此。元祐初，置權尚書，奉賜依守侍郎，班序在試尚書之下，雜壓在左右常侍之下。又置權侍郎，如未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郎官雖理知州資序，未曾實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官者，止除員外郎。又詔職事官除去行字一等。

案：此乃總論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及員外郎者，不以吏部爲限，則不當夾敍於吏部條內。查此段爲會要通考所不載，據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知其亦爲四朝國史

志之文，然兩書均於六部之前有總敍六部尙書、侍郎、郎中及員外郎之文，此段卽散見於各條之內。必如是其層次方覺清晰。史志亦當移冠六部之前使爲獨立之一條。又「未曾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官」句，「推」下當從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增「判」字。

尙書掌文武二選之法，而奉行其制命。凡序位有品，寓祿有階，列爵有等，賜勳有給，分任有職，選官有格。考其功過，計其歲月，辨其位秩而以序進之。

案：「賜勳有給」「辨其位秩」當從合璧事類後集二七吏部門所引四朝國史志作「賜勳有級」「辨其位次」。

右選分案六，置吏十有六：曰主事令史。

案：「令史」上當脫「曰」字。

紹興三年謝深甫張叔椿兼攝，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

案：謝深甫於寧宗慶元中曾任右相數年。「紹興」當爲「紹熙」之誤。

紹興三十一年，李端明正除尙右郎官。

案：「李端明」當從通考吏部郎條作「李端民」。

自是館學侍監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

案：「臣」當從通考作「丞」。

司封郎中，員外郎……內命婦之品五：曰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曰大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婕妤。曰美人。曰才人，貴人。外內命婦之號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孺人。

案；「外內命婦」句，「內」字蓋涉上文而衍。又檢會要司封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所載內命婦之品五，與此全同，外命婦之號則作九，自「郡夫人」而下，爲「郡君」「縣君」二者，無復「淑人」至「孺人」七種稱號。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司封郎中條亦俱作「外命婦之號九：自大長公主至縣君」。與此並異。

查會要又云：

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古者妻隨其夫之爵服。國家乘襲五代，事

不師古，因陋循舊，或未有革。今命婦猶封縣君郡君，昔在元豐，改作未就。小君之稱，雖見於古，而裂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又等級既少，重輕不倫，全無差次，可依下項：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尚書以上封淑人，執政官以上封夫人，並各隨其夫之官稱封之。武臣準此。……』（職官九之七）

是知考索等書所載，皆北宋開國迄於政和初年之制，而史志所載則政和改定之新制也。然於舊制全不載，亦非是。

敍贈之制：三公宰臣執政節度使，三代。……

案：「敍贈」句當從會要所引神宗史志作「敍贈之制三」。

二年，詔父及嫡母存，不得請所生母封贈。所生母未封，亦不許先及其妻。

案：會要司封部載此詔節文云：

二年九月十五日詔：『父及嫡繼母在，不得封贈所生母，雖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獨乞封贈所生母。若父及嫡繼母所生母未有邑封者，不得獨乞封贈妻。』從吏部請也。（職官九之四）

此較史志稍詳。又史志「嫡」字下當增「繼」字。

司勳郎中　員外郎：……淳熙元年，復以司農寺丞范仲芑兼司勳，未幾改除，復省。

案：「范仲芑」當作「范仲芑，」仲芑見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門。

考功郎中　員外郎：掌文武官選敍、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遷。以其職事其法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授者，驗曆按法而敍進之，有負殿則正其罪罰。

案：此段原出神宗正史職官志，會要、山堂考索、合璧事類、通考各書均引錄之。然「選敍」作「遷敍」，「隨所隸遷」作「隨所隸選」，「其法於曆」作「具注於曆」，「應升遷授者」作「應升遷選授者」，各書皆同。史志多所譌脫，當據以補正。

通善最分三等：五事爲上，二事爲中，餘爲下。

案：會要考功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通善最分定三等：五事爲上，三事爲中，

餘爲下。」（職官一〇之二一）史志「二」當作「三」。

凡改服色者以勞年計之。

案：「勞年」當從合璧事類作「年勞」。

舊制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豐官制行，悉罷。

案：「舊制」當從會要及合璧事類所引神宗史志作「舊置」。

凡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除給敕。

案：「除」當作「餘」。

官告院：……元豐五年，官制所重定制受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

案：會要官告院門載此事云：

元豐五年六月十三日，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職官一一之六七）

史志「重定」下當補「到」字，「制受」當作「制授」。

紹興二年，詔四品以下官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官告並用錦標外，其餘官并封贈權用縑羅代充。

案依會要「四品以下」當作「四品以上」，「錦標」當作「錦褾」（職官一一之六九）

二、戶　部

以受天下上貢，元會陳於庭。

案；「上貢」當從山堂考索後集八戶部門作「土貢」

以稅賦持軍國之歲計。

案：會要戶部門闕。合璧事類後集二八戶部尚書門引神宗史志，「持」作「待」。

增置幹當公事二員。紹聖元年罷戶部幹當公事，置提舉管幹官。……建中靖國元年復幹當公事官二員。

案：「幹當公事」當作「勾當公事」，「管幹官」當作「管勾官」。

尚書：……大饗祀薦饌則尚書奉俎。

案：「祀」上當有「祭」字。

金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天下給納之泉幣。

案：「天下給納」當從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作「給納天下」。

倉部郎中員外郎：……分案六：曰會場。

案：「會場」當從合璧事類作「倉場」。

三、禮　部

上尚書省册寶及封册命禮亦如之。

案「命禮」會要禮部門及合璧事類後集二九禮部尚書門引神宗史志俱作「禮命」。

掌后妃親王以下推恩，公主以下嫁。

案：會要及合璧事類引神宗史志「公主」下無「以」字，史志蓋涉上文而衍。

掌科舉，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掌、長坐、都省集議。

案。會要禮部門作「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長、掌坐，都省集議百官」。（職官一三之一）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引續會要同，唯「掌坐」作「掌座」史志掌長二字誤倒。（參本書卷八第四條有關各節）

元祐六年七月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官進奉人陳乞轉授官職者取裁。卽舊應除轉官者報所屬看詳。舊來無例，頗有陳乞。曹部職掌未一，久遠互失參驗。自今不以曾未貢及例有無，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加恩，令主客關報兵部。』從之。

案：此爲主客郎中員外郎條下所附注文。其中删削過當，致語意不明。長編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己巳日載此事云：

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國進奉人陳乞轉授官職者取裁。卽舊應除轉官者報所屬看詳。主客止合掌行蕃國進奉陳乞事體。其應緣進奉人乞授官，盡合歸兵部。若舊來無例，創有陳乞，皆令主客取裁，誠恐化外進奉陳乞授官事體，曹部職掌未一，久遠互失參照，欲乞今後不以曾與未曾入貢，舊來有例無例，其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加恩，並令主客關報兵部。』從之。

四、兵　部

先聯其什伍而教之以戰爲民兵，材不中禁衞而足以執役爲廂軍，就其鄉井募以禦盜爲土軍，以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爲剩員。

案：會要兵部門引神宗史志云：

凡聯其什伍而教之戰爲民兵，材不中禁衞而力足以充役爲廂軍，就其鄉井募以禦盜爲土軍，廂禁土軍因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爲剩員。（職官一四之二）

史志「足以」上脫「力」字。「剩員」句上當增「廂禁土軍」四字。

舊判部事一人，以兩制充。掌三駕儀仗、鹵簿圖、春秋釋奠武成王廟、及武舉。歲終以義軍弓箭手戶數上於朝。

案：會要兵部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兵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充。……但掌車駕儀仗，鹵簿字圖，春秋釋奠昭烈武成王廟及武人科舉之事。歲終以義勇弓箭手寨戶之數上於朝。（職官一四之一）

史志「鹵簿」下當補「字」字，「弓箭手」下當補「寨」字。

紹興改元，詔職方庫部互置郎官一員兼。

案：「紹興」當作「隆興」，孝宗隆興元年從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之請，曾大量併省官吏員額也。

侍郎……紹興常置一員。

案：「紹興」亦「隆興」之誤。會要兵部門載：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詔六部長貳除尚書不常置外，置兵部侍郎一員（職官一四之八）

庫部郎中員外郎：……若御大慶文德殿應用鹵簿名數，前期以戒有司。

案：「若御」句疑當作「若遇大慶御文德殿」云云。

五、刑　部

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該者，折而爲專法。

案：「折」當作「析」。

若情可矜憫而法（中情者，讞之。

案：合璧事類後集（三一）刑部門引神宗史志「而」作「或」。

應詔獄及案劾命官，追命姦盜，程督之。

案：「追命」當作「追捕」。

淳化二年增置審刑院。……凡獄具上，先經大理斷讞，既定，報審刑，然後知院與詳議官定成文草，奏記上中書，中書以奏，天子論決。

案：會要審刑院門載：

先是天下案牘先定於大理，覆之於刑部。太宗慮法吏舞文，因置審刑院於中書門之西。凡具獄案牘，先經大理斷讞，既定，關報審刑，知院與詳議官定成文章，奏訖，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愼之至也。（職官一五之二九）

史志「奏記上中書」當改作「奏訖，下中書」。

大中祥符三年，置糾察刑獄司，糾察官二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時以報。若理有未盡，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詳正而駁奏之。

案：「三年」，通考職官考六刑部條作「二年」。又檢會要糾察在京刑獄門載：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四日詔曰：『國家精求化源，明愼刑典，況釐轂之下，斯謂浩穰；獄訟之間，尤爲繁劇。……宜差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糾察在京刑獄。其御史臺開封府應在京刑禁之處，幷仰糾察。其逐處斷遣徒已上罪人，旋具供報。內有未盡理及淹延者，並須追取元按看詳，舉駁申奏。……』（職官一五之四四）

是則史志作「三年」爲誤。又「或置」云云二句，亦當從會要作「或淹延者，須追覆其案」。

熙寧三年詔詳議評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任，次以三十月爲任，欲出者聽前任滿半年指闕注官。滿三任者堂除。

案：會要刑部門載此詔云：

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詔：『審刑院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一

任，再任以三十月爲一任，仍逐理本資序。欲出卽與先任滿半年指射差遣。第三任滿出者仍與堂除。』（職官一五之七）

史志削潤此段過簡。又「評斷」當改「詳斷」。

八年，罷詳議詳斷官親書節案，止合節略付吏。

案：「止合」當從會要作「止令」。（職官一五之八）

元豐二年知院安燾言：『天下奏案益多於往時，自熙寧八年減議官斷官，力旣不足，故事多疎謬。』增詳議官一，刑部增詳斷官一。

案會要刑部門載此事云：

四月十六日，知審刑院安燾言『天下奏案視十年前增倍已上，審刑院刑部詳議詳斷官視舊員數頗減，乞復置詳議官一員。……』詔增審刑院詳議詳斷官各一員，罷刑部檢法官一員。餘如燾請。（職官一五之一〇、長編二九七四月甲子所載全同）

史志「增詳議官一」云云二句，當依會要及長編改正。

三年八月詔省審刑院歸刑部，……審刑議官爲刑部詳議官。

案：「審刑議官」當依會要作「審刑詳議官。」

五月三省言：『舊制糾察在京刑獄……』

案：「舊制」當從會要作「舊置」（職官一五之一三）

四年，併制勘量爲一案。

案：會要刑部門作「制勘體量案併爲一案。」史志「量」字上當補「體」字。

侍郎，舊制：應定奪、審覆、除雪、敍復，移放，尙書專領之；若制勘、體量、奏讞、糾察、錄問，長貳通治之。南渡長貳互置。

案：此段與通考全同。然於「舊制」下卽繼以「南渡」云云，而不載元豐新制，似爲疎失。

用侍郎吳博古之說也。

案：「說」當作「請」。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掌徒流配隸。凡天下役人與在京百司吏職，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損廢置之數。

案：「役放」疑當作「移放，」謂對罪人之流移編配等事也。（參會要職官一一五之一五，崇寧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條）

司門郎中　員外郎：……應官吏軍民輦道商販，譏察其冒僞。

案：「輦道」疑當作「輦運」。

六、工　部

凡車輦飭器印記之造，則少府監文思院隸焉。

案：「飭器」疑當作「飾器」。

宰臣議：『戶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能，誠非一體。』欲令戶工部兼領其事，卒未能合。

案：此所謂宰臣乃秦檜也。然突如插敍此一事，亦嫌無端。查繫年要錄卷一五三，紹興十五年正月辛未載：

是日，上因論和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部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爲然。

據知此議乃有爲而發者，史志節去其事由不載，非是。

郎中　員外郎　舊制：凡制作營繕計置採伐材物，按程式以授有司，則參掌之。

案：此段亦僅載「舊制」云云而不及「新制」，其失與刑部郎中員外郎條同。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辨其地產而爲之厲禁。凡金銀銅鐵鉛錫鹽礬，皆計其所入登耗以詔賞罰。

案：會要虞部門引神宗史志云：

虞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而舉行其禁令。若地產茶、鹽、礬及金、銀、銅、鐵、鉛、錫，則興置收採，以其課入歸於金部。猛獸毒藥能害人者，皆屏去之（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一六之三）

通考職官考六工部門亦載：

虞部掌凡山澤苑囿畋獵取伐木石薪炭藥物之屬。屏絕猛獸毒藥。及茶礬場、鹽池井、金銀銅鐵錫坑冶廢置收採之事。

二者俱較史志所載爲詳，且俱有屏除猛獸毒藥一事，史志亦以參取補入爲是。

七、六部架閣

主管架閣庫，掌儲藏帳籍文案以備用，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舊有管幹架閣庫官，宣和罷之。

案：「管幹」當作「管勾」。又檢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六部架閣官條有云：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

史志當據此補入六部置架閣官之年份。

又案：史志以此段與上文六部監門條之「從吏部尚書沈與求之請」句相連爲文，非是。當提行另爲「六部架閣」條。

卷　四

一、御史臺

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職掌，糾其違失，常參班簿祿料假告皆主之。祭祀則兼監祭使，掌受誓戒、致齋、檢視、糾劾。又有廊下使，專掌入閣監食。又有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稱曰五使。元豐正官名，於是使名悉罷。

案此段蓋間接出於三朝國史志者，其時臺諫尚不實任其職也。史志體例，新舊制度莫不兼載，或開端卽云國初或舊制如何而其下繼之以元豐官制；或開端先敍已經釐定之新制，而於下文追述舊制。而此條則唯載舊章，於元豐改制後御史臺之職掌則未具一字（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各子目下亦均未載），此與自身之體例極爲不合。檢會要御史臺門引神宗史志云：

御史臺，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六品，各一人。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御史爲之貳。凡其屬有四：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監察御史六

人，從七品，掌以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及監祠祭，定謚。檢法官掌檢詳法律，主簿掌鈎考簿書，各一人，從八品。歲遣御史詣三省樞密院檢察付受稽失，其應彈治事聽長貳或言事官論奏，非吏察官司亦如之。應狀牒並參議連書，惟彈章則否，無所關白。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各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大禮儀仗則中丞爲使，中都推鞫命官或重繫，旬以囚由報臺。有詔獄則言察官輪治。文武官卿監防禦使以下到闕、授任、之官，應參謝辭者，引見。御史體驗老疾則試以拜起、書札。凡事經州縣監司寺監省曹不能直者，受其訟焉。……分案十有一，設吏四十有四。（職官一七之三）

元豐正名舉職之實，言事官與察事官之分限，均非此莫由詳悉。且御史一職，歷代均號風霜之任，糾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與爲比，若但如史志所載，則亦莫得而知其所由然也。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爲加官

案此段與通考御史臺條所載同。「加官」當從通考作「兼官」。

止以綰爲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

案此段與通考中丞條之附注文字全同。唯「權御史中丞」下當從通考叠「中丞」二字。

臺諫例不兼講讀。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中興兼者三人：万俟卨羅汝楫皆以秦檜意。

案此仍是朝野雜記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之文，而亦仍是自通考稗販而來者。通考本置之於中丞條「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句下爲夾注，其全文爲：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經筵。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万俟卨羅汝楫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爲說書，便於傳達。檜死遂罷兼。

通考因於職官考八翰林侍講學士條內詳載此事，故於此條僅列作附注。史志於翰林侍講學士條及本條俱入正文，則前後重複。此其一。臺丞之入經筵，以仁宗時賈昌朝爲始，史志侍講學士條內已備載其事，通考因另詳別條，故於此段

注文中有所省減，史志既列作正文而亦首自呂公著（正獻）事說起，則前後不合，此其二。通考謂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而不云三人者皆爲何人，此亦因將於別條備載之，故注中不妨從簡也。修史志者忘記前卷中已將通考侍講學士全條勦用，且復忘記前此鹵莽改竄王賓王唐公徐師川三人姓名之事，乃復刪節通考注文，以万俟卨羅汝楫直承「中興兼者三人」句，是則以爲万俟等二人卽包括於三人之內者，大失雜記及通考文意。此其三。實則此段無須重載，當概從刪除。

殿中侍御史二人，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凡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則東西對立，彈其失儀者。

案此所載之職掌亦仍是神宗釐正官制以前者。會要御史臺門載：

元豐七年二月十七日詔御史臺以侍御史知雜事爲侍御史，不帶知雜事。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職官一七之一三）

通考載：

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

是在改官制後殿中侍御史最首要之職責爲言事，史志不載，非是。

凡事經郡縣監司省曹不能直者。

案據會要所引神宗史志「監司」下當補「寺監」二字。

官卑而入殿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奉詔舉臺官，而才行可舉者多以資淺不應格，』乃詔舉三丞以上知縣爲裏行。

案：會要御史臺門載：

官卑而入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景祐元年置。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慶曆三年以兩人爲額。（職官一七之一）

是則以三丞以上知縣充御史裏行不始於治平之末。王陶之奏請及所奉詔旨，特遵行故事而已。史志卽以此爲事始，非是。

孫覺薦秀州軍事推官李定，對稱旨，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

案「對」字上當脫「召」字。

元豐八年裁減察官兩員，餘許盡兼言事。

案此上並未載明言事爲何等御史之職責，於此乃忽云許察官兼言事，不免突兀。又檢長編卷三百一，元豐二年十一月載：

丙午，御史舒亶言：『今法度之在天下，其官吏之賢否猶有監司案視焉，至於京師之官府，乃漫不省治，而御史或莫得行其職也。誠使應在京官局，御史得以檢察按治，一切若監司之於郡縣，且庶幾人知畏嚮而法度有維持，是亦周官之遺意。詔取編敕所海行在京官司見行條貫並一時指揮並錄送御史臺。如官司有奉行違慢，卽具彈奏。除中書樞密外仍許暫索文字看詳。後御史中丞李定言：『乞依故事復置吏兵戶刑禮工六案，點檢在京官司文字，每案置吏二人，罷推直官二員。』從之。仍增置臺官一員。（職官志以舒亶言繫之熙寧九年，誤也，仍增置臺官一員，當考。三年五月二日增主簿一員。舊紀書：『御史臺隨尚書六曹置六察，糾在京官司。』新紀但書『置御史六察』。）

會要御史臺門亦載此事，正文無一字異，唯其下夾注則作：

職官志：中丞李定言：『故事臺案有內外彈雜事，四推五使六察，[今六察]獨廢。[乞]復置吏兵戶刑禮工六案，分行檢察』。（職官一七之九）

史志於建置六察之起因及時間均未載及，非是。

元祐元年詔臺諫官許二人同上殿。

案此與本志卷一左散騎常侍左正言條所載「元祐元年二月詔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爲一事，但此處則更爲簡略。詳卷一左散騎常侍條校語。

〔政和〕七年中丞王安石奏，以本臺覺察彈奏事刊爲一書，殿中侍御史以上錄本給付。從之。

案合璧事類及通考俱不載此事。會要御史臺門亦無之。查宋史三五二王安中傳云：

王安中字履道。……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卽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

依前後節次計之。政和七年正安中任中丞之時，則安石乃安中之誤。

舊臺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點檢諸房文字，輪詣尚書六曹按察。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彈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始復其舊。

案此段亦勦襲通考而稍加刪削者。通考云：

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按察。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會要御史臺門更詳載此諸事之經過云：

元豐五年八月四日詔三省樞密院、祕書省、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御史，分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職官一七之一一）

紹興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謹按臺令：兩院御史有分詣三省密院取摘點檢之文；監察御史有輪詣尚書六曹按察之制。凡奉行違稽，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之後，始不克行。孰謂公朝，尚茲闕典。乞依舊例施行。』從之。續本臺申：『檢準令節文：諸上下半年輪兩院御史四人就一省樞密院取摘諸房文簿等點檢。中書尚書省以仲月中旬，門下省樞密院以仲月下旬。本臺勘會：依上條，自來中書省以仲月中旬，門下省以孟月下旬，合輪官兩員詣兩省點檢。今來門下省中書省已幷爲一省，本臺卽未敢依上條作兩省輪官前去。』詔依點檢中書省簿書條例施行。（職官一七之一九）

凡會要及通考之所謂兩院者，皆謂臺院與殿院，卽御史中丞、侍御史及殿中侍御史，亦卽所謂言事御史也。監察御史則稱察院，亦卽所謂察事御史也。前者掌分詣三省樞密院以至內內侍省等處點檢其文簿而糾彈其違失；後者則分詣尚書省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稽核而糾彈之，故稱六察。通觀會要及通考所載，兩者職權之劃分極爲清楚，史志用通考之文，乃刪「兩院御史」爲「御史」。於「輪詣尚書六曹」句上削去監察御史四字，遂使二者混淆莫辨，似不論何等御史均可分詣三省密院或輪詣尚書六曹矣。又「稍闕」應從通考作「稍闕」。

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稽簿書。

案會要御史臺門作：

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職官一七之一）

通考所載亦同。史志「勾稽簿書」句當改。

二、祕書省

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曆。

案會要祕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云：

開修時政記、起居注、修纂日曆、祭祀祝辭，則著作郎佐郎主之（職官一八之二）

據此則著作郎及佐郎之所掌非但纂修日曆一事，史志所載稍疏。

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於昇龍門東北粗立三館書院。三年賜名崇文院，遷西館貯焉。東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四部，爲史館書庫。

案會要崇文院門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蓄天下之圖書，待天下之賢俊耶。』卽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命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三年二月丙辰朔成，有司奏功畢。……自梁遷汴都，舊制未備，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卽後廢西館是也。湫溢卑痺，僅庇風雨。周廬繳道，出於其旁，衞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是故置焉。院旣成，盡遷西館之書分爲兩廊貯焉。以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職官一八之五〇）

長篇卷十九太平興國三年二月朔所載，及山堂考索後集（六）百官類史館條引錄太宗實錄之文，俱與會要大致相同。據知宋初三館所在乃後梁末帝貞明以來之舊址，史志謂爲粗立，非是。

又「東廊」下當補「爲昭文書庫，南廊」七字。

大中祥符八年粗外院於右掖門外。天禧初，令以三館爲額，置檢討校勘等員。

案程俱麟臺故事省舍篇載：

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焚及崇文院，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討建置館閣故事。彭年言：『……今欲據祕閣舊屋宇間數，重修爲內院。……至館閣直館校理宿直及抄寫書籍，雕造印版，並就外院。卽於左右掖門外近便處修蓋，仍別置三館書庫。……』從之。

天聖中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館謝絳言：『……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往者延燔之後，……有司引兩省故事，別規外館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欄叢接，……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從之。

天聖九年十一月徙三館於左昇龍門外。

會要崇文院門亦載：

天聖九年十一月八日詔徙三館於崇文院。舊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前則三館，後構祕閣，分藏羣書。自大中祥符四年，宮城延燔，以寫錄編籍權從左掖門外道北，至是，仁宗以逼近市囂，非多士討論之所，命還舊所焉。（職官一八之五二）

是則外院之規置，原以崇文院遭受火災之故，規置未久卽復棄而不用，史志既不載外院規設之緣由，亦不載其後來之廢棄，均爲疏失。

祕閣係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眞本並內出古畫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詔次三館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以諸司三品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閣事。

案：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藏三館書籍及內出古畫墨跡事，已見本志二直祕閣條，然彼處作端拱元年，此則作二年。檢會要祕閣門載：

端拱元年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擇三館眞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是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及提轄祕閣供御圖書，直史館宋泌兼直祕閣，史館檢討杜鎬充校理。此設官之始也。（職官一八之四七）長編卷二十九端拱元年五月辛酉亦載其事。是則建閣及置官均在端拱元年之五月，史志此條謂建閣在端拱二年，置官在淳化元年，均誤。

崇文院，太平興國三年置。端拱元年建祕閣於院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書庫寓於崇文院廡下。三館、祕閣、崇文、各置貼職官。又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職。

案此爲祕閣條內「分案四置吏八」句下夾注之一段，所述各事俱已散見於有關館閣各條之內，實無須一再複出，當刪。

初，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雋材，比選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材耶？』歐陽修曰：『今取材路狹，館閣止用選人編校書籍，故進用稍遲。』上曰：『卿等各舉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於是宰相琦、公亮、參知政事修、槩，各薦五人。未及試，神宗登極，先召十人，試以詩賦。而開封府界提點陳汝義別以奏封稱旨，預試。於是御史吳申言：『試館職者請策以經史及世務，毋用辭賦。』遂詔自今試館職專用策論。

案：此亦夾注中之一段。檢麟臺故事卷三選任篇載：

英宗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耶？』參知政事歐陽修曰：『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上曰：『公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於是琦、公亮、修、槩、所舉者凡十餘人，上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攽、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成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須後試。已而召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轉運判官，惇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劉攽王存爲館閣校勘，張公裕李常爲祕閣校理，胡宗愈爲集賢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吳申言：『先詔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論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會要祕書省門亦載：

神宗治平四年（已卽位未改元）閏三月御史吳申言：『竊見先朝宰相韓琦等

所薦十人試館職，而開封府界提點陳汝義別以奏對稱旨亦與試，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乞參用兩制薦舉，仍策以經史及世務，勿用詩賦。』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乃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職官一八之五）

麟臺故事敍召試蔡延慶等十人於治平四年之前，會要所載吳申奏疏更明言韓琦等所薦十人之召試館職爲「先朝」事，則此十人之召試確卽在治平三年。史志謂『未及試，神宗登極，先召十人試以詩賦』，誤也。又史志於「比欲選數人出使」句脫「欲」字，「陳汝義」作「陳汝義」，「奏對」，作「奏封」，均誤。

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比集賢校理，著作郎比集賢院直祕閣，丞及三年除祕閣校理。

案此爲「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句下夾注，亦卽新立定之試中人館職法也。檢會要祕書省門載：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詔應試中館職者，內選人除試正字，改官請俸等並依太學博士法。未陞朝官除祕閣校理。正字供職四年除祕閣校理，仍候改寄祿官日除授。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比集賢祕閣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賢院直祕閣。應校理以上未有兼領職事者並於祕書省供職輪宿。（職官一八之七）

與史志之節文不盡相同，未知孰是。

九月復試賢良於閣下。

案此句當從會要作「復試賢良極諫科於閣下」（職官一八之八）

五年置集賢院學士並校對黃本書籍官員。

案：會要祕書省門載：

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祕書省言：『昭文館黃本書籍已編寫了當，撥與祕閣收藏。其史館集賢院未有上件書籍，祕閣定本內名件及卷帙多闕，見今祕閣黃本亦多有闕，有旨令先將定本補足闕少名件，校對無差，卽先補寫祕閣黃本，內有印本者印補充。乞在省官與供職校理分校祕閣所藏黃本書，補完校

正。……』（職官一八之七）

五年六月四日詔祕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未了，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職官一八之十）

九月十六日詔復置集賢院學士（職官一八之一一）

是則校對黃本書之工作於元祐二年既已開始，至五年以校對未了，復增置校對一員，史志謂置於五年，誤也。又集賢院學士亦是復置，且其事在增置校對黃本書籍官員之後。史志所敍節次未合。

紹聖初罷校對，以編修日曆選本省。

案此爲前條下所附夾注，檢會要載：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詔罷祕書省校對黃本，以元祐所置，故罷之。（職官一八之一二）

史志「選本省」三字下疑有脫文。

政和五年四日。

案「日」當作「月」。

是月駕詣景靈宮朝獻。

案「官」當作「宮」。

宣和二年立定祕書省員額：監、少監、丞、並依元豐舊制。著作郎以四員爲額。校書郎二員，正字四員。

案：會要祕書省門載此事甚詳，其關於著作郎之名額，作「著作郎佐郎欲四員爲額」，史志於「著作郎」下當補「佐郎」二字。

紹興五年倣唐人十八學士之制，監、少、丞外置著作郎佐、祕書郎各二人，校書郎、正字、通十二人。

案會要載：

紹興五年八月三日詔館職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著作郎二員，祕書郎二員，著作佐郎二員，校書郎正字通一十二員（職官一八之二六）

通考職官考十祕書監條亦云：

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祕書省，置祕書

省職事官，自監、少、至正字，不領他局。宣和初，改元豐之制，增定爲十八員，以倣唐登瀛之數。

是則倣行唐十八學士之制乃始於徽宗宣和初年，故紹興中恢復此制之詔有「依祖宗故事」句，史志以紹興五年爲事始，誤也。

紹熙二年館職闕人，上令召試二員。……是時陳傅良上言：『請以右文祕閣脩撰並舊館閣校勘三等爲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脩撰，又遷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時論韙之，然不果行。

案陳傅良止齋文集載此奏劄，題爲論史官劄子，而未具年月。會要實錄院門載此劄節文，較史志爲詳，繫紹熙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職官一八之七三）。其時已在寧宗卽位之後。史志以「是時」上承紹熙二年，非是。

三、殿中省

殿中省：監、少監、監丞、各一人。

案通考職官考十一殿中省條有云：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各一人。史志「丞」上衍「監」字。

二年蔡京上脩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庫務敕令格式並看詳，凡六十卷。

案「二年」當從通考作「三年」。會要殿中省門載蔡京上此奏在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職官一九之九）

附記：會要職官一九殿中省門首二葉關於殿中省及其所屬官司之記載，起「監少監監丞」迄於朝服法物庫條「崇寧二年併入殿中省」句下注文「舊有裁造院、針線院、雜賣場、後省併之」句，與史志一字不差，其「丞」上衍「監」字亦同。頗疑此本永樂大典所載宋史之文，當清人輯錄會要時，或大典所載會要殿中省門原文適有殘闕，或輯錄人誤以此段卽會要之文，遂亦錄入。不可以二者之適同而卽認宋史殿中省門全文皆直接出自會要也。至「崇寧三年」云云，會要「三」不誤「二」，則必修大典時所據之宋史猶未誤也。

御藥院勾當官無常員，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祕方，以時劑和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舊制：勾當御藥院遷官至遙領團練防禦者謂之暗轉）……典八人，藥童

十一人，匠七人。（崇寧二年併入殿中省）。

案：此段除「崇寧二年」云云一句注語外，餘與會要御藥院門所引兩朝國史志（職官一九之三）全合，然會要下文復引神宗史志（職官一九之一四），其所述職掌與兩朝史志不盡同，知在元豐釐正官制時亦有所更改也。御藥院之併歸殿中省既爲崇寧二年事，則其職掌當如元豐時所改定者。史志應依神宗史志載入方合。會要又載崇寧二年詔旨節文云：

崇寧二年五月九日詔御藥院可候殿中省六尚建局日，除供到湯藥事釐歸尚藥局，及供應御衣等釐歸尚衣局外，其崇恩宮等處供應及排辦香表，國信禮物，御試舉人，臣僚夏藥，幷自來應干事務，並依舊主行。（職官一九之一四）

是則崇寧二年僅將內侍省御藥院中職事之一部份劃歸殿中省之尚藥局管掌，非卽省彼而入此也。因疑史志此條應與本志卷六內侍省御藥院條文字刪併爲一，列置彼處。此處只合列一尚藥局名而略載其掌供湯藥諸事卽足。

尚衣庫：使，副使。舊曰尚衣庫，大中祥符二年改。

案：會要無尚衣庫門，長編於大中祥符二年七月戊寅記改內衣庫爲尚衣庫事，知此處之「舊曰尚衣庫」應作「舊曰內衣庫」。

四、太常寺

祭祀有大祠有小祠。

案：「大祠」下應從通考職官考九太常寺條補「有中祠」三字。

祭祀享則分樂而序之。

案「享」上當有薦字。

歲時朝拜陵寢則視法式辨具以授祠官。

案：「辨」當作「辦」

建炎初併省冗職，惟太常大理不能。

案：「不能」當作「不罷」。

曰壇廟，掌行室壇廟域陵寢。

案：疑有誤字。

受兵校錢物者，論如監臨強乞取法，三學生願預者聽受，而禁邀求者。

案：長編作「其受軍營錢物，以監臨強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邀求」。「願與」謂願與錢物，作「願預」非是。

太晟府…所典六案：曰大樂，曰鼓吹，曰宴安樂。…

案：會要及通考所載六案之名，其三俱作「宴樂」，史志衍「安」字。

宣和二年詔以大晟府近歲添置冗濫徼幸，並罷不復再置。

案：史志大晟府條起「以大司樂爲長」迄「不復再置」句，全段與通考無一字異。查會要大晟府門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罷大晟府及教樂所（職官二二之二七）

是在罷遣冗員之後不久卽幷大晟府而亦行廢罷也。通考失載此事，非是。

五、宗正寺

掌奉諸廟諸陵薦享之事。

案：會要宗正寺門引兩朝國史志（職官二〇之一）及通考職官考九宗正寺條俱作「宗廟諸陵」，史志作「諸廟」誤。

大中祥符八年以兵部侍郎趙安易兼卿。

案會要宗正寺門所載大中祥符八年兼宗正卿者爲趙安仁（職官二〇之三）非趙安易。查宋史趙安易傳，安易卒於眞宗景德二年，年七十六。至祥符八年安易卒且十年矣。

郎中以下兼丞，京官主簿。

案：「京官」下當有「兼」字。

置局爲睦親廣親宅

案據會要大宗正寺門熙寧三年二月之記事（職官二〇之七）「爲」當作「於」。

是歲廢管幹睦親廣親宅及提舉郡縣主等宅官。

案「管幹」當作「管勾」

初講議司言『宗室疎屬願居兩京輔郡者，各置敦宗院。其兩京各置外宗正司』。從

之。仍詔各擇宗室之賢者一人爲知宗，掌外居宗室。詔復定宗學博士正錄員數。大觀四年罷，政和二年復舊。

案：會要載：

崇寧元年蔡京申請：『宗室既許分居兩京輔郡，乞於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宗室賢者管幹，逐處一人，仍於本州通判職官內選二人經理丞簿。凡外住宗室事不干州縣者外宗正受理。』大觀三年罷，政和三年復置。（外宗正門，職官二〇之三三）

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曰：『比置院于別都，增學于宮邸，…師儒之官殆相倍蓰，而就學者寡；官冗而事煩，宜有裁適（？）以法永久，應兩京敦宗院幷官吏並罷（敦宗院門，職官二〇之三五）

政和二年七月八日詔曰：『國家承平日久，宗族蕃衍，…日者有司…廢敦宗，罷學校，流寓輦轂，無室廬以居，失敦敍之意甚矣。應宗室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處分。其敦宗院屋宇可下所屬速令繕葺』（同上）

是外宗正司及敦宗院之一度廢罷，其事乃在大觀三年，史志謂在四年，誤也。

如大宗宗正司西南外兩司闕知宗…

案：「大宗」下衍「宗」字。

又置紹興府宗正寺

案「寺」當作「司」。

乾道七年嘗欲移紹興府宗司於蜀，不果。

案：「宗司」當從通考作「宗正司」。

玉牒所…大中祥符六年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爲脩玉牒官。

案通考載此事作大中祥符九年。長編及會要脩玉牒官門亦均繫於九年三月，則史志獨作六年，誤也。

元豐官制行，分隸宗正寺官。寺丞王鞏奏：『玉牒十年一進，並以學士典領，自熙寧中范鎮進書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

案以寺丞王鞏奏直承「元豐官制行」爲文，一似王鞏之奏亦在元豐年內者然，然奏中既有「神宗玉牒」云云，則又絕當在神宗既歿之後。查會要脩玉牒官門

亦載王鞏此奏，而繫以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長編卷三九〇所繫年月日同。史志於「寺丞」句上當補年月。

六、光祿寺

前期飭有司辯具。

案：「辯」當作「辦」。

元豐制行，始歸本寺。

案：「制」上當有「官」字。

若造酒以待供進及祭祀給賜，則法酒庫掌之。

案：會要光祿寺門引神宗史志，「造酒」作「造法酒」。（職官二一之三）

內酒坊惟造酒以待餘用。

案：會要引神宗史志，「惟造酒」作「惟造常酒」。（同上）

七、衞尉寺

大禮，設帷宮，張大次小次。

案：通考職官考九衞尉寺條與此同。會要衞尉寺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作：「大禮則設帷宮帳次」。（職官二二之一）

所隸官司十有三：內弓箭庫，南外庫，軍器弓槍庫，軍器弩劍箭庫，掌藏兵杖器械甲冑，以備軍國之用。

案：通考於「南外庫」下有「軍器衣甲庫」，會要引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二二之一）史志脫去，當補。「兵杖」亦當從通考作「兵仗」

宣德樓什物庫。

案此與通考同。會要所載神宗哲宗兩史志俱作「宣德門什物庫」，『樓』字誤。

中興後衞尉寺廢，併入工部。

案：史志衞尉寺條全文，起「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迄於「併入工部」句，雖敍事先後間有不同，而文句則與通考不稍異，若非史志勦襲通考，則二者亦必同出一源。然查會要衞尉寺門最末條云：

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詔衞尉寺併歸兵部。（職官二二之四）

繫年要錄卷二二，於同年月日載省併之省，局，寺，監凡十三，亦謂「併衞尉寺歸兵部」，則謂「併入工部」者誤也。

八、太僕寺

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掌車輅廐牧之令。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

案：「掌」上當有「卿」字。「令」上當有「政」字。

若有事於南北郊，侍中請降輿升輅，則卿授綏。

案：「降輿」當作「降輿」。

本寺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駱，給大中小祀羊。

案：「車駱」當從通考作「車輅」。『羊』上當從通考補『牛』字。

元祐二年詔：『…應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

案：『馬軍』當從通考作『馬車』。

羣牧司，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置，以樞密使副爲之。至道三年罷而復置。

案：至道當從通考羣牧司條作『明道』。『三年』通考作『二年』，檢會要羣牧司門載：

制置使屢罷而復置。明道二年五月十二日嘗罷而復置。寶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罷而復置。（職官二三之七）

是則史志作『三年』亦誤。

卷　五

一、大理寺

〔熙寧〕九年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封府司錄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囚逮猥多，難於隔訊，又暑多庾死，因緣流滯，動涉歲時。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始命崔台符爲知卿事，蹇周輔、楊汲爲少卿，各舉丞及檢法官。初，神宗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至是，命官起寺，十七日而成。

案據會要及長編，右諸事無一在熙寧九年內者。長編卷二九五神宗元豐元年十

二月載：

戊午（案爲十八日）以權知審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爲右諫議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館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寇周輔、太常博士權判都水監楊汲爲少卿，丞及檢法官，令舉官以聞。先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三院，繫囚猥多，難以隔訊，又盛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執所見，吏屬苦於諮稟，因緣留滯，動涉歲時，深爲未便。參稽故事，宜屬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其應奏者，並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從之。

會要大理寺門所載同此，而更附敍建寺始末云：

至是命台符等作大理寺，工萬七千，十七日而成。作於元年十二月之戊辰（案爲二十八日），訖於二年正月之甲申。以楹計凡三百六十有三。度地於馳道之西，宋用臣經其制，秦士禹司其役。史臣李清臣爲記（職官二四之六）是其事之動議及施行均在元豐元二年之交，較史志所載凡遲二年。又案通考職官考十大理寺條文字與史志不同，而亦謂復置大理寺在熙寧九年。

元豐二年手詔：『大理寺近舉墜典，俾治獄事，推輪規摹，皆以義起，不少寬假，必懷顧忌，稽留弊害，無異前日。宜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三年，詔『依舊供報』。

案：檢長編卷二九六載：

〔元豐二年正月〕戊子手詔：『大理寺日者修舉墜典，釐正職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椎輪規摹，不少寬假，必難稱辦。苟官吏各懷顧忌，于驅遣之際或致逡巡，則稽留弊害無異前者。其本寺承事勘鞫，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旬具犯由申中書樞密院刑房，俟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會要職官二四之七所載同）

據此知史志「推輪」爲「椎輪」（會要作「推論」，疑亦傳寫之訛）之誤。「必

懷」二字之間脫漏凡七字。其餘亦頗有刪削失當處。

三年…又詔糾察司察訪本寺斷徒以上出入不當者索案點檢。

案長編卷三百二載：

〔元豐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鞫罪人依開封府例報糾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開封府准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會要職官二四之八所載同）

大理寺既旬具徒以上罪報糾察司，則有待糾察司之察訪及索文案點檢者，乃「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諸事，長編會要所載極爲明白可據，史志作「察訪徒以上出入不當者」，誤也。

吏額：胥長一人，胥吏三人，胥佐三十人。

案：會要大理寺門載：

吏額：胥長一人，胥史三人，胥佐二十人。（職官二四之二）

〔孝宗隆興元年〕八月三日大理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左斷刑見管人吏：胥長一名，胥史三人，胥佐二十人。…』（職官二四之二五）

兩項記事中「胥史」之名稱俱同，胥佐之額數俱同，知史志之作「胥吏」及「胥佐三十人」者誤也。

二、鴻臚寺

舊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其官屬十有二：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

案：往來國信所凡兩見於本志，一爲本條，一爲下卷之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條。通考職官考亦然。然檢會要鴻臚寺門載：

兩朝國史志：鴻臚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四夷朝貢宴享送迎之事，分隸於往來國信所、都亭懷遠驛、禮賓院，本寺但掌祭祀朝會…（職官二五之一）

神宗正史職官志：鴻臚寺，卿、從四品，少卿、正六品，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各一人。…分案三。設吏九。總都亭西驛，同文館，及管勾所

（哲宗正史職官志：都亭西驛掌河[illegible]蕃部，同文館掌高麗使命，各有管勾所），禮賓院（哲宗正史職官志：掌回鶻吐蕃党項女眞等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懷遠驛（哲宗正史職官志：掌南蕃交州，西蕃龜茲、大石、于闐、甘沙、宗哥等國），提點寺務司（哲宗正史職官志：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殿宇廟廡葺治之事），及建隆醴泉萬壽奉慈中太一集禧觀崇眞資聖宮院提點所（哲宗正史職官志：中太一建隆等宮觀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凡拾有三（哲宗正史職官志：所隸官司十二。別出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文。餘並同前志）。（職官二五之二）

在兩朝國史志中往來國信所尙列爲鴻臚寺所屬官司之一，至神宗史志及哲宗史志中乃不復列入，因疑神宗釐正官制之時，必省鴻臚寺之國信所而併入內侍省內，若然，則史志於本條內亦不應列入：餘詳下卷內侍省條。

都亭西驛及管幹所

同文館及管勾所

案：南渡後旣廢鴻臚寺不置，則「管幹」當一依北宋之本稱，且旣作「同文館管勾所」矣，於都亭西驛亦以作「管勾所」爲是。

三、司農寺

以兩制朝官以上充。

案：「兩制」下當依會要司農寺門所引兩朝史志增「或」字。

諸路歲運至京師

案：「歲運」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增「糧」字。

因出納而受賂刻取者嚴其禁。

案：會要作「若因出納而受賄、盜欺、刻取，揭其禁令，聽人告，雖會赦不宥」。

六年，以司農間遣屬官，力有不給，乃置幹當公事官，以葉康直等四人爲之。

案：「幹當」當作「勾當」。

司農事舊職務悉歸戶部右曹。

案：「事」當作「寺」。

四、太府寺

若春秋授軍衣則前期進樣，定其殽日，畿內將校營兵支請，月具其數以聞。

案：通考太府寺條作「若殽畿內軍衣則前期進樣，定其殽日。將校部營兵支請，月具數以聞」。（會要太府寺門引神宗史志略同）史志「畿內」二字當移「授」字下。「將校」下當補「部」字。

凡課入以盈虧定課最。

案：「課最」當從會要所引神宗史志作「殿最」（職官二七之二）。通考太府寺條行文順序與史志不盡同，而亦誤作「課最」，則二者疑同出一源也。

茶庫，掌受江浙荆湖建劍茶茗，以給翰林諸司及賞賚出納。

案：通考于茶庫下未載其職掌。會要引哲宗史志作「江湖淮浙建劍茶則歸茶庫，以給翰林諸司及賞賚出納」（職官二七之三）。與史志稍異。

審計司，掌審其給受之數，以法式覈磨。

案：會要太府寺門引哲宗史志，「審計司」作「專勾司」。其審計司門載：

建炎元年正月十一日詔諸寺專司、諸軍專司、「專」字下犯御名同音者改作諸軍諸寺審計司。

史志各處均不著其改名之由而即將北宋舊名逕予追改，非是。

建炎詔罷太府寺，以其所掌職務撥隸金部。

案：繫年要錄及會要所載，其事在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金部」者戶部所屬官司之一，當從要錄作「撥隸戶部」

五、國子監

季終考於學諭，次學錄，次學正，次博士，然後考於長貳。歲終校定注於籍，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序進之。

案：會要國子監門引哲宗史志云：

季終考於學諭，十日考於學錄，二十日考於學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又三十日考驗長貳。歲終，取外舍生百人，內舍三十人，校定奏聞。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敍進之。（職官二八之六）

史志但謂「校定注於籍」而不云「奏聞」當以會要爲是。

學諭二十人，掌以所授經傳諭諸生。

案：會要引哲宗史志於此二語下更有「及專講論語孟子」句。

齋置長諭各一人，掌表率齋生，凡戾規矩者糾以齋規五等之罰。仍月考齋生行藝著於籍。

案會要引哲宗史志云：

每齋置長一人，掌表率齋生，凡戾規矩者糾以齋規五等之罰。其在外有顯過而證驗明者，亦聽糾之。不許以自首赦恩原免。月考齋生行藝著於籍。諭一人，掌佐齋長導諭諸生。（職官二八之六）

史志失載「在外有過」及「不許原免」二事。

元祐元年……又詔置春秋博士一員。

〔元符〕三年復置春秋博士。（崇寧元年省罷）

〔崇寧〕二年罷春秋博士。

案既於元祐元年載置春秋博士，於元符三年又云復置春秋博士，則其間必曾有廢罷之事而史志失載也。又既於元符三年復置條下注云「崇寧元年省罷」，乃於崇寧二年又載罷春秋博士事，前後自相牴牾。會要引哲宗史志云：

元祐初置春秋博士，三年罷。（職官二八之六）

是首次廢罷在元祐三年也（其在何月日，檢長編未得）。當補。

會要又載：

〔元符三年，徽宗卽位未改元〕十一月二十七日，詔復置春秋博士。崇寧七年省罷。（職官二八之一四）

宋史徽宗本紀載：

〔崇寧元年秋七月〕辛亥，罷春秋博士。

崇寧紀元盡於五年，則會要「七」字必爲「元」字之誤。是則二次之罷確在元

年，其「二年罷春秋博士」條當刪。

仍建外學於國之南。

案：「國」字上當從會要補「王」字。（職官二八之一五）

見爲太學外舍生，依舊在太學。

案：「見爲」當從會要作「見今」。

大觀元年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太學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員，國子太學每經一員，辟雍二員。從薛昂之請也。

案：會要國子監門載：

大觀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翰林學士薛昂言：『按唐六典，國子監有博士助教。乞置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從之。

九月十五日又言：『乞國子、太學、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員，各以易詩書周禮禮記爲定額。國子幷太學每經一員，辟雍二員，幷選元始經登科人』。從之，（職官二八之一七）

是薛昂第二次之奏請，乃乞國子太學辟雍三處共置博士二十員，亦卽對其前此所請國子監獨置博士四員一事有所通融變更也。史志合二者爲一，於其第二次之奏請中復刪去「國子」二字。乃成太學辟雍兩處共置博士二十員，與國子博士四員合計則三處共爲二十四員矣，殊爲未合。且薛氏明言各以易詩書周禮禮記五者爲定額，則國子與太學每經一員，是每處各爲五員也；辟雍每經二員，是辟雍一處爲十員也。合之亦恰爲二十員。史志節去所列之經名，亦非是。

四年詔省國子辟雍博士五員。……依紹聖格，毋用謄錄。

案會要載：

〔大觀四年〕八月十二日詔：博士，太學五員，國子五員，辟雍十員。率以二人共講一經。又如國子博士專掌訓導國子生隨行親，生員旣少，職事甚簡。兼國子生隨行親並處太學，可就委太學博士兼領。其國子博士幷省併。辟雍博士亦省五員，以五員爲定額。……私試謄錄，起自近歲，元豐紹聖，曾所未聞，太學辟雍月試，可並依紹聖格施行，更不謄錄。（職官二八之一九）

是其所省博士。國子辟雍各爲五員，非二處共省五員也。史志云云欠晰。私試

毋用謄錄事，亦須如會要所云，事意方顯。

政和元年詔兩學博士正錄依舊制選試，朝廷除授。

案會要載此事，「舊制」上有「元豐」二字。（職官二八之一九）

或曾充經論以上職掌。

案此爲「仍止試一經」句下夾注所載元豐法中語。「經論」當從會要作「經諭」。

辟雍正額入太學者，撥入額外，依舊制，過塡闕諸內舍。

案「過塡」句當從會要作「遇闕塡國子生及諸內舍」。（職官二八之二二）

又詔國子博士正錄改充太學正錄。

案「太學」下當從會要補「博士」二字。

今學校或主一偏之說，執一偏之見。

案「學校」當從會要作「太學校試」。（職官二八之二三）

建炎三年詔國子監併歸禮部。未幾，詔復養生徒，置博士。

案會要載：

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詔國子監併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駐蹕所在，因國子監復養生徒，置博士二員。（職官二八之二三）

是其併省與復置中間已踰四年之久，史志僅云「未幾」而不著復置年月，非是。

十二年太學成，增置博士正錄。

案：會要載太學成及增置博士正錄數事，均繫十三年，史志作「十二年」誤。

至隆興以後，正錄不兼權，祭酒司業並置，復書庫官。又定國子博士一員，太學博士三員，正錄共四員。學官之制始定。

案會要載：

〔隆興〕二年十二月四日，詔國子正錄今後正行差官，更不兼權。（職官二八之二五）

〔乾道七年〕二月十三日宰執進呈，上曰：『劉焯兼侍讀，李彥穎卻兼侍講可也』。

因奏曰：『劉焞久在館閣，以拘資格，除郎不行，乞稍遷擢，以重宮僚之選。』上曰：『郎官外更有何官可遷』？允文奏曰：『國子司業見闕，緣隆興指揮不許與祭酒並除』。上曰：『司業乃祭酒之貳，並置何妨，可特除國子司業』。（職官七之二七）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國子監復置書庫官一員。（職官二八之二六）

九年六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言：『國子博士舊係一員，太學博士舊三員，今各止一員。正錄見共六員』。詔沈揆梁汝永並改除太學博士，其退下太學正錄闕更不除人。（職官二八之二七）

是各事於前後十年之內方次第施行（隆興中且曾有祭酒司業不並置之指揮），非定於一時也。

淳熙四年置監門官一員，兼管石經閣，以不釐務使臣充。

案會要載：

淳熙四年六月十五日，以國子監新建太上皇帝御書石經閣成，是日監學官赴和寧門外奉迎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八字碑至國子監，參知政事李彥穎等率文武百官於監門外立班奉迎，至閣安奉。

十月三日國子監言：『乞下臨安府，於本府見任不釐務使臣內踏逐一員充本監監門，兼管石經閣幷本學指使。……』從之。國子監舊有指使一員，係本監長貳奏舉小使臣充，後減罷。至是本監以新建石經閣，故有此請。（職官二八之二七）

國子監中所以又增添「兼管石經閣」之職掌，須參此方覺明白。

武學

案：二字當另起一行，或於二字上空一格。史志與上文相連，非是。

元豐官制行，改教授爲博士。紹興十六年詔修建武學，武博武諭以兵書弓馬武藝誘誨學者。紹興二十六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

案史志武學條文字與通考職官考十一武學條同，唯上段敍事次第先後稍異。通考云：

紹興十六年詔修建武學，武博武諭以兵書弓馬武藝誘誨學者。元豐官制行，

以博士代教授。紹興二十六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

「元豐官制行」二句錯出於紹興十六年及二十六年兩事之間，故於二十六年上復著「紹興」二字。史志既改置「元豐」二句於「紹興十六年」云云之前，則「二十六年」上「紹興」二字當刪。

宗學……崇寧初，立月書季法。

案「季」字下當從通考補「考」字。

書庫官，淳化五年判國子監李志言……

案：史志書庫官條與通考全同。查宋史李至傳謂「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是「李志」乃「李至」之誤也。

又案：書庫官本國子監所屬官員之一，故通考此條列置國子監條之下，史志置之武學宗學各條之後，非是。

六、少府監

元豐官制行，始制少監、丞、主簿各一人。

案：「始制少監」當從通考作「始置監少監」。

其內侍幹當官並罷。

案：「幹當官」當作「勾當官」。

以上並屬少府監。

案史志少府監條即以此句作結，而於少府監後來之省罷則闕載。今查繫年要錄卷二十二載：

〔建炎三年夏四月〕庚申……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

通考少府監條亦云：

建炎初。以作將少府監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

七、將作監

元符元年三省言：……乞將先到任一員改充幹當公事。

案：「幹當」當作「勾當」。

竹木務，掌修諸路水運材植及抽筭諸河商販竹本。

案：「掌修」當從通考作「掌受」。

窯務，掌陶爲磚瓦以給繕營及鉼缶之器。

案：「陶」下當從通考補「土」字。

作坊物料庫第三界，掌儲積材物以備給用。

案：通考「庫」字下無「第三界」三字，

百工器用屬之文思院，以隸工部。

案：通考「院」字下有「上下界」三字（文思院分上下界兩院，上界造作金銀珠玉，下界造作銅鐵竹木雜料。見會要職官二九文思院門）。

本監唯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材甚多，監少丞簿無闕。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於此，自是號爲儲材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焉。

案：上諸語與通考同，唯「甚多」通考原作「盛多」。查通考此段爲合璧事類諸書所不載，蓋删修京鏜之將作監題名而成者。咸淳臨安志卷八將作監門載京鏜記文有云：

> 南渡以來，行在所營繕之事，有府尹畿漕分其責，由是職閒無事，監少屢虛，丞簿互兼者久之。比年人才盛多，樂於彙進，監少丞簿無闕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於此。今號爲儲才之地。……（淳熙十四年十月朔）

此所云云，乃謂自南渡以後，因有府尹畿漕分任行在營繕之責，將作監遂致空閒無事，故監少久闕不除。史志置「府尹畿漕」云云句於段末，則似是乾道以後方然，而上文「本監唯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之故，亦遂難遽察知，删潤蓋極欠妥。

八、軍器監

隆興初，詔置造軍器已有軍器所，隸工部。

案「置造」當作「製造」。

乾道五年復置少監及簿。

案：「置」下當從通考補「監」字。

是後戎所作坊，已備官於下；宥府起部，並提綱於上。監居其間，事務稀簡，特爲儲才之所焉。

案：通考作「嘉定以後，事最稀簡，特爲儲才之所」，與史志此段當同出一源。「宥府起部」句疑有譌誤。

九、都水監

興役以後月至十月止。

案：「後」字疑誤。

所隸有街道司，掌轄治道路人兵，若車駕行幸，則前期修治，有積水則疏導之。

案：史志所載都水監所屬官司，卽僅以街道一司爲止。查會要都水監門殘闕不全，然所存猶有溝河司及街道司二者（職官三十之一八）通考職官考十一都水監條載：

所隸有：東西四排岸司，監官各以京朝官閤門祗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運綱船輸納顧直之事。　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各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船木筏之事。　天下堰總二十一，監官各一人。渡總六十五，監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當兼掌者。

此亦可補史志之闕。然其中又不云有溝河司及街道司，亦所不解。

十、司天監

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晝日。

案：會要司天監門引兩朝國史志，「晝日」作「晝日」（職官三一之三）。「晝日」者亦卽神宗史志「擇所用日」（見會要同門同葉）及宋史本志卷四太史局條「選所用日」之意，「晝」字誤。

禮生四人　曆生四人

案：會要司天監及太史局門（職官一八）兩引兩朝國史志，俱作「禮生五人曆生一人」，當無傳寫之譌，史志均作四人，誤。

卷　六

一、殿前司

殿前司　都指揮使　副都指揮使　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蕃衞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而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之上，後不復置。……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爲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敕史以上充。

案：會要殿前司門載：

兩朝國史志：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職官三二之一）

神宗正史職官志：殿前司，侍衞馬軍司，侍衞步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司各一人。以節度使爲都指揮使，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無定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通治，闕則互攝。掌禁衞軍之政令。隨其官名所隸而分領之。訓練宿衞戍守及軍事之賞罰，皆行以法而治其獄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兼統制四廂軍。（職官三二之三）

哲宗正史職官志：殿前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衞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職官三二之四）

史志「蕃衞」爲「番衞」之誤。「而有」爲「國初有」之誤。「敕史」爲「刺史」之誤。

諸班有都都虞候、指揮使、都軍使、都知、副都知、押班。

案：會要所引哲宗正史職官志爲：

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

通考五十八職官考十二殿前司條所載與哲宗史志同，史志云云有誤，當據此補

正。

紹聖三年詔殿前指揮使、金槍弩手班、龍旗直、所減人額及排定班分，並依元豐詔旨。

案：史志於此段前僅載元祐七年王巖叟奏請以姚麟升步軍副都指揮一事，其所謂元豐詔旨者實闕而未載。會要殿前司門所記元豐中事共四條，亦無與此相涉者，唯於紹聖三年則詳記其事云：

三年五月六日，詔殿前指揮使、金槍弩手班、龍旗直所減人額及排定班分並依元豐七年九月詔旨：殿前司指揮使、左右班槍手，可各以五人爲額，幷金槍留七十五人，弩手班、龍旗直各二十人外，餘悉改充弓箭手。仍以弩手班排稱東第四、龍旗直爲第五班，並候將來轉員後施行。（職官三二之六）

史志既不載原詔旨，復於此詔中節去其所舉述之各事，殊爲疏略。

初渡江草創，三衞之制未備，稍稍招集，塡制三帥。

案：「三衞」當從通考作「三衙」，「塡制」當從通考作「塡置」。

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舊制論之，軍職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制外，曰殿前副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所當法祖宗之舊，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要使宿衞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時不果行。

案：此卽通考殿前司條所附錄洪邁論三衙軍制將劄子之節文，然亦多譌誤。通考「或不常制」作「或不常置」，「若登第然」作「若登梯然」，「各置副都指揮使」作「各置都副指揮使。」又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七十一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名稱不正條云：

此洪邁在翰林日所上劄子也。殿前司，侍衞馬軍司，侍衞步軍司，當時謂之三衙。各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皆帥也，故有三帥。殿前、步軍二司題名，今不可考矣；馬軍司題名則景定建康志有之。考其所載，自建炎以後皆稱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至乾道九年始除趙樽都指揮使，淳熙二年除李川王明皆都虞候，三年除吳拱都指揮使，六年除馬定遠，七年除雷世

賢，皆都虞候，十二年世賢遷副都指揮使，紹熙元年除張師顏都虞候。是容齋之議固已見諸施行。開禧以後復有主管馬軍司公事之稱，間有除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是則史志謂「時不果行」，亦誤。

二、環衛官

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左右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武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屯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衛官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案：此所謂十六衛也。然查「左右衛官軍衛」一項名目，會要職官三三「六軍諸衛」門引哲宗史志作「左右領軍衛」，通考五八環衛官條同，史志誤也。

三、環衛官皇城司三衛官三條錯簡

環衛官……隆興中始命學士洪遵等討論典故，復置十六衛，號環衛官。其法：節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則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正任爲上將軍，遙郡爲大將軍。正親兄弟子孫試充。又詔祖宗諸后自明肅至欽慈諸后及后妃嬪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諸衛官以名銜聞。又詔三衛郎爲三衛侍郎。又詔博士並差文臣。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

皇城司……政和五年詔皇城司可剏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親從官舊有四指揮元額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人不除。批書印紙屬殿前司。是時帝諭宰

相，以爲如文臣館閣儲才之地。紹熙初嘗欲留闕以儲將才，循初意也。嘉泰中復申明隆興之詔，屏除貪得妄進，以重環尹之官。嘉定二年復以臣僚言，專以曾爲兵將其功績及名將子孫之有才略者充。通前後觀之，可以見環衞儲才之意。

三衞官…翊衞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爲等。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比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六年三月，應臣僚輒帶雇雇人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定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依闌入法。十一月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衞所。靖康元年詔應入皇城門依法服本色，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者並科罪。所隸官屬一：冰井務，掌藏冰以薦獻宗廟，供奉禁庭，及邦國之用，若賜予臣下則以法式頒之。中興初爲行營禁衞所，差主管官掌出入皇城宮殿門等敕號，察其假冒，車駕行幸則糾察導從。紹興元年改稱行在皇城司，提舉官一員，提點官二員，幹當官五員，以諸司副使、內侍都知，押班充。掌皇城宮殿門，給三色牌號，稽驗出入。凡親從親事官五指揮、入內院子、守闕入內院子，指揮總其名籍，均其勞役，察其功過而賞罰之。凡諸門必謹所守，灑潔齋肅，郊祀大禮則差撥隨從守衞，有宴設則守門約闌。每年春秋按賞親從逐指揮、親事官第一指揮、長行三色武藝、弓弩槍手。皇城周回或有墊陷，移文修整。嘉定間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乞專以知閤御帶兼領。仍立定親從員額，以革泛濫。』並從之。

案：武英殿本宋史於本卷之末附有校語云：

> 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臣開鼎按：本文上載靖康隆興諸詔，突接崇寧二句，文意不洽，疑有錯。
>
> 六年三月○臣開鼎按：本文未著年號，下文「十一月詔嘉王楷，」嘉王徽宗子，但政和宣和皆有六年，未知孰是。

是其認爲有問題者僅此兩事而已。實則環衞官條自「正親兄弟子孫試充」云云以下，皇城司條自「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云云以下，三衞官條自「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云云以下，各與其本段之上文不相銜接，知其相互間必有所錯亂。今檢朝野雜記甲集十有環衞官條，蓋卽合璧事類及通考諸書環衞官條之所從出，而史志此段則又刪修通考之文者。通考於「遙郡爲大將軍」

句下爲：

正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不除。上諭宰相，謂欲以此儲將才、重環衞，如文臣儲才於館閣也。

是知史志皇城司條內自「使爲將軍」至「可以見環衞儲才之意」一段，應移置環衞官條「遙郡爲大將軍」句下，與「正」字相接爲文。

又檢會要職官三四皇城司門載：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日詔皇城司親從每遇大禮及行幸出郊，幷在內諸門地分，今闕人守把，止差親事官充代窠役。可創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爲等，候來年八月，等揀招塡數足。其將校十節級、曹司、營門子等，幷應合行事件，並比親從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施行。（職官三四之三二）

六年三月三日皇城司奏：『臣僚將帶人從，依格各有定數。其輒帶外借人力，除宗室已立法外，在內供職臣僚亦合一體禁止。今後應臣僚輒帶借請或僦雇人力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破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自依攔入法。』從之。（職官三四之三三）

十一月九日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衞所，兼提舉內東門崇政殿等門（同上）

靖康元年三月十九日內降劄子：『應入皇城門之人，依法服本色，近來多有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許守門等地分合干人收領，送所屬科杖一百罪。諸官司每季具知委聞奏。仍報皇城司檢察。』詔依，每名立賞錢五十貫。（同上）

紹興元年二月三日，詔行宮禁衞所改爲行在皇城司稱呼，從幹辦皇城司馮益等請也。（職官三四之三四）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今隸於中者類多市井烏合，訓齊不素，全藉統攝得人，豈可輕授。自今乞專以知閤御帶兼領，不以畀資望輕淺者。儻更有躁進之

徒，僥躁干請，雖已頒成命，亦許輔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不容冒濫，務在必行。』從之。（職官三四之四二）

以上諸條所末涉及者唯所屬之冰井務耳，會要同門載熙寧中事有云：

六年十二月皇城司言：『奉旨爲「今年冰消溶過數，令候瓊林苑金明池收到，依去歲更於冰井務收三井。」本司看詳，乞就本苑更增收貯，不應兩興井窖，欲坼秒冰井務磚石，就營造供進。』詔依已降指揮收三井外，並從之。（職官三四之三一）

是冰井務之屬於皇城司爲無可疑。據此諸條云云，則史志三衙官條自「爲等」二字迄於「以革泛濫並從之」一段，應移置皇城司條「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句下。

又檢會要職官三三「三衙」門載：

崇寧四年二月十日中書省言：『…今殿庭設仗悉以禁族，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倣前世，擇賢德之後勳戚之裔以侍軒陛，庶幾先王宿衞之意。今倣古修立：三衞郎一員…。三衞郎直前文武各一員…。博士二員…。主簿一員…。親衞府郎十員…。勳衞府郎十員…。翊衞府郎二十員…。一、親衞官許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幷管軍正任觀察使以上子孫。一、勳衞官許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應大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一、翊衞官許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從之。（職官三三之一〇）

二十六日詔三衞郎爲三衞侍郎。

六月一日詔祖宗諸后及妃嬪之家具本宗堪充諸衞官以聞。

八月十六日詔三衞博士今後並差文臣。（以上並職官三三之一一）

據此則環衞官條內「親兄弟子孫試充」以下迄「崇寧五年五月罷」一段，應移置三衞官條，承「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諸語爲文（會要闕載崇寧五年罷三衞事）。其令三衞郎爲三衞侍郎諸詔，史志次第顛倒，亦應據會要改正。

三條文字經乙正之後應爲：

環衞官　…隆興中始命學士洪遵等討論典故，復置十六衞，號環衞官。其法：節

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衞上將軍，承宣使則領左右衞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正任爲上將軍，遙郡爲大將軍。正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人不除。批書印紙屬殿前司。是時帝諭宰相，以爲如文臣館閣儲才之地。紹熙初，嘗欲留闕以儲將才，循初意也。嘉泰中復申明隆興之詔，屏除貪得妄進，以重環衞之官。嘉定二年復以臣僚言，專以曾爲兵將具（原誤作其）功績及名將子孫之有才略者充。通前後觀之，可以見環衞儲才之意。

皇城司　…政和五年詔皇城司可剏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親從官舊有四指揮，元額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爲等。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比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六年三月，詔應臣僚輒帶雇人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破（原誤作「定」）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依闌入法。十一月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衞所。靖康元年詔應入皇城門依法服本色，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者並科罪。所隸官屬一：冰井務，掌藏冰以薦獻宗廟，供奉禁庭及邦國之用，若賜予臣下則以法式頒之。中興初爲行營禁衞所，差主管官，掌出入皇城宮殿門等敕號，察其假冒，車駕行幸則糾察導從。紹興元年改稱行在皇城司，提舉官一員，提點官二員，幹當官五員，以諸司使副，（原誤作「副使」，據會要皇城司門改）內侍都知押班充。掌皇城宮殿門，給三色牌號，稽驗出入。凡親從親事官五指揮，入內院子，守闕入內院子，指揮總其名籍、均其勞役、察其功過而賞罰之。凡諸門必謹所守，鑰潔齋肅，郊祀大禮則差撥隨從守衞，有宴設則守門約闌。每年春秋按賞親從逐指揮、親事官第一指揮、長行三色武藝、弓弩槍手。皇城周回或有墊陷，移文修整，嘉定間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乞專以知閤御帶兼領，仍立定親從員額，以革泛濫』。並從之。

三衞官　…翊衞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又詔三衞郎爲三衞侍郎。又詔祖宗諸后及后妃嬪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諸衞官以名銜聞。又詔博士並差文臣。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

又案：史志本卷卷首所列目次中無「三衞官」名目，應補。

四、皇城司

幹當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衞之事，宮門啓閉之節，皆隸焉。每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啓閉之。總親從親事官名籍，辨其宿衞之地以均其番直。人物僞冒不應法，則譏察以聞。凡臣僚朝覲，上下馬有定所。自宰相親王以下所帶人從有定數。揭牓以止其喧鬨。

案：此所述皇城司之職掌等事與會要及合璧事類通考諸書俱不同。本條下文於南渡後行在皇城司之職掌既另有敍述，則此處當專指北宋而言，然據會要皇城司門所載：

> 皇城司在左承天門內北廊，本名武德司，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改今名。掌皇城管籥木契、親從親事官名籍、及命婦朝會、頒冰、供內取索物、及入內尼院齋料、國忌齋醮之事。以諸司使、副使、內侍都知押班三人勾當。後或增，差踰舊員。（職官三四之一五）
>
> 兩朝國史志：皇城司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管籥木契、親從親事官之名籍、及命婦朝會、伏日頒冰、內中須索、內侍齋料、幷國忌修齋設醮之事皆總焉。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後行六人，契勘官二人。神宗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三四之一五）

據知北宋一代皇城司之職守幷無所變更，而史志所載獨異，不知所據爲何。其改「勾當官」爲「幹當官」，以定額三人爲七人，則顯屬不合。

又案：據咸淳臨安志十四皇城司門所載：親從官任大內諸門諸殿宿衞之事，親事官任皇城內巡鋪守把及景靈宮等處宿衞。

五、客省引進使

大觀元年詔客省、四方館、不隸臺察。政和二年改定武選新階，乃詔客省、四方館、引進司、東西上閤門、所掌職務格法，並令尚書省具上。又詔高麗已稱國信，改隸客省。靖康元年詔客省引進司、四方館、西上閤門、爲殿庭應奉，與東上閤門

一同隸中書省，不隸臺察。

案：徽宗大觀元年及欽宗靖康元年兩詔客省引進等司不隸臺察，是必中間曾有改隸臺察之事而史志失載也。會要四方館門載：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詔客省引進司、四方館、西上閤門、爲殿庭應奉，與東上閤門事體一同，可依祖宗法隸中書省，其隸臺察指揮更不施行。

據末句知改隸臺察事當卽在靖康元年，而實幷未及施行，故其原降指揮，會要亦未收載。

六、東西上閤門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閤門之職，祖宗所重，宣贊不過三五人。熙寧間通事舍人十三員，祗候六人，當時議者猶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祗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職者二百三員，由宦侍恩倖以求財。朱勔父子交買尤多，富商豪子往往得之。眞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補閤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不許。神宗卽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爲閤門祗候，司馬光言「此祖宗以蓄養賢才，在文武爲館職」。其重如此，今豈可賣以求財？乞賜裁省。』故有是詔。

案：此段注文與通考所載全同。「交買」當從通考作「交賣」，「在文武」當從通考作「在文臣」。又，「祗候六人」通考原作「祗候、看班祗候、六人」，查會要四方館門引神宗史志云：

閤門掌朝會供奉贊相之事。使、副使、承旨稟命，舍人宣辭令，祗候分佐舍人。…而閤門復增看班祗候六人。（職官三五之三）

史志本條內述東西上閤門之組織亦云：

東上閤門、西上閤門、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贊舍人十人，祗候十有二人，…增置看班祗候六人。

長編於熙寧四年秋七月甲辰亦記添置省班祗候六人之事，是則胡舜陟奏疏所載熙寧中閤門人員數目，於「看班祗候六人」句上必爲「祗候十二人」之句，通考云云，蓋偶脫「十有二人」諸字，史志不知檢照補苴，乃逕將「看班祗候」四字刪去，非是。

又詳轉對如職事官。

案：「詳」當從通考作「許」。

慶元初申嚴閤門長官選擇其屬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預召試。

案：此亦抄自通考而沿其誤者。查會要閤門通事舍人門載：

嘉泰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今後召試閤門舍人，必擇右科前名之士，及照已降指揮，履歷考任應格，方許與郡』。先是，淳熙四年三月詔：『閤門舍人依祕省丞例，理親民資序後供職實歷二年，乞補外與知州差遣』。至是臣僚繳奏閤門舍人戴炬潘樓不顧格法僥求郡寄，復有是命。（職官三四之一〇）

是申嚴之令在嘉泰初，非慶元初也。

七、帶御器械

乾道以來詔立班樞密院檢詳之上。

案：此亦沿襲通考之誤。會要帶御器械門載：

乾道六年九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已降指揮，帶御器械立班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其雜壓敍位亦合一體。

十月五日詔帶御器械雜壓敍位依近降指揮，令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遇合班處依閤門元降指揮立班。（職官三四之一二）

是乾道所定之法，乃令帶御器械立班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非在其上也。

八、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拱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

案：「拱」當從通考作「供」。

內侍省…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二百八十人爲定員。

案：「二百八十人」通考原作「一百八十人」。會要內侍省門亦云：『自供奉官至黃門一百八十人爲定員』，（職官三六之一）史志誤。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案：「以入內內侍省充」句，應作「以入內內侍充」，此亦沿通考之失。

又案：此處所載御藥院之職掌，與本志卷四殿中省所屬官司中之御藥院條相同而較略，亦爲間接出自兩朝史志者，非神宗釐正官制後之制度也。會要御藥院門引神宗史志云：

>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制藥以進御及供禁中之用。凡藥嘗而後進。有奏方書則集國醫按驗以聞。饋進膳羞、祭祀、朝會、燕饗、行幸，則扶侍左右。廷試進士則主行其禁令，封印卷首而給納之。歲時酌獻陵園，春夏頒中外藥，及元日生辰致契丹國禮幣，則前期爲之辦具。宮省慶賜亦如之。凡五年進一官。分案三，設吏八。

此中所載御藥院典掌諸事，實遠較兩朝史志爲廣泛，當參取增補。並應卽將卷四之一條刪併於本條之內，說見該卷該條下。

又案：以御藥院而兼掌禮文貢舉諸事，其事亦極不可解。程大昌考古編卷七御藥院掌禮文條云：

> 御藥院本以按驗祕方合和御藥爲職，今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爲邇英延義二閣，閣講諷之所也。殿西北卽後苑，苑有太淸樓龍圖閣所傳書籍』。以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內侍掌之耶？

程氏云云，亦終爲一懸擬之說，未知其果與事實相符否也。

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

案「省」字衍文。

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

案：此段亦出通考，而通考則輾轉本於兩朝史志者。然當北宋之末，女眞已代契丹而起，洎夫南宋之末，則又有代女眞而興之蒙古，其主管使介交聘之事者，仍此國信所也。會要內侍省門管勾往來國信所條下有云：

主管官二員，以內侍充。……掌行大金賀生辰正旦使人到闕應干合排辦事件，及遣發奉使大金賀生辰正旦行遣事務，諸官司投下到文字，發放行遣架閣庫案牘並日常書寫文字。（職官三六之三二）

文中已易管勾官之名稱爲主管官，知爲南宋所立定者。史志所敍僅及契丹，殊爲未合。又南渡後以避高宗嫌名改管勾往來國信所爲主管往來國信所，史亦失載。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四人，以入內內侍充。

案：「勾當」下當從通考補「官」字。

又案：史志本卷卷首所列目次中無「入內內侍省」名目，應補。

九、開封府

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

案：南渡後開封府已非宋有，故開封府所屬官員名稱之有「勾當」字樣者，均不應追改。「幹當官」應依會要作「勾當官」或「勾當使臣」。

十、節度使

宣和末　節度使五六十人，議者以爲濫。

案：「五六十人」通考原作「至六十人」。查通考云云，出於朝野雜記甲集十二文臣節度使條，原亦作「至六十人」。雜記於「議者以爲濫」句有下附注云：

親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宰執二人，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澤七人。

合之恰爲六十人。此項附注史志亦由通考轉引，數亦無誤。知「五」字爲「至」字之譌。

中興，諸州升改節政鎭者凡十有二。是時諸將勳名有兼兩鎭三鎭者，實爲希闊之典，

案：「節政鎭」當從通考作「節鎭」。「諸將勳名」下當從通考補「鼎盛」二字。

宋朝元臣拜兩鎮節度使者才三人：韓琦、文彥博、中興後呂頤浩是也，三公卒辭之。而諸大將若韓、張、呂、岳、楊、劉、之流，率至兩鎮節度使，其後加至三鎮者三人：韓世忠鎮南、武安、寧國、張俊靜江、寧武、靜海，劉錡護國、寧武、保靜。

案：此段爲「希闊之典」句下所附夾注，亦全出通考而稍有改易。通考則出於朝野雜記甲集十二兩鎮三鎮節度使條。雜記於韓文呂三人皆稱其封號而曰韓魏公文潞公呂誠公，蓋對本朝故老示其崇敬之意，其下亦遂承以「三公卒辭之」句，通考於此均因仍未改。史志改稱其名，易代修史，例自應爾，然其下「三公卒辭之」句仍承而用之，則失於審正。然此猶未至於誤也。其下「諸大將若張、韓、呂、岳、楊、劉之流」句，「呂」字雜記及通考俱作「吳」，謂吳玠曾以仙人關敗敵之功，於紹興四年秋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也，若作「呂」則何人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七十一以爲指呂文德言，並謂其次第當在「楊劉」之下，查呂文德以抗蒙古復瀘州之功，於度宗時確曾兼領寧武保康兩鎮節度使，然呂氏旋復爲蒙古所賺而疽發背死，姑不論其功業與韓張劉岳大不侔，其年代亦且遠在李心傳著書之後。又況宋史並呂氏之傳而無之，安得於此廁其名於諸大將之間哉？則「呂」字明誤。然僅此一字之譌，其責或猶在校刊之人而無與於史臣事也。至兼領三鎮之人，雜記亦均稱其封號曰韓靳王張循王劉安城王，通考亦皆承用未改（但均省去「王」字而作韓靳張循劉安城，似欠妥），史志改用其名，亦自甚是，然「安城王」者劉光世卒後乾道八年所追贈之封號也，若劉錡則不唯未曾兼領三節鎮，且並未曾兼領兩節鎮，生前身後亦俱未得王封，史志乃易「劉安城王」爲劉琦，殊爲疏謬。

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呂頤浩張俊虞允文皆以勳，史浩以舊，趙雄葛邲以恩。）

案：此亦原出雜記文臣節度使條，史志則由通考轉引者，於夾注中所舉各人亦俱改去其封號而直稱其名，然雜記之夾注原作：

呂忠穆張忠獻虞忠肅皆以勳，史會稽王以舊，趙衞公葛文定以恩。

「忠獻」爲張浚之謚，作「張俊」誤。

卷　七

一、大都督府

南渡後以見任宰相充都督。次有同都督、有督視軍馬、多執政爲之。……掌總諸路軍馬，督護諸，將非舊制比也。初，紹興二年呂頤浩首以左僕射出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置司鎮江，其後趙鼎張浚湯思退皆以宰相兼之。頤浩還朝，孟庾始以參知政事爲權同都督代，後落「權」字。

案：呂頤浩之爲都督事在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戊子，及六月甲寅被召還朝，至八月壬辰卽以孟庾兼權同都督代之。趙鼎張浚之兼都督則在紹興四年及五年，湯思退之兼都督更遠在孝宗隆興中，此在繫年要錄及宋史高宗孝宗紀中均歷歷可考，今乃將趙張湯三人事夾敍於呂頤浩還朝孟庾爲代之前，殊爲顚舛。

未幾，浚獨被旨江上視師，置都督行府，行移文字並依三省體式。其召赴行在，以其事分隸三省樞密院。

案：繫年要錄卷一一四載：

〔紹興七年九月〕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通考職官考十三都督門亦云：

〔紹興〕七年將罷浚，先廢都督府。

是知此次之廢都督府乃因張浚罷相之故，史志謂因浚之召赴行在，誤也。

思退初以左相出都督時，楊存中卽以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同都督。思退不行，就以楊存中充都督。非宰執而爲都督自存中始。三十一年葉義問以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明年汪澈以參知政事湖北京西路都督視軍馬。教政爲督視於是見焉。

案：湯思退於隆興二年九月特授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見會要職官三九都督府門，其後開府數月而始終未出都門，若云「思退初以左相出都督時」，則似曾一度成行矣。又朝野雜記督視軍馬條云：

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葉審言始以知樞密院事爲之，朝議以審言

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既爲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澈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焉。

通考亦採此條入都督門，蓋非此不足以見督視軍馬設置之由。史志置此不取，乃於汪澈督視湖北京西軍馬事下謂「執政爲督視於是見焉」，似欠明晰。又汪澈爲督視句中衍「都」字。

二、制置使

呂頤浩帥湖，皆領制置大使。

案：此爲「加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句下之夾注，「湖」字下當脫「南」字。

頤浩於紹興六年任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見繫年要錄。

胡舜陟除沿江都制置使，王義叔副使。趙鼎爲江西制置大使，岳飛爲制置使，每事會議，或急速則施行許報大使照應。

案：此爲「或置副使以貳之」句下夾注。檢會要職官四制置使門及繫年要錄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之記事，其沿江制置副使俱作王義叔，史志「義」字誤。又會要及要錄於紹興三年九月趙鼎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岳飛除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後，均載樞密院所上措置事件，其一條云：

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岳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趙鼎照應。

是則史志「施行許」爲「施行訖」之誤也。

議者以守臣既帶安撫，又兼制置，及許便宜，權之要重，議於朝廷。

『議於』當從會要作『擬於』（職官四〇之二）

三、宣諭使

宣諭使掌宣諭德意，不預他事，歸卽結罷。紹興元年詔祕書少監傅崧卿充淮南東路宣諭使，此其始也。

案：此段全出通考，而通考原實有誤。查繫年要錄五十紹興元年十二月載：

己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尚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

，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又卷五十二紹興二年三月載：

甲寅，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還，入見。

是傅氏名崧卿，作崧年誤。

又查通考宣諭使條文字，大段採自朝野雜記甲集十一之宣諭使條，然雜記該條起首卽云：

宣諭使舊有之，以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

會要宣諭使門亦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任執政例施行，不得辭避。（職官四一之一）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詔种師道爲河北宣諭使（職官四一之一）

是當北宋時已有此使名，謂紹興元年爲始，誤也。又『不預他事』當從雜記作「不預軍事」。

開熙間薛叔似鄧友龍吳獵皆因饑荒盜賊及平逆亂後，往敷德意。

案「開熙」當作「開禧」。

四、宣撫使

宣撫使不常置，掌宣布威靈，撫緩邊境，及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以二府大臣充。治平末命同簽書樞密院郭逵宣撫陝西。

案朝野雜記甲集十一宣撫使條首云：

宣撫使祖宗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爲宣撫使，武臣爲宣撫自此始。

會要宣撫使門亦首載：

咸平三年六月詔曰：『兵威未戢，邊候多虞，王師効攻守之勞，邑民苦餽餉之役，每念及此，予懷惻然。臨遣大臣，特加軫問，宜令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河東沿邊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按巡郡國，存問

官吏將校僧道耆老百姓等，式宣寬大之恩，副茲憯怛之意』。眞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職官四一之一八）

是不唯宣撫使之設不始於英宗之時，其職任亦前後有異：當眞宗遣向敏中等人時，乃所以存問各地被兵之士庶，所謂「宣佈威靈撫綏邊境」是也。及仁宗慶曆中先後命范仲淹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則以總攝對西夏軍事；命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則以經制保州叛變；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則以討平貝州軍賊；其職任乃始變爲「統讖將帥督視軍旅之事」。及皇祐四年狄靑充荆湖北路宣撫使，更爲專任經制征討廣南賊儂智高諸項軍事者。武臣而爲宣撫使亦自此爲始。凡此皆宣撫使設置後之重要故實及沿革，史志乃一切略去而逕從郭逵敍起，非是。

紹興元年詔以淮南守臣多闕，百姓未能復業，分命呂頤浩朱勝非劉光世皆以安撫大使兼宣撫使。武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實自光世始。二年李光又以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自是韓世忠張浚吳玠岳飛吳璘皆以武臣充使。王似亦以從官由副使而升正使焉。

案：朝野雜起宣撫使條有云：

> 紹興元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二年李泰發以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吳璘六人，文官止李泰發王伯召二人，蓋重之也。

史志云云，蓋亦間接本諸此段者，則其「李光爲壽春等州宣撫使」句下亦應有「文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實自光始」一句，文義方完，

又「張浚」當作「張俊」。

五、宣撫副使

宣撫副使不常置，掌二使事。宣和末王師伐燕，命少保蔡攸充。靖康初會兵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韐爲之。

案：據前條所引會要宣撫使門所載，咸平三年以馮拯陳堯叟充河北河東沿邊宣撫副使，又載仁宗慶曆二年以翰林學士丁度充河東路宣撫副使，三年以知制誥

田況爲陝西宣撫使，八年以明鎬爲河北宣撫副使，是宣撫副使之置亦不以宣和末蔡攸爲始。

又「二」當作「貳」。

六、總　領

其官屬有幹辦公事，準備差使。

案：會要總領所門載：

其官屬有幹辦公事，準備差遣。（職官四一之四四）

乾道元年十月十五日詔許〔江西京西湖北總領所〕復置幹辦公事准備差遣各一員。（職官四一之五二）

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戶部郎中四川總領查籥言：『本所屬官元差置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各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昨準指揮裁減主管文字一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今欲於元裁減屬官三員內復置一員…』從之。（職官四一之五四）

是在四川總領所中準備差遣與準備差使二者並置，其餘諸所則但置「差遣」一員，史志作『差使』，誤。（準備差遣爲文職，準備差使爲武職）。

四川有分差糧料院，…撥發船運官。

案：「船運」當從合璧事類後集六七總領屬官條所引中興會要作「般運」。

紹熙二年以淮西總領所言，定知州通判展減磨勘法：十分欠二展二年，數足減二年。

案會要總領所門載：

〔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言：『新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呂擢奏：逐路州軍應有總領所錢米去處，欲乞量立殿最之法，許從本所檢察按治。本部看詳欲令諸路總領所於歲終將所管州軍每州合發本所錢物十分爲率，若拖欠及二分，知通各減二年磨勘；或欠數太多，取旨；如了辦數足，各與減二年磨勘』。從之。（職官四一之五五）

〔紹熙〕三年七月十二日淮西總領所申：『乾道四年淮東總領乞將逐路州軍應

有總領所錢米去處量立殿最之法，本所檢察按治。刑部大理寺看詳，欲令諸路總領所於歲終將所管州軍每月合發本所錢物十分爲率，共拖欠二分，知通各展二年磨勘；或欠數太多，重作施行；如了辦數足，各與減二年磨勘。已得旨依。淮東至今遵奉，每年各有賞罰。獨本所因循弛慢，今欲至歲終檢舉施行』。從之。（職官四一之六三）

是總領所檢察州軍守臣之法，在乾道中已經淮東總領所之奏請而施行矣，非紹熙中方定也。其淮西總領所之申奏，僅欲依照淮東之例而行之耳。且其事乃紹熙三年，史志作「二年」亦誤。

七、經略安撫使

經略安撫司，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祕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具奏。卽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在綏御戎夷，則爲經略安撫使，兼都總管以統制軍旅。有屬官典領要密文書，奏達機事。河北及近地則使事止於安撫而已。

案：會要、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其經略使與安撫使均各作獨立之一門。查宋代各路帥臣有但兼經略使者，有但兼安撫使者，而經略使與安撫使之職守實不盡同，故亦間有兼經略安撫兩項使名者，然終以但兼一項者爲常。史志合二者而綜述於一條之內，實有未當。上段所載，起「以直祕閣以上充」，迄「則爲經略安撫使」句，卽爲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所載經略使之職掌，乃據續會要及四朝史志參修者（考索及合璧事類均明載其出處）。其安撫使之職守，據合璧事類所載爲：

凡諸路安撫，逐州知州兼，以直祕閣以上充。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宄，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稟奏。卽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係邊任則綏御夷狄，撫寧疆圉。若甲兵屯戍芻粟餽運則視其緩急盈虛而移用之。掌凡戰守之事並（會要續會要）。

山堂考索及通考並與此同。若必綜述二者爲一，亦應採取此段所載爲經略使職權所不賅之諸事，如察治奸宄撫寧疆圉等，參修於文內方可，而史志乃止謂「河北及近地則使事止於安撫」，亦極不合。又「具奏」爲「稟奏」之誤。

其屬有幹當公事，主管機宜文字。……元豐四年詔罷經略安撫司幹當官。

案：「幹當」當作「勾當」，「主管」當作「管勾」。（參會要本門）

元祐元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自元豐四年後應緣軍興添置官屬並罷。

案：史志所敍有關經略安撫司之事實卽以此事爲始。然經略使及安撫使或經略安撫使之設置，實不以元祐爲始，亦非始於元豐四年，合璧事類後集（六九）監司門經略使及安撫使二條內均詳載其始末（通考同），應參取修入。

〔崇寧〕五年詔河東同管幹沿邊安撫司公事，許歲赴闕奏事一次。

案自此事以下，迄於本條之末，所載皆關於安撫使事，與經略使無涉，應劃歸安撫使專條內。又「管幹」當作「管勾」。

中興以後，職名稍高者出守皆可兼使。如係二品以上卽稱安撫大使。廣東西荆南襄陽仍舊制加「經略」二字。……

惟廣南東西兩路則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司各帶經略安撫使。後罷，惟二廣如故。

案：上兩段所述爲同一事實，而又同在一條之內，實嫌重複。其故蓋因所據之底本必亦將經略使與安撫使分別敍述，每條之末均載「以經略而兼安撫」或「以安撫而兼經略」之事，史志於刪併之時失於審察，遂卽於一條內兩見其事矣。又所謂「後罷，惟二廣如故」，所罷者亦唯經略使名，其安撫使則襄陽湖北守臣依舊兼帶。史志云云亦欠晰。

又案：合璧事類經略使條亦載紹興五年詔襄陽及湖北守臣兼經略安撫使事，然檢會要所載：

〔紹興〕六年五月十二日詔襄陽府係上流重地，密鄰僞境，依陝西五路例許帶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職官四一之一〇八）

六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湖北帥司已移還荆南舊治，與襄陽事體一同』。詔王庶許依襄陽府例帶經略安撫使。（同上）。

繫年要錄亦於紹興六年載：

五月己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卷一百一)

六月甲辰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卷一百二)

是兩地守臣之兼帶經略與安撫兩使名，乃紹興六年事，各書以及史志均相互蹈襲而作「五年」，實誤。

八、走馬承受

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

案：會要走馬承受公事門載：

崇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詔成都府利州路瀘南路各添差內臣一員爲走馬承受。(職官四一之一二五)

〔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詔諸路走馬二員處，人給朱記一枚，令禮部鑄造頒付。(同上)

〔政和〕三年七月十四日樞密院言：『勘會走馬承受自來獨員及雙員處，一員入奏或差出隨軍之類，其在本路人遇非次替移，從來並未有交割所管印記案牘人吏，與是何官司收管條約，欲乞立法。』從之。(職官四一之一二八)

徐度卻掃編卷中亦有云：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一宦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他無所預。……

是則諸路走馬承受絕非以一員爲限，史志云云，誤也。又走馬承受之全名爲「走馬承受公事」，史志中乃始終不見「公事」二字，非是。

九、發運使

及專舉刺官吏之事。

案：會要發運使門載：

〔熙寧〕八年九月中書門下言：『欲乞發運使副除所管錢物斛斗就賤處入買，

貴處糶賣，或就近便計置點檢綱運鹽礬事，及諸官吏因本司事有違法者許糾舉外，其餘事並不得管勾。……』從之。（職官四二之二二）

是發運使僅能糾舉諸官吏違誤發運司公事各事件，非泛指一切違失也。史志云云欠晰。

發運使實總六路之出入。

案據會要及宋史食貨志均輸門所載制置三司條例司申請之文，皆作「實總六路之賦入」，「出」字誤。

又案：發運使設置於何時，史志闕而未載，合璧事類謂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事，查會要發運使門載：

太祖乾德二年二月以吏部郎何幼冲充京畿東西水陸發運使。（職官四二之一五）

是則合璧事類之說亦未然也。

十、都轉運使

熙寧初詔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漕臣許乘傳起闕。

案「起闕」當爲「赴闕」之誤。

十一、招討使

招討使掌收招討殺盜賊之事，不常置。建炎四年以檢校少保定江招慶軍節度使張俊充江南路招討使。

案：此條全用通考之文而亦沿其誤。查會要招討使門載：

熙寧八年命知延州天章閣待制吏部員外郎趙卨爲安南道馬步軍行營招討使。（職官四二之六四）

宋史神宗紀亦云：

〔熙寧八年〕十二月辛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

是則招討使之設乃始於熙寧中，非建炎四年也。（朝野雜記謂始於熙寧間命郭

達招討李乾德事，其事猶在趙卨爲招討使之次年。）

又查宋史張俊傳云：

〔建炎四年六月〕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

「昭慶」史志作「招慶」，誤。蓋通考先以傳刻而誤，而史志又蹈襲之也。昭慶爲湖州軍額，見宋史地理志。（合璧事類後集卷六五帥閫門宣撫使條下附「招討使」之目而於其沿革及事實一字未載。）

十二、撫諭使

傅崧卿以吏部侍郎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

案：此條亦全抄通考撫諭使條，而通考則又大體出於朝野雜記者。雜記甲集（十一）撫諭使條云：

撫諭使，建炎元年以路公弼耿伯順爲京城撫諭使副，始建使名。……紹興元年以吏部侍郎傅崧卿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後不復置。

查繫年要錄紹興元年所載唯傅崧卿宣諭淮東一事，已見前引。雜記乃謂爲「撫諭使」非「宣諭使」，李氏實自相牴牾。其所以牴牾之故，蓋亦有由，會要於宣諭使門既已載傅氏出使之事，而於撫諭使門又載其出使之詔云：

〔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差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充淮東宣諭使，賜淮東州縣撫諭詔曰：『……比年寇盜相仍，亦唯爾淮甸之間被禍尤酷，蓋十百有一僅獲生存，而又漂蕩零丁，顚頓困苦，日不堪命，朕甚愍之。是宜刻革蠹弊，振拔覊菑，以加惠一方，俾獲蘇息。就委傅崧卿採訪民間利病，條具來上，卽議罷行。所有人民見今歸業，而官吏多闕，撫存未至，種糧全乏，耕作無資，仰傅崧卿與營田等司及州縣長吏多方措置，期稱朕意。……』

使名「宣諭」，詔曰「撫諭」，雜記遂乃以詔名而誤使名。然此雖與繫年要錄稍違而雜記本身則於宣諭使條之內並未另記傅氏出使之事。通考則於宣諭使條

既誤傅氏之名爲崧年，於撫諭使條復記傅崧卿事，史志不察，遂全沿其誤。

十三、鎭撫使

時劇盜李成在舒蘄，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揚州，許慶在高郵，皆卽以爲鎭撫使。

案：此條亦均照錄通考之文。通考則引錄朝野雜記甲集（十一）鎭撫使條而稍有增删者。高郵劇盜雜記原作「薛慶」，繫年要錄建炎四年五月乙丑及會要鎭撫使門所載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之詔命（職官四二之七五）亦俱作「薛慶」。通考以薛許音近而致誤薛爲許，史志亦遂以訛傳訛矣。

十四、提舉常平司　茶鹽司

亦視其執役之重輕雖易以爲之等，

案：「雖易」當爲「難易」之誤。

凡官田產及坊場河渡之入，按額拘納。

案：「凡官」當作「凡係官」。

所掌特義倉水利設法振濟之事。

案據朝野雜記甲集（十一）提舉常平茶鹽條，「設法」當作「役法」。

十五、都大提舉茶馬司

舊制於原渭德順三郡市馬。熙寧七年初復熙河，經略使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其所耆唯茶，而乏茶與之爲市，請趣賣茶司買之』。乃命三司幹當公事李杞運蜀茶至熙河，置賣馬場六，而原渭德順更不買馬。

案：此爲「以詔賞罰」句下之夾注。通考亦載之，而字句與此少異。然「所耆」作「所嗜」，「幹當」作「勾當」，「賣馬場」，作「買馬場」，均可正史志之誤。又「賣茶司」通考作「茶馬」，檢長編二五四載：

〔熙寧七年六月〕辛卯熙河路經略使王韶言：『奉詔募買蕃馬，今黑城夷人頗以良馬至邊，乞指揮買茶司速應副』。從之。

會要提舉茶馬司門所載與此全同（職官四三之四七），則通考作「茶馬」非是（時茶司馬司猶未併合），史志作「賣茶司」亦誤，

嘉定三年以所發綱馬不及格式，詔茶馬官各差一員，遂分爲兩司。（文臣成都，主茶；武臣興元，主馬。）

案：此事爲輯本會要所闕，通考亦不載。檢朝野雜記乙集（十四）川秦茶馬二司分合條云：

川秦摧牧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摧茶，秦司買馬，川司摧茶，川司買馬，）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爲使，乃奏合四司爲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時胡直閣大成爲茶馬司，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益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之積弊，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尹。』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爲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祕閣和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

此與史志云云必卽一事，然則其事乃在嘉泰三年，史志作「嘉定」，誤也。

十六、提舉坑冶司

舊制一員，元豐初以其通領九路，歲不能周歷所部，始增爲二員，分置兩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福建等路，在虔者領江西湖廣等路。至元祐復併爲一員。紹興五年以責任不專，職任廢弛，詔將饒州司官吏除留屬官一員外並減罷，併歸虔州司。

案：既云「至元祐復併爲一員」矣，何得至紹興五年又以職責不專而有再度併合之事耶？則其間必又有分置兩司之時而史志失載也。會要坑冶司門載：

紹興二年七月二十日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仍乞置虔州提點司，准備差使五員，主管幹運，許本司踏逐校尉以上有物力諳練錢穀士人充選。……』從之。

通考都大坑冶條亦云：

紹興二年置虔州提點司，從提點王喚之請也。

是則雖未恢復元豐初年兩員之制，而虔州司又重行添置，故至紹興五年又將饒州司事務併歸虔州司也。

或病其事權太重，省併歸逐路轉運司措置，仍置提領諸路鑄錢一員於行在，以侍從官充。自此或復或罷不一。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

案：罷都大坑冶而併其事於逐路轉運司，事在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乃出於尚書省之奏請；其由朝廷選差侍從或卿監一員兼領並於行在置司，則在翌年八月。各事並見會要、繫年要錄及通考。自置司行在後至孝宗乾道六年，據會要及繫年要錄所載，其間唯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左司諫何溥奏請依舊置司饒州，後詔給舍合議，七月十八日中書舍人洪遵等乃上鑄錢司議，亦主何溥之說，遂於是年復置，迄於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爲止，中間未曾更有廢罷及復置之事，史志謂「自此或罷或復不一」，蓋甚不然。

淳熙二年併贛歸饒，復加「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

案：會要坑冶司門載：

〔淳熙〕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可依景祐元年故事，銜內帶「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職官四三之一七五）

是提點坑冶銜內之復加「都大」二字，其事猶在「併贛歸饒」後三年，非同爲淳熙二年事也。

其屬有幹辦公事二員，檢踏官六員，稱銅官催綱官各一員。

案：據會要坑冶司門所載，坑冶司前後所置屬官員額大不一致，即如檢踏官數目，多時乃至九員，少時則僅一二人，史志所載額數，並非定制。

十七、提舉市舶司

掌蕃貨船舶征搉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元祐初，詔福建路於泉州置司。大觀元年復置浙廣福建三路市舶提舉官。

案：劈頭自元祐初設置泉州市舶司敍起，一似此卽事始者然，非是。檢會要市舶司門載：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初於廣州置司。……又於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於明州定海縣，命監察御史張肅主之。明年肅上言非便，復於杭州置司。咸平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聽蕃客從便。（職官四四之一）

太祖開寶四年六月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充市舶使，以駕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謝處玭兼市舶判官。（同上）

據知泉州之置司，於北宋所置各地市舶之中爲時幾爲最後。（泉州置司在元祐二年十月六日，元祐三年三月十八日密州板橋鎮亦置司，見會要職官四四之八。）會要又載：

大觀元年三月十七日詔廣南福建兩浙市舶依舊復置提舉官。（職官四四之九）

而於前此市舶提舉官之初置及廢罷則失載，然此當爲輯本之漏脫，而史志亦略不敍及之，乃反無端敍入復置一事，亦極疏漏。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市舶乃分建於五所。』乾道初，臣僚又言兩浙提舉市舶一司抽解搔擾之弊，且言『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冗蠹可罷。』從之。

案以上諸事會要所載均甚詳，通考則僅附注於提舉市舶條之末。今就史志所節臣僚奏言觀之，則必自通考轉引者爲無疑。紹興二十九年上言之人，會要及通考俱指明爲張闡，而通考僅就張氏奏疏中節錄其兩句，意義極欠分曉，史志乃亦襲而用之，以證明其時對兩浙市舶已有廢罷之意，而不知張氏用意原不在此，且卽此二語並不足以見兩浙市舶之應行廢罷也。會要市舶司門載：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日，……御史臺檢法官張闡言：『比者叨領舶司，僅及二載，竊嘗求其利害之灼然者，無若法令之未修。何者？福建廣南各置

務於一州，兩淛市舶務乃分建於五所，三路市舶相去各數千里，初無一定之法：或本於一司之申請而他司有不及知；或出於一時之建明而異時有不可用……若此之類，不可概舉。故官吏無所遵守，商賈莫知適從。姦吏舞文，遠人被害，其爲患深。欲望有司取前後累降指揮及三路節次申請，釐析刪修，著爲一司條制。』（職官四四之二六）

是其用意僅欲修定通行於三路市舶司之條例，非謂兩浙市舶分建五地卽應廢罷。至乾道初年之終於廢罷，亦止以其抽解搔擾，旣與分設無干，與張氏此議更無干也。

十八、提舉學事司至提舉弓箭手

提舉學事司　提舉制置解鹽司　經制邊防財用司　提舉保甲司　提舉三白渠公事　撥發司　輦運司　提舉弓箭手

案以上各條與通考職官考（十六）所載各條文字全同，唯提舉學事司條後史志有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鎭公事一條，爲通考所無。

十九、提舉兵馬　提轄兵甲

提舉兵馬，提轄兵甲，皆守臣兼之。掌按練軍旅，督捕盜賊，以淸境內。凡諸營之名籍，較其壯怯而賞罰之。

案：此段當爲「提舉兵馬，提轄兵甲」專條，史志與經制邊防財用司條末之「元祐初罷，崇寧中復置」二句相連爲文，非是。

二十、府州軍監

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軍監亦如之。

案：合璧事類及通考俱無此句，然上文旣有「分命朝臣」云云及「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等語，實不須更增此一句也。

掌總理軍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

以時宣讀而班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振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

案：合璧事類於「稱判」之下卽載此段，於「無使失所」下注「四朝國史」四字。通考轉錄而削去其所注出典，史志又自通考轉錄之。「歲時勸課」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歲時勸課」。

附　記

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載有哲宗史志之文，與四朝史志多有異同，茲臚例於下：

哲宗正史職官志（見會要職官四七之一二）	四朝國史志（見合璧事類後集七三守臣門）
一、掌總領郡務，宣布詔條，以教化導民善，而以刑罰糾其姦慝。	一、掌總理郡政，宣布教條，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
二、其戶口賦役錢穀獄訟聽斷之事，率舉以法。	二、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
三、兵民之政皆總焉，屬縣令丞所不能決者總而治之。又不能決則稟於所隸監司及申省部。	三、兵民之政皆總焉。
四、凡法令條制，先詳意義注於籍而行下所屬。	四、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
五、若疲軟懈怠或冒法，則隨職事舉劾。	五、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
六、安集流亡。凡郡邑祥瑞及民有孝義可稱者，據事實以聞。	六、安集流亡，無使失所。

其餘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洞都巡檢。餘州軍則別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案：合璧事類原載此段於守臣門之武守條內，通考移入太守條內而史志因之。然合璧事類及通考於「鈐轄巡檢」下有「都監」二字，於「餘州軍」下有「則否」二字。合璧事類之文卽以「則否」二字爲止。其「地望高下」云云句，則

爲通考所獨有。然通考於「則別」二字上猶有「其屬官有無及員數多寡」十字。凡此皆史志所誤脫，當據補。

建炎初，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司外，舊差文臣去處許通差武臣一次。

案「帥司」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帥臣」。

又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鈐轄，

案：「又」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後詔」。

〔紹興〕五年帝以守令皆帶勸農公事，多不奉職，自今有治效顯著者，可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特加擢用。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初除授見闕及自外罷任赴闕，並令引見上殿。

案：從官知郡特許不避本貫事，輯本會要失載，餘二事見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

〔紹興〕五年七月八日中書門下省言：『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自外任罷赴闕，並令引見上殿。勘會官員新除郡守，緣有闕期未到，若依已降指揮上殿，切慮難以久待班次。』詔：『新授郡守，徐見闕人外，餘並免上殿。』（職官四七之二四）

十月二十二日，宰臣趙鼎等言：『近來帥民之詔數下，而州縣之吏往往奉行不虔，使百姓不受實惠。』上曰：『守令皆帶勸農公事，多不奉職。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可不重乎，然其要當在擇人。如或守令有治效顯著者，可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特加擢用。』（同上）

史志所敍次第，其先後適與此相顛倒。又通考不載勸農事，餘二事之次第亦與史志相反，疑亦史文顛倒。

〔紹興〕九年詔應守臣以二年爲任。又以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且多恣橫，詔新復州郡只差文臣。續因臣僚言，極邊控扼去處仍差武臣；其不係極邊，文武臣通差。詔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條聞奏，委都司看詳，有便於民者卽與施行。續又詔不拘五條之數。十三年詔依舊制帶提舉或主管學事，

案：據繫年要錄卷六十三載：

〔紹興三年二月〕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

上，因以察其材能。』（朝野雜記甲集六，便民五事條亦載此事）

是知史志敍其事於紹興九年之後爲不然。要錄卷一四九又載：

〔紹興十三年六月〕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會要職官四七之二八亦載此事）

若史志所指亦卽此事，則於十三年前敍之又不合也。至「續詔不拘五條之數」，其事更在此後矣。

乾道二年令非曾任守臣不得爲郎。定諸郡合文武臣通差去處，並依舊制。

案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載：

〔乾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職官四七之三五）

知史志「定」字爲「官」字之誤，應屬上句讀。

二十一、通　判

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

案此事爲長編所不載，疑當爲輯本所遺漏，檢會要通判諸州府軍監門載：

〔建隆四年〕十一月詔應諸道州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得行下。（職官四七之五八）

通考職官考十七通判條已改「諸道州府」爲「知府」，史志乃亦承而用之，初不知其不以知府爲限也，又建隆四年十一月甲子卽改元乾德元年，宋史紀年通例均以後改者爲定，此處仍作「建隆四年」，非是，又「長史」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並作「長吏」，疑會要宋史均誤。

二十二、幕職官、諸曹官、教授

幕職官……其餘冗費，與添差何異。

案「其餘」當從會要作「其爲」。（職官四八之一四）

諸曹官

案此二條所載均南渡以後事，無一字涉及北宋，與合璧事類後集七七及通考所載全不同，不知所據何書。

教授：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案：合璧事類教授條首自宋初之四大書院敍起，次謂『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餘鎮未置學也。』再次方爲景德四年事。通考因之。史志此條則又刪削通考而成者，然「他州勿聽」句下，合璧事類及通考猶有『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其下方接以『慶曆四年』云云，其『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句則作『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

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

案：「長史」亦沿通考之誤，當從合璧事類作「長吏」。「舉人」下當依合璧事類及通考增「舉」字。

二十三、縣令、丞、主簿、鎮砦官

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

案：「則有」當從會要職官四八縣官門所引哲宗史志作「則受」

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

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

案：史志縣丞條全文與通考無一字異，唯上二句下通考各有夾注一段，史志不載。

川陜縣五千以上請並置簿。

案：「川陜」當從通考作「川峽」。

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

案：通考職官考（十七）鎮戍關市官條云：

諸鎮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征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

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會要鎭將門引哲宗史志云：

諸鎭監官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職官四八之九二）

史志僅云其「管火禁或兼酒稅」，殊爲疏略。又題目中「砦」字疑當作「監」。

二十四、總管鈐轄

總管鈐轄司掌總治軍旅屯戍營房守禦之政令。凡將兵隸屬官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之。

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都總管條引哲宗史志與此同，唯「營房」作「營防」，「隸屬官」作「隸屬者」，當從。

又案：「總管」者馬步軍總管，「鈐轄」者兵馬鈐轄也，二者本非一職，故朝野雜記合璧事類及通考各書均分別列爲專條。史志併而爲一，而於二者之區別無一字道及，非是。總管原名都部署，後以避英宗諱改，其事權本極重，迨南宋紹興中於各路各州均次第增設總管，各路由帥臣兼，各州由守臣兼，遂漸成虛名，其副則以處貴游外戚及離軍之人，而無可釐之務。此在雜記合璧事類等書中言之極詳，史志中竟不見其事。又兵馬鈐轄都鈐轄之設置始末及其職權之變遷亦具載於雜記等書之中，史志於本條內不稍參取，乃反闌入下條路分都監文內，使人讀此條竟而茫然莫曉其究竟，亦極無當。

其諸路將官，掌統所隸禁旅，以行陣隊伍金鼓旗幟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強者待次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祿犒設賞罰約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將爲之貳。若屯戍防邊則受帥司節制。遇寇敵則審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帥有功，則具勘數籍用命而旌賞之。

案：此在合璧事類及通考中均爲諸路將官條之一段，蓋自續會要轉錄哲宗史志以說明諸路將官之職掌者。此外則兩書猶均詳載諸路將官設置本末。今史志取以隸總管鈐轄司條，使與「靖康元年詔四道副總管並通差文武臣」句相連爲文，不知何所取義。當提出另列爲「諸路將官」專條。其合璧事類及通考所載

建置沿革亦當參取修入。又「武藝強者」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武藝精強者」，「籍用命」作「籍用命者」。

二十五、路分都監

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資淺者爲監押。

案：都監之總名爲兵馬都監，其統轄一路者爲路分都監，統轄一州一府者爲州府都監。會要監押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 都監有路分、有州府軍監、有縣鎮、有城寨關堡，並以閤門祇候以上充。然亦參用三班使臣。凡監押則專用使臣焉。（職官四九之一）

合璧事類及通考亦均云「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有州都監…」云云，史志以「路分都監」標目，非是。

紹聖三年詔諸路將副序位在路分都監之下。

案：此事當載入「諸路將官」條內。

宣和二年虔州添置都監一員。

案：會要載此事云：

> 宣和二年四月六日詔虔州地接廣東，江山險阻，私鑄盜販，習以成俗，嘯聚出沒，民被其害，可於江南西路廣南東路添置路分都監各一員。（職官四九之五）

是則史志謂在虔州添置一員者，誤也。

建炎初，分置帥府，以諸路帥臣兼；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並以武臣爲之副，稱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

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都副總管條載：

> 建炎元年李綱言守備，當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通考同）

史志「以諸路帥臣兼」下當補「馬步軍都總管」六字。

又案：此段云云，其綱領實在於「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一事，是則應如合璧事類及通考之次第，將次段夾敍於都副總管條內；插入路分都監條非是。

其後益瀘夔廣桂五州牧又皆以都鈐轄爲稱。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四年詔建康府江州路又置副總管一員，於見置帥司處駐劄。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總管條內。

其各州鈐轄或省或置不一。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又有逐路兵馬都監兵馬監押，掌煙火公事，捉捕盜賊。

案：所謂「逐路兵馬都監」者，實卽「路分都監」，史志曰「又有」云云，非是。檢會要監押門載：

乾道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奏：『近降指揮諸路州軍禁軍闕額已行招塡，專任武將各統一路之兵，循環教閱。內一項逐州都監令吏部依格注授。內釐務都監除煙火公事捉捕盜賊外，不得預雜務。』從之。（職官四九之七）

疑史志云云卽與此爲一事。然會要所載乃指逐州之釐務兵馬都監或監押而言，非路分都監也。當改正其文如下：

乾道元年又詔逐州釐務都監監押除煙火公事捉捕盜賊外，不得預別事。

初，守臣罷帶兵職，惟江西贛州以多盜仍帶江西兵馬鈐轄。其後武臣爲路鈐者亦無尺籍伍符。每藏諸州按閱，特存故事，間有得旨葺治軍器或訓練禁軍則仍帶入銜。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二十六、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統制、統領

乾道三年帝諭輔臣：『欲今後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兼領軍事，豈惟諸帥，亦使主將顧忌，不敢專擅。』因言『都副統制禮有隆殺，且爲條約，』上曰：『如此他日不致爭權越禮。』遂行之。然其後都副鮮有並除者。

案：史志都副統制統領全條，大都爲拼合朝野雜記甲集（十一）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統制統領言、三條文字而成。上段云云卽出於副都統制條，然雜記原文作：

乾道三年五月…上諭輔臣曰：『朕欲今後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儲他日統帥；亦使主將顧忌，不敢專擅妄作。』…大臣言：『都副統制禮數宜有隆殺，且爲條約將上。』上曰：『如此庶幾他日不致爭權越禮，誤國家事。』遂行之。然輿州自吳挺亡後未嘗除人，蓋重之也。其他軍數少者都副統帥亦不並除。

史志於「各置副都統」下當補「制」字，「因言」上當補「輔臣」二字。又既改「上諭」爲「帝諭」，則下文之「上曰」亦當改爲「帝曰」。

又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副都統制條於命郭剛爲鎭江副都統制、張榮爲建康副都統制之下又載：

三省樞密院定制云：已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事，覺察姦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制連銜。調發軍馬並聽都統制指揮。月旦亦許上表。（孝宗會要）

此爲雜記所不載。然非此則無以知副都統制之權限若何。史志當補入。

其下有正將、準備將、訓練官、部將、隊將等名，皆偏裨也。

案：此出雜記統制統領官條。「正將」下當依雜記補「副將」二字。又「部將隊將」四字爲雜記所無，不知據何增入。

二十七、巡檢司、監當官

又置水控都巡檢使。

案：「控」當從通考作「陸」。

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其征榷提務歲有定額。

案：合璧事類後集（八一）監當門引四朝史志云：

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榷場務歲有定額。

據知史志「提務」爲「場務」之誤。

又案：史志僅云「諸州軍隨事置官」，而於官名則概未列舉，據合璧事類所載，其名目有州糧料院、錢監、監倉、監鹽、監酒、監鎮、作院、交引、庫務、監門、監茶、監場、監務十三項。其下更載有史志所闕之諸事云：

監當官，……乾道六年詔吏部將監當官闕員依條注識字人。（中興會要）

錢監：國朝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制，置錢監於番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聖朝職略）

監酒：慶曆四年詔依舊制諸道榷酤滿三萬貫舉官監臨，滿歲而課贏者升獎之。（國朝會要）

史志俱當參取修入，藉以見監當官職事之一般。

淳熙二年詔二萬貫以下庫分，選有才幹存留一員。

案：「存」當作「者」。

指揮諸班直，親從親事官，保義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詔每州每以五員爲額。

案：此段與監當官無涉，當有錯簡。又下一「每」字疑當「各」字之誤。

卷　八

一、建隆以來合班之制

建隆以來合班之制。

案：此下所載雜壓之序，與會要朝儀班序門所載仁宗景祐五年八月閤門詳定合班雜壓儀（儀制卷三之一七）大禮相同，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副使及天章閣學士諸名爲會要所不載，其「觀文殿學士」會要作「文明殿學士」。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等皆眞宗大中祥符中所建，天章閣之置學士在仁宗慶曆七年，文明殿學士之改稱觀文殿學士，在慶曆八年，據知史志所謂「建隆以來合班之制」者，實爲仁宗慶曆以後之制。

舊儀：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太尉在太保下。國朝以來，自太傅除太尉。今依此次序。其三師三公之稱如舊儀制。

案：此爲「司徒司空」下之夾注。會要「次序」作「相壓」。又案：此所謂「舊儀」乃指唐及五代而言，應卽改作「唐」或「五代」，既爲專述兩宋官制

之書，不得闌入它代而稱之爲「舊」也。

參知政事（舊在樞密使下）

案：此所謂「舊」亦當明著其時限。會要「參知政事」下無夾注。

參政以下班，臨時取奏裁。

案：此爲「簽書樞密院事」下之夾注。「奏」字疑衍文。會要夾注作『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七日詔自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立位並以先後爲次序，同知樞密院事同』。

諸府牧（開封河南應天大名江陵興元眞定江寧京兆鳳翔河中。　又有都護。　大都護今皆領使，無特爲者。）

案會要所載爲：

州府牧（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開封河南應天大名眞定京兆鳳翔河中江寧江陵興元。又有大都護。大都護今皆領使，無特爲者。）

史志所列諸府名亦頗無序，疑爲抄用舊史而有所紊亂者，當以會要爲正。又沿用「今皆領使」云云亦不合。

防禦使（齊濟沂登萊鄭汝蔡潁均郢懷衞博磁洺棣深瀛雄霸莫代絳解隴和靳舒復眉象陸果）

案：會要「防禦使」下無夾注。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四十所載北宋諸路節鎮防團刺史州，其河北之磁州不列於防禦州而列於團練州內，陝西防禦州爲解州隴州，京東防禦州無齊州，京西防禦州無蔡州，淮南之舒州亦不列於防禦州而列於團練州內。西川防禦州僅眉州，而陵州（不作陸）果州亦列於團練州內。就中除「龍」「陸」二字爲史志之誤合改正外，其餘異同未詳何故，或後來又有所增改也。

團練使（單濰淮唐祁冀隰忻成鳳海鼎）

案：職官分紀所載河北團練州內無冀州，河東團練州內多慈州，其荆湖之鼎州則不列於團練州內而作「武平軍鼎州」列於節鎮之下。餘詳前條。其與史志之多所異同，蓋亦後來有所增改也。

諸州刺史（淄趙德濱保幷汾澤遼憲嵐石虢坊丹階乾商寧原慶渭儀環楚泰泗濠光滁通

黃眞舒江池饒信太平吉袁撫筠岳澧峽歸辰衡永全郴邵常秀溫台衢睦處南劍汀漳綿漢彭邛蜀嘉簡黎雅維茂資榮昌普渠合戎瀘興劍文集璧巴蓬龍施萬開達涪渝昭循潮連梅英賀封南雄端新康恩春惠韶梧藤龔象潯貴賓橫融化寶高雷南儀欽鬱林廉瓊崖儋萬安）

案：職官分紀所載河北刺史州凡三：趙州、濱州、恩州、無保州、德州。江南刺史州凡十，無舒州而有歙州。廣南刺史州凡四十，無象州安州而有蒙州柳州白州。就中舒州已經史志列入淮南防禦州內（職官分紀列團練州內），則刺史州內不應復見，知其必爲「歙」字之誤。象州亦已列入廣南防禦州內，此處亦不應復見，知其必爲「蒙」字之誤。其餘異同亦或後來有所改易也。

內殿承制

案：「制」當從會要作「旨」，

二、元豐以後合班之制

管幹殿中省尚舍尚藥尚醞尚輦尚衣尚食局。

案：「管幹」當作「管勾」。

殿中丞（舊祕書丞下，崇寧二年升）。

案：「二年」當作「三年」。

內常待（元豐令：上州通判在此下。）

案「待」字當作「侍」。

幹當左右廂公事。

案：「幹當」當作「勾當」。

三、唐令定流品條

宮苑總副監牧監副

案：此句疑有譌誤。

諸冶諸屯溫湯監及丞。

案：「溫湯」疑當作「諸場」。

唯常命官者載之。

案：「常命官」三字疑有譌脫。

五大都督府長史、中都護、副都護。

案：宋史禮志二十一朝儀班序條「副都護」作「下都護」。其餘異同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十二。

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景德元年初置待制。……大中祥符二年升侍知制誥仍在其下）。

案：「升侍」二字疑有誤。

四、皇親之制

與利州團練使德文言。

案：長編八六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己巳載此事，作「與州團練使德文言」。會要朝儀班序門同。（儀制三之一〇）史志「利」字衍文。

詔師德序署位德雍之下。

案：會要朝儀班序門與此同。（儀制卷三之一一）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五月癸丑載此事作「詔師德署銜於德雍之下」。

五、王炳上言

尚書省國家藏載籍典治教之府。

案：長編卷三九至道二年二月壬申朔載此疏，「典治教」作「興治教」。查下文有「然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句，則以作「興」爲是。

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

案：「地理」當從長編作「地里」。

自唐末亂雜

案「亂雜」當從長編作「亂離」。

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

案：刑部下當從長編增「有」字，「旬禁」當從長編作「勾禁」。

疆畎封洫之類

案：「畎」當從長編作「畔」。

六、眞宗論尚書省制度條

大中祥符九年眞宗與宰相語及尚書省制，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官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

案：此段敍事層次極不分明。長編八六祥符九年三月辛酉載此事云：

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

史志於「尚書省制」下亦須補入「度」字及「因曰」二字，文義方洽。

其他留州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

案：長編「留使」作「送使」，「藩臣」作「藩鎭」。

七、楊億上疏

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上疏曰

案：此疏見楊億武夷新集卷十六，原題「次對奏狀」。

且如寺監素司於掌職。

案：「素司」集作「素有」。

施及有唐，六策咸在。

案：「六策」集作「典策」。

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竈下羊頭，形者嘲詠。

案：「苟非」當從集作「任非」。「嘲詠」集作「嘲誚」。

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

案：「三百」集作「二百」。

率爲常參

案：「爲」集作「預」

以戶口多少置其奉祿

案：「置」當從集作「制」。

品秩之制

案：「制」當從集作「際」。

建廉察之府

案「府」當從集作「使」。

一道署使，唐制可循。

案「署」當從集作「置」。

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

案「郡官」當從集作「羣官」。

乃唐虞之制也。

案集作「臣又念唐虞之制也」，乃用以啓下文，非總結上文者。

又官勳之設，名品實繁。

案：「官勳」集作「勳散」

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

案「許封」當從集作「許封贈」。

官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

案「官勳」當從集作「官階勳」

又五等之爵施於賢才

案：「施於賢才」集作「施之於今」。

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遽，不可遵行。

案：「輕遽」當從集作「經據」

封國公者許蔭嫡孫一人襲封。

案：「許蔭嫡孫一人」當從集作「許嫡子嫡孫一人」。

當文化誕敷之際

案「文化」集作「至化」

八、眞宗誡諭文臣七條

文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四曰責實，勿競虛譽。

案：咸淳臨安志四二詔令門載此，其各條均較史志簡略，獨第四條於「責實」下有「謂專求實效」五字，爲史志所無，當據補。

九、孫何上言

眞宗初，右司諫孫何上言。

案：長編四二至道三年九月壬午載此事，作「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此所載則其三「革釐遷轉之議」也。其時孫氏任左正言，史志作「右司諫」誤。

門資入仕亦及百人

案：「亦及百人」長編作「又不在焉」。

下至幕府職掾之微，或自朝廷選補而授。

案：「或」當從長編作「咸」。

況祿稟所賦，皆自地征，所來須從民力。

案：「所來」上當從長編疊「地征」二字。

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羣官一例不得遷陟。

案：「一例不得」當從長編作「不得一例」。

豈俟歷階而升

案：「俟」當從長編作「祇」。

至於省併吏員上繫輿奪。

案「上繫」下當從長編增「宸衷」二字

十、紹興以後合班之制

左右驍衞屯衞

案：合璧事類後集（六一）官品門載淳熙重定之官職雜壓作「左右驍騎衞武衞屯衞」。當從。

殿前副都指揮使

案：合璧事類作「殿前都指揮使」，史志「副」字衍文。

團練使諸州刺史

案：合璧事類於「團練使」下有「宣慶使」三字，

內侍省押班，樞密都承旨，樞密副都承旨。

案：「樞密都承旨」已見「通侍大夫」下，此不應複見，當從合璧事類作「樞密承旨」。

武義武經武翼大夫

案：「武義」之序當從合璧事類列「武經」之下，方與下文順序相合。

祕書校書郎

案「祕書」下當從合璧事類增「省」字

十一、官品

同知樞密院事太尉開國郡公上柱國爲正二品。

案合璧事類官品門官品條於「同知樞密院事」下有「樞密副使」四字。

諸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爲從二品。

案「銀青光祿大夫」下當從合璧事類疊「光祿大夫」四字。

宣慶宣正昭宣使…爲正六品

案：「宣正」當從本志下卷內臣自皇城使特恩遷轉例條作「宣政」。

太醫局令翰林醫効醫痊武騎尉爲從七品

案「太醫局」下當從合璧事類增「太史局」三字。

太史局五　正…爲正八品

案：「太史局」下當從合璧事類增「正」字。

卷　九

一、入內內侍省內臣敍遷之制

祗候班（雖有轉官法，近年無遷轉之人，惟敍官者一級當一官。內侍省同。）

案：夾注中所謂「近年」未知指何時，蓋沿用舊文而失於釐正者。

二、選　人

選人選京官之制

案：「選京官」疑當作「遷京官。」

支掌防團判官

案：「支」謂觀察支使，「掌」謂節度掌書記，「防」謂防禦使，「團」謂團練使。

三、史部流內銓諸色入流條

諸科（五經三禮三史三傳今雖無此科，緣見有逐色人。）明法入上州判司，緊縣簿尉。

案：夾注中所謂「今」及「見有」未知指何時，此亦沿用舊文而失於釐正者。

太廟齋郎（舊室長同）下州判司，中縣簿尉。

郊社齋郎（舊長坐同）試銜白衣，送銓注官。……

案：會要禮部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本曹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長，掌坐，都省集議百官。（職官一三之一）

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禮部門均引錄此文，唯「掌坐」作「掌座」餘俱與今本會要所載同。此處所舉各官名均與該文相應，知「郊社齋郎」下夾註中之「長坐」當爲「掌坐（或作坐）」之誤。

四　文散官　武散官

文散官二十九……

武散官三十一……

右文朝官階上經恩加一階，郎階上京朝官加五階，選人加一階。武散官冠軍大將軍使相節度使起復改授游擊將軍。雖中書主事，諸司吏人加授，亦無累加法。餘不常

授。已上，文官三品已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九品已上服綠。

案：「文朝官」當爲「文散官」之誤，其餘亦有譌脫。查本志卷十卷首目錄中未載「官階」，而卷內於使職條下乃有「敍階之法」云云一大段，其中所載與此段大體相同而較詳明，然置之該卷內則全成無謂，當刪落此段，移該段入此處。

五，國朝武選條

六年及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

案：「及」當從通考作「又」。

新官：朝議大夫

舊官：太常卿少卿左右司郎中

案：通考職官考十八文散官門載：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議大夫換左右司郎中（侍從），太常少卿（館職），光祿少卿（出身蔭補）。

是知史志「舊官」欄所載有誤。「太常」下之「卿」字當改作「光祿」二字。

翊衞大夫　親衞大夫　拱衞大夫（並政和新置）

案：上文言政和六年又增置宣正履正協忠翊衞親衞大夫郎凡十階，拱衞大夫並不在內，則非政和新置。又檢會要官制別錄（職官五六之三六）及長編紀事本末一二五官制篇所載，並爲「拱衞大夫，舊官四方館使。」知史志云云爲誤，當將「並政和新置」五字移置「親衞大夫」下，并於「拱衞大夫」下，「舊官」欄內增「四方館使」四字方合。

六、政和初改醫官之名十有四階

和安成安成全成和大夫

案：此與通考所載同。查會要（職官五六之三六）長編紀事本末及合璧事類後集（五一）翰林醫官條所載，「成和」俱在「成安成全」上。本志本卷末所載紹興以後醫官之名，云同政和之制，其順序亦「成和」在「成安成全」之上，

知此處爲顚倒。

政和三年詔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

案：「執事」當從通考作「職事」。

故有庶官視從官，視執政，執政視宰相。

案：「視執政」上當依通考疊「從官」二字。

七、功　臣

推忠　佐理　協謀　同德……

右賜中書樞密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餘官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舊有功臣者改賜）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

右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

案：此與通考職官考十八所載全同。唯「樞密」下當從通考補「院」字。又檢職官分紀（四九）功臣門載：

中書樞密則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德忠正保節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

官品集：見任中書樞密院臣寮，如賜功臣，宰相六字，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等四字，以次加兩字。（如舊有功除入中書樞密院，卽依例改賜。）

據知「推忠」之號僅可用以賜中書樞密院臣僚，非餘官所可過用者，則史志「保德」上之「推忠」，當依職官分紀作「推誠」。又「右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句下夾注謂「餘官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而未實指「餘官」爲何官，「其次」又爲何官，亦須參照官品集所載云云，方可明瞭。

八、兼　官

憲官四：御史大夫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案：本卷卷首目錄本條作「兼官」。職官分紀（四九）有「檢校兼官」一門，本志卷十食實封條後所附三朝志云云一段中亦以御史大夫等爲「兼官」。又本

志卷十附錄三朝志之文，其兼官爲「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監察御史」五者，職官分紀檢校兼官門亦載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驍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騎都尉」云云，知此處之不載蓋疏漏也。

九、紹興以後階官

紹興舉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爲左，餘人爲右。

案：此與通考職官十八所載同，唯「文臣」通考作「詞人」。

朝奉郎（以上係員郎）

案：夾注中「員」字下當依通考補「外」字。

通直郎

案：「郎」下應通考補注「以上係陞朝官」六字。

翊衞大夫　親衞大夫　拱衞大夫（自翊衞至此並政和新置。）　左武大夫　右武大夫（以上爲橫行十三階）

案：「拱衞大夫」本爲舊日「四方館使」所易之新名，非政和新置，詳見本卷第六條考語。此處「拱衞大夫」下之夾注當移置「親衞大夫」下。

訓武郎　修武郎（以上爲大使臣）　從義郎　秉節郎……　承節郎　承信郎（以上爲小使臣）

案：通考「訓武郎」作「敦武郎」，蓋以「敦」字犯光宗諱故後來改「敦武」爲「訓武」也。「秉節郎」與本志本卷所載政和寄祿格中名目不同，當從通考作「秉義郎」。

進義副尉　守闕進義副使　進勇副尉　守闕進勇副使

案：二「使」字俱當從通考作「尉」。

醫官：政和既易武階，而醫官亦更定焉。紹興因之，特損其額。舊額無安大夫至良醫二十員，紹興置五員。和安郎至醫官三十員，置四員。醫效十員，置二員。醫痊十員，置一員。醫愈至祇候大方脈一百五十員，置十五員。

案：合璧事類後集（五二）翰林醫官門載此段，云出中興會要，通考不載，不

知史志自何處轉錄來也。

卷　十

一、導　從

景德三年詔諸行尚書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給從七人。

案：會要導從門載此詔，繫景德二年四月十日（儀制卷四之一三），今檢長編景德二三兩年內均未載此事，不知究在何年。

學士承節六人

案：此句當從會要作「翰林學士、侍讀侍講、樞密直學士、丞郎，各六人。」

皆通官呵止行人（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尚書丞郎並通官呵止。）

案：夾注云云，已見贊引條，不應重出於此。

大兩省卿監一節，小兩制、御史、郎中、諸司四品、三司開封府判官、推官、二人。

案：「卿監」下當從會要儀制五之八補「待制」二字，「小兩制」當從會要作「小兩省。」

防團事知州都監五十人。

案：「事」上當脫「軍」字。

二、三朝志條

三朝志云：檢校兼試官之制：檢校則三師、三公、僕射、尚書、散騎常侍、賓客、祭酒、卿監、諸行郎中員外郎之類。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監察御史。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省校書郎。凡武官：內職、軍職、及刺史已上皆有檢校官兼官，內殿崇班初授檢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廂軍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頭，止於司空。親軍都虞候、忠佐副都頭以上，止於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恩例則或加階爵功臣。）幕職初授則試

校書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以上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外郎已上者。行軍副使皆檢校員外已上。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監少監，員外郎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郎，並無兼官。其解褐評事、校書郎、正字、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有選集同出身例。

案：史志錄用舊史之文，例均不著出典，而此獨曰三朝志云云，顯與體例不合，檢校官、兼官、試官、均已見於本志卷九，本卷目錄中亦未列入，而乃於食實封條下突出此一大段，文字雖與卷九各條不盡同，而所述之事則毫無二致，則此一大段全爲贅文也。二十二史考異卷七二僅摘錄自「幕職除授」至「有選集同出身例」一節，謂「已見本志試秩篇」，而於「幕職初授」句以上各節則不謂「已見」，蓋亦因文字之稍不同而爲所矇混矣。今查自「檢校則三師三公」至「諸行郎中員外郎之類」一節，及「內殿崇班初授檢校祭酒」「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諸句，及夾注中「廂軍都指揮使」云云全段，卽本志卷九檢校官條所已載者也。其「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監察御史」，及「內殿崇班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都軍副都頭加恩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諸語，則本志卷九兼官條所已載者也。其「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省校書郎」句，則與「幕職初授」云云一節同見於本志卷九試秩條者也。此一大段當全刪除。

三、敍階法條

敍階之法：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爲武散官。（太平興國元年改正議大夫爲正奉，通議大夫爲朝奉，朝議郎爲朝奉，承議郎爲承直，奉議郎爲奉直，宣議郎爲通直。）京朝官幕職自將仕郎至朝奉郎每加五階。至朝散大夫已上每加一階。朝散銀青者須已服緋紫者入。令錄判司簿尉每加一階，並幕職計考。當服緋紫者加金紫階。內殿崇班初授則銀青階。（三班軍職使職，遇恩檢校兼官並除銀青階。）丁憂者起復，使相則授雲麾將軍（使相仍加金吾上將軍同正節度使，大將軍同正留後，以下無之）。其胥吏掌事而至衣緋者則授遊擊將軍。千

牛備身則授陪戎副尉以上。

案：本卷卷首目錄中並無「敍階」之目，且文中所述與本志卷九文武散官條下「右文朝官階上經恩加一階」云云一段大體相同。該段所述不及此段詳明，且頗有譌脫，應刪落該段而將此段移置其地。

四、改賜功臣勳官條

改賜功臣。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五代以來，初敍勳官卽授柱國。淳化元年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三班及軍員吏職經恩並授武騎尉。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之蔭贖，宜以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勳。

案：長編三一淳化元年正月丙申載：

>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並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illegible]，不得以勳散試官之類。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敍勳卽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階而升。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史志所載卽「舊制」以下云云之一段也。然於起首處衍「改賜功臣」四字，自「悉有職奉」以下又脫誤迭出，遂致全不可解。又本卷卷首目錄中並無「勳官」之目，文中所述亦有與本志卷九勳官條後所載「右騎都尉已上」云云一段相重複者，當刪併入該段內，本卷則刊削不載。

五、封爵之差

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戶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加邑特戶而罷去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初沿其制：文臣少監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贈戶數爲差，不依爵級。邑過其爵則幷

進爵焉。止於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郡公食邑有累加至萬，餘實封至數千戶者。）皇屬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侯亦在開國郡公之上）。又采秦制賜爵曰公士（端拱二年賜諸州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公士。景德中福建民有擒獲強盜者，當授鎮將，以遠俗非所樂，並賜公士，自後率爲例）。

案此段亦在「改賜功臣」條下，與「不得用以蔭勳」句相連爲文。然所述均爲封爵之等差，與功臣及勳官皆無干涉，自當摘出爲獨立之一條。但本卷卷首目錄中既無此目，而文中所述與本志卷九封爵條後所載「右封爵。皇子兄弟封國謂之親王」云云一段多有重複處，當刪併入該段內，本卷則刊削不載。又「加邑特戶」疑當作「特加邑戶。」

六、功　臣

功臣者，唐開元間賜號開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宗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寖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刺史以上，階勳高者亦賜之。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宰相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累加則二字。中書樞密院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其諸班直將士禁軍則賜拱衞翊衞等號。遇恩累加，但改其名，不過兩字。

案：職官分紀四九功臣門載：

國朝循唐制，宰相樞密使初拜必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階勳高者亦或得賜。（郤掃編卷中功臣號條同，唯「刺史」句作「刺史以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賜。」）

與史志「凡宣制而授者多賜」至「階勳高者亦賜之」諸句，語氣稍有不同，蓋必史志刪瀾舊文失之也。又職官分紀於「累加則二字」下有「或四字有至五十餘字」諸語，於「或出鎮則改之」下有「亦有不改者」及「又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諸語，各句下且均夾注其事實。其「諸班直將士禁軍」作「諸班直禁軍將校」。郤掃編與職官分紀正文全同，而於「不過兩字」下又有云：

元豐中神宗既累卻羣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因請並罷功臣之號，詔從之。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然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也。

此所謂「近歲」乃指南渡後言。朝野雜記甲集十二功號條亦云：

功號始唐德宗，國朝因之。至元豐乃罷。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靳王（世忠）揚武翊運功臣，張循王（俊）安民靜難功臣，劉安城王（光世）和衆輔國功臣。此外惟安南國王初除及經恩亦加功號。

此與徐氏所記全同，可據以考知兩宋賜功臣號一事之演變，均當參修補入。

又案：此中所述「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云云，與本志卷九功臣條重複，且本卷卷首目錄中亦不載「功臣」之目，當刪併此段入卷九該條內，本卷刊削不載。

七、宮　觀

又有提舉提點主管

案：「主管」下當從合璧事類後集（五九）及通考職官（十四）在京宮觀條增「官」字。

置管幹或提舉提點官。……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幹。

案：「管幹」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管勾」。

又有以京官爲幹當者

案：「幹當」當作「勾當」。

於是臣僚交章欲罷供給以絕干請，變理任以抑僥倖，嚴按格以去泛濫，上並從之。自是以後，稍復祖宗條法之舊。

案：宋史記事通例，凡遇舊史中稱「上」者多改稱「帝」，遇「祖宗」字樣亦間有改易者，此段則仍曰「上」曰「祖宗」，知其亦爲抄用舊文而失於審正者。

八、贈官致仕

親王贈三官，可贈者贈二官。

案：「可」字疑當作「已」。

凡文武官父任承直郎以下贈官：……儒林郎，支掌防團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防禦判官，團練判官。

案：所謂「支掌防團判官者，卽觀察支使，節度掌書記，防禦判官，及團練判官之簡稱也。既有「節度掌書記」云云，則「支掌防團判官」句當删。

又詔致仕官朝失儀勿劾，並著爲令。

案：「朝」字下當有「參」字。

卷十一

一 奉 祿

東宮三司、僕射，九十千。

案：「三司」當從職官分紀（五十）及會要奉祿門（職官五七之一）作「三師」。

東宮三少…御史中丞，五十千。

案：「五十千」當從會要及分紀作「五十五千」。

司天十五千、正十三千

案：此句當從會要及分紀作「司天五官正十三千」。

祕書郎著作佐郎

案：此下脫奉給數目，當依會要及職官分紀補入「十七千」三字。

祕書舊無奉，兼三館職事者給八十千，至道二年令同著作郎給之。

案：此爲「祕書郎著作佐郎」下之夾注。會要亦載此注，然「八十千」作「八千」，「著作郎」作「著作佐郎」。史志蓋有所衍奪也。

防禦使三百千

案：「三百千」當從會要（職官五七之三）作二百千。

率府率副中郎將十三千。

案：「副」下脫「率」字。

內客省使六十千，客省使三十七千。…皇城以下諸司使二十五千。春絹各十匹多十

匹。

案：會要（職官五七之六）作「內客省使，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客省使，…皇城已下諸司使，春絹各七匹，冬十匹」。史志謂「春絹各十匹」，誤也。

皇親任諸衞大將軍領刺史八千。

案：「八千」當從會要（職官五十七之二）作「八十千」。

舊志…副使以上下與異姓同，並給實錢。

案：會要作「副使以下與庶姓同而並給實錢」（同上）。史志「上」字衍文。

高班內品一千五百（衣糧帶舊）

案：夾注云云當有譌脫。

主書七千，守當官，書令史，五千。（春冬絹各二匹，主書書令史春錢三千。…）

案，「三千」會要（職官五七之七）作「二千」。

防禦團練官十五千。（兩朝志云：奉給依本州錄事參軍。如無，依倚郭縣令。）

案：史志此後有「元豐制行」云云一大段，知此段所載爲元豐以前之制。會要俸祿門載「防團判官（如本州錄事參軍及依郭令，舊十五千）。」（職官五七之三）與史志夾注所引兩朝志之文合，知會要所載卽爲仁、英兩朝之制，而其所謂「舊十五千」者又正爲史志正文所載之數，則史志此一大段所載皆仁宗以前之制。職官分紀卷五十俸祿門已殘闕，然就其僅存者取相比核，除一二譌脫處外，均與史志相同，而其中首冠以「國朝大中祥符五年詔定加文武職官月俸」云云句，知史志此段亦卽祥符中改定之制也。

二、職　錢

御史大夫，六曹尙書，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試五十千。）

案：史志所載職錢之制，卽以此句爲首。其下之記述次第與通考職官十九所載亦多不同，然各官職錢數目二書全同，則所載爲同一時期之制度也。通考於起首處載：

以下職事官並支職錢：開封牧錢一百貫（春服羅一疋，小綾絹各十疋，冬服小綾十疋，絹二十疋，綿五十兩。）太子太師太保太傅職錢二百貫（春服羅

一疋，小綾十疋，絹一十五疋，冬服綾絹同，綿五十兩。）少師少傅少保百五十貫（春冬服小綾各七疋，絹各二十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御史大夫六部尚書（行六十貫，守五十五貫，試五十貫。春服羅一疋，小綾五疋，絹十七疋，冬服綾絹同，綿五十兩）。

其「御史大夫」以上諸條爲史志所無，疑乃誤脫，當據此補入。

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五十千。衣賜本官例官小春冬服小綾各三匹。

案：此條夾注云云，疑有譌脫。且其上下文所列各官之下亦唯載其職錢而不載其春冬衣賜之類，則此段注文蓋爲採錄舊文而剪裁未盡者，疑當從刪削，否則當如本志卷十二增給門「資政端明一十五千」下之注文，作「衣賜如本官例，大卽依本官例，小卽依逐等」。

三、唐貞元四年條

〔開寶〕四年十二月詔節察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案：此所云云，頗欠分曉。長編卷十二開寶四年十一月庚申載：

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回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會要俸祿門亦載：

〔開寶四年〕十一月詔曰：『諸道州府幕職及軍判官等，朝廷擇才授任，以祿待人，苟俸給之稍虛，在公清而何責。向者州縣官亦立定規，而藩郡職寮尚從折色，宜頒條制，用表優恩。自今節度防禦團練副使，節度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節度掌書記判官等，並據逐人所請料錢貫百，依州縣官吏例，差定回易料錢俸戶。副使不知州、掌書記非朝廷除授、及不判別廳公事者，並依舊折給。（職官五七之二〇）

史志於「詔」字下當補「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回易料錢俸戶」二十七字。又長編及會要均云此詔在十一月，史志作「十二月」

亦誤。

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奉錢舊以二分者，自今並給以實價。

案：會要俸祿門載：

〔雍熙四年〕十一月詔內外羣臣幷諸道本城軍校兵士所請折色料錢，先因朝臣所請以八分作十分支給者，自今並依實估錢數支給，更不加墊二分。（職官五七之二二）

此與史志所載必卽一事，然本謂「以八分作十分支給者」史志乃改作「舊以二分者」，與原意殊不相符。又長編不載此詔，細考會要所載雍熙四年諸事並無錯亂，則此詔所繫年月亦必不誤，史志作「三年」非是。

「咸平」五年七月增川陝路朝官使臣等月給添支。

案：會要俸祿門載：

五年十月詔增川峽路京朝官使臣等支給添支。（職官五七之二四）

史志「陝」當改作「峽」，「朝」上當補「京」字。

且以庶官食貧勸事。

案：「勸事」當從會要作「勤事」。（職官五七之二九）

四、茶酒廚料之給

學士權三司使以上，兼祕書監，日給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

案：會要俸祿門載此，於祕書監下有「及曾任二府，提舉宮觀」九字，「日給酒」下有「者，法酒」三字，「二等」作「三等」（職官五七之一七）。史志蓋有所譌脫。

並有給茶

案：「有」當依會要俸祿門作「月」（職官五之一七）

各給廚料六斗，麵一石二斗。

案：「廚料」下當從會要增「米」字。

五、薪蒿炭鹽諸物之給

宰相樞密使月給薪千二百束。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樞密使有五百束者」句。（職官五七之一七）

權三司使四百束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權發遣三百束」句。

樞密副都承旨、中書提點五房，一百束。

案：「樞密副都承旨」下會要又有「諸房副承旨」五字。

宰相樞密使歲給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

案：「正月」下當依會要補「月」字。又「一百秤」下會要又有「樞密使有五十秤者」句。

給鹽：宰相樞密使七石。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樞密使有三石者」句。

卷十二

一、增　給

進義校尉諸司使至下以三班使臣，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

案：「至下以」當作「以下至」。

二、南渡後奉祿之制

建炎南渡以後奉祿之制參用元豐政和之舊，少所增損。

案：自此以下全篇文字俱與通考職官十九所載同。

元豐定制，以官寄祿，南渡重加修定。開府儀同三司料錢一百貫。

案：「修定」下當從通考增「文臣請俸」四字。

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錢各四十五貫春冬絹各二十五匹小綾三匹春羅一匹冬綿五十兩）

案：夾注中之「春冬絹各二十五匹」，通考作「春冬絹各十五匹」，史志

「二」字當改作「一」。

諸衞上將軍（在通奉大夫之下……）

案「通奉大夫」通考作「奉直大夫」。查下文有「諸衞大將軍在中散大夫之下」云云句，據本志卷九所載紹興以後階官，通奉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上，奉直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諸衞上將軍官階較諸衞大將軍爲高，則只應在通奉大夫之下，通考作「奉直」，誤也。

諸衞將軍（在朝奉郎之下，料錢二十五貫……）

案：「二十五貫」通考作「二十貫」。查上文諸衞大將軍料錢爲二十五貫，諸衞將軍自當較少，史志「五」字蓋涉上文而衍。

下班祇應（各隨差使理年不等。自三年至十二月，料錢七百文，糧二石五斗，春冬絹各五匹。）

案：「至十二月」通考作「至十二年」。

守闕進義副尉（料錢二貫）

案：「二貫」通考作「三貫」。

三、南渡後料錢職錢

太子詹事（錢衣同賓客，小綾各上三匹。）

案：「各上」當從通考作「各止」。

權六曹侍郎（職錢四十貫，絹同上。）

案：「絹」當從通考作「餘」。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太學武學博士，（行二十貫，守十八貫，試十六貫，今諸王府翊善贊讀直講紀室料錢並支見錢）

案此與通考全同。然「今諸王府」云云，乃南宋人記其當時制度之語，史志沿用非是。

太官令（十六貫）

案：「十六貫」通考作「十八貫」。

有特旨添給（……紹興六年指揮：五寺三監祕書大宗正丞……特支米三石，計議

編修官一石。）

案：「一石」當從通考作「二石」。會要俸祿門載此詔亦作「二石」。（職官五七之七二）

四、祿粟及隨身傔人　職田

捧日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郡團練使五十石，傔十人（龍神衞右廂都指揮使遙帶遙郡團練使同）

案：夾注「指揮使」下衍「遙」字。又「龍神衞」下疑當有「左」字，此亦踵襲通考而脫者，

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

案：會要職田門作「其兩京大名京兆眞定江陵河中鳳翔及大藩鎮各四十頃」。（職官五八之三）。史志節去兩京下各地名不載似欠妥。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勵之。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請天下納職田」作「請籍納職田」，「給納之理」作「給田之理」，「款」作「疑」，「外官」作「官屬」。（職官五八之四）

至熙寧間復詔詳定。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事，繫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職官五八之一二），長編二四三所繫年月日同。

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寧、府延、秦揚杭潭廣州。）

案：「知」下當從會要及長編增「州」字，「府延」當從長編作「鄜延」。

開封府界提點視餘州。

案：「餘州」下當依會要及長編增「知州」二字，

發運司幹當公事，……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府界提點司幹當公事。

案：「幹當」俱當依會要作「勾當」。

轉運司管幹文字，……管幹機宜文字。

案：「管幹」當依會要作「管勾」。

諸路州學教授京朝視本州判官。

案：「京朝」下當依會要增「官」字。

又詔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麥等拘收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爲斛斗價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

案：會要職田門繫此詔於熙寧二年三月五日。（職官五八之一一）

都巡檢巡檢以大使臣

案：「以大使臣」當依會要作小字，夾注「巡檢」下，並改「以」作「係」。

監商稅市賈院交子務

案：「市賈」會要作「市買」。

城外巡檢排岸

案：「排岸」上當依會要增「監」字。

簡陵州永嘉軍

案：「永嘉軍」當從會要作「永康軍」。

自知成都府以官屬等第均定。

案：「以」下當依會要增「下」字。

而有是詔

案：自「又詔成都府路」云云以下，迄於「而有是詔」句，均爲熙寧二年三月五日所降詔之內容，及其所附之夾注，史志列敍於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後，殊失先後之序，當改「又詔」爲「熙寧二年三月詔」，並全段移置「至熙寧間復詔詳定」云云一條之上。

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屬以倖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乞復元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

案：既云「神宗行均給之法而一路便之」，又云「元祐中推廣此意而致奔競風長，廉恥節喪」，前後語意殊爲矛盾。今檢會要職田門載：

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工部言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朝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元符新勅，又復限月：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囑以幸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欲乞復元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元祐均給及元符限月指揮，檢未獲。）（職官五八之一四）

據知史志之語意矛盾，蓋由刪去「元符新勅又復限月」八字之故，當依會要補入。又「乞復元豐均給之法」，亦當從會要作「乞復元祐均給之法」。

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粹奏：『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爲州，諭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皁監穫，貪汚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事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知延安府范純粹奏：『近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訪聞得晉州知州所得職田因李君卿充守臣日諭意管下縣官違法增額，內襄陵一縣有縣令劉可諛悅君卿，抑勒百姓，知州職田所得比舊增五七倍。後守臣張公庠知民間冤抑，略曾裁損一二。今有縣令周汲，不肯循舊，乞行改正，有昨得替知州時彥即依所申，只襄陵一縣歲減所入約八百貫。周汲者奉公守法，力正姦弊，而時彥不少吝惜，伏望略賜奬擢以勸天下守令之官。除李君卿聞已身亡外，其劉可亦望特賜懲艾，以戒害民之吏。』貼黃稱：『欲乞朝廷下有司立法：凡職田土地，只許依遠年夏秋所種名色租額令佃戶承認送納，不得半種分收及差人監視收穫』。工部勘當欲依范純粹所奏，從之。（職官五八之一五）

其中云云，間有與史志所載不相合處，蓋亦史志刪潤原文失志也。特錄此備參詳。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書省以縣令之選輕，措置自不滿五千戶至滿萬戶遞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復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

百斛如常之江陰；六百斛常之宜興；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少則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廣福建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一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今欲一概增給一頃，豈可得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標撥。

案：會要職田門載：

[政和] 八年九月十九日臣寮言：『伏覩尚書省近因臣僚上言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特行措置：自不滿五千戶已上至滿萬戶縣遞增給職田一頃。然臣切見國家太平日久，生齒至衆，邑無曠土，而比年以來，官吏增圭租，往往虛立歲課，勒令村保召佃，地既無所出，則一鄉之民聚而償之。部使者上下交私，恬不爲怪。伏望申詔三省，將天下縣令已有圭租，斷自若干斛已上更不增給。』

又臣僚言：『臣切唯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合隨諸路參差不齊。今且以臣所聞言之：其多有至九百斛者，如淄州之高苑是也；有至八百斛者，如常州之江陰是也，有至六百斛者，如常州宜興是也。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其少則有至二三十斛者；二廣福建則多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四路自守倅而下至於簿尉，又以一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也。天下縣令圭田所賦不同如此，今朝廷乃欲一概增給一頃，豈可得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去處，催促標撥。其措置遞增一頃指揮，更不施行。』（以上俱職官五八之一八）

是則當時臣僚諫阻遞增縣令職田之奏疏凡兩上，方有詔罷行其事，史志綜括爲一，非是。其「六百斛」下當依會要增「如」字，其下之「亦六百斛」爲衍文。「催促標撥」下亦當依會要增其「措置遞增一頃指揮更不施行」十三字。

宣和九年詔：『諸路職官各有職田，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稅戶租佃分收，災傷檢覈減放，所以防貪也。諸縣多踰法抑都保正長及中上戶分佃認納，不問所收厚薄，使之必輸，甚至不知田畝所在，虛認租課，聞之惻然。應違法抑勒及詭名委保者，以違詔論；災傷檢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入己者以自盜論。』

案：宣和盡七年。會要繫此詔於宣和元年，史志作「九年」誤，又史志删削詔

旨亦有過當處。據會要所載：

宣和元年六月五日詔：『諸路當職官各賜職田，朝廷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或第四等以下稅戶租佃分收，災傷檢覈減放，所以防貪也。訪聞諸縣例多違法勒見役保正長及中上等人戶分佃，認納租課，不問所收厚薄，必輸所認之數；設有水旱，不問有無苗稼，勒令撮收；其甚有至不知田畝下落，虛認送納，習以成例；農桑之家，受弊無告，聞之惻然。可嚴行禁止：諸縣官吏違法以職田令第三等以上人戶及見充役人或用詭名或令委保租佃，許人戶越訴，以違詔論，灾傷減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已入己者以自盜論。提刑廉訪常切覺察。』

蓋朝廷法令所定，官吏職田止可令第四等以下稅戶租田，而各路官員乃多違法勒令第三等以上人戶租佃者，且多不問所收厚薄，勒令必輸其所認一定之數，此俱農家深以爲苦者，故特許其越級控訴。凡此均詔中之要點，而史志均削去不載。又「檢覈」作「檢覆」、「減放不盡」作「檢放不盡」，亦俱誤。紹興間懼其不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傷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閑之田爲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並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

案：起此段首句，迄於本卷末之「監堰二項」句，與通考職官考十九所載全同，蓋即自通考勦襲者。然通考於「紹興間」云云句上，本猶冠有「乾道間臣僚言：職田所以養廉，亦或啓其不廉。蓋交競於差遣之時，多取於收斂之日，以其所以養廉者爲貪也」諸語，知此下云云，即均乾道間臣僚奏疏中語。史志刪削此數語不載，而於通考下文所節錄之奏疏原文反全行照抄，未予更易一字，遂致亦成半篇夾敍夾議之文，與上半篇之專爲記事者絕不相稱。又查此段所述各節，據會要職田門所載爲：

「紹興」三年四月廿三日工部侍郎李擢言：『圭田之法，皆以逃亡五年以上及絕戶荒田爲之，故其膏沃者少，歲收無幾，而有司拘以舊籍已定之數，脅

以當官必行之威，民已告病，吏莫之恤。願詔有司將見今職田數委通判同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使之適平而後已。或以蠲除之後非所以養廉，則乞將空閑之田及往爲大安撫司及他司增置官屬所占者，撥以足數，仍先自簿尉始。』從之。

七月十七日詔諸路提刑司將見任官至擇人小使臣應合得職田依格法標撥。如本州見任官數多，所管田不足，令提刑司於一路鄰近州縣通融標撥，須管數足，卽不得挑取膏腴田土及過數標撥，並標撥未歸業人田土。又選人小使臣任外路州縣差遣內有無職田、及雖有職田不曾依格撥足，每月止請錢三五貫，難以養廉，仍令諸路提刑司依格法標撥。切慮行法之初，或標撥未足，夏秋未有所得，仰轉運司權將無職田選人幷親民小使臣每員每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足一十貫處，補足一十貫（如每月細計支得職田計三貫漆支七貫之類）。候依格撥到職田，其所收租課細計一十貫文以上卽罷。（以上並職官五八之二三）

據知通考宋史所載，雖爲節錄乾道間臣僚疏奏之原文，而其所敍各事之節次實不免於先後淆亂。蓋上疏之人爲行文及發抒意見之方便計，對前朝故事自可以意而爲之離析或綜合，不必盡拘其原來之次第；其在數典之史，則須依序而書。不加釐正，殊爲未合。

凡職租不許輒令保正催納，或抑令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民代納，或額外過數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糴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厲清操也。

案：此亦綜合紹興中有關職田之措置政令而言之也。其見載於會要職田門者僅以下二事屬紹興中：

七年四月十二日詔今後州縣職田不得輒令保正催納，如違仰提刑司按劾。以侍御史周祕言州縣官職田自來多令保正催納，兵火之後佃戶逃亡，而官猶以其常數責令陪納。故有是命。

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詔諸州縣職田令提點刑獄司覈實，使佃民按置輸租，毋

得代納幷抑配。如監司知通失於檢察，與犯人減二等斷罪。（以上並職官五八之二四，繫年要錄均不載）。

其餘所謂「罷廢」「拘借」及「移充糴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等，據會要所載均爲乾道間事：

〔乾道六年〕八月四日戶部狀：『臣僚言權借職田三年，今折納馬料，其不通水路及僻遠去處計價折錢，發赴淮南運司收糴，令戶部條具。今具下項：一、浙東福建州軍多無水路，乞令轉運司將職田米或自來折納錢盡行拘收，發赴行在省倉，委官收糴馬料。…』從之。（職官五八之二八）

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詔『權借職田可自今年十月一日爲始，與免拘借。』（職官五八之二九）

乾道臣僚疏奏云云，當卽指此諸事而言，是則原文於「罷廢」句上必尙標有年限，今通考及史志卽以之上承「紹興間」云云爲文，非是。

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謂三京類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與仁隆德開德臨安府秦揚潭廣州）二十頃，…都監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節鎭判官…

案：「副將官」下當依通考增「五頃」二字。

餘州判官，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

案：「學」上當依通考增「州」字，「並謂」云云句當依通考作小字，夾注「教授」下。

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鎭砦監當及監堰、二頃。

案：通考、史志所載乾道間臣僚之奏疏及其所述兩宋職田之制，均以上句作結。查自「具有成式」以下，所載職田之分配什九與上文所載熙寧詳定之制相重複，疊牀架屋，至爲無謂。且止於「監堰二頃」云云，文義實幷不完，乾道臣僚奏疏之用意何在亦尙不可得知，今檢會要職田門載：

〔乾道〕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尙慮循襲舊例，額外收斂，『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如有違戾，令提刑司按劾以聞。』『初』臣僚上言：『職田所以養廉也，而士大夫取之適以啓其不

廉。國朝自咸平以來，始議復興，而杜錫討論之，有曰：「中才之類可革於貪心，上智之人益興於廉節。」此言爲養廉而興也。至天聖中獻言者乃乞停廢，而晏殊詳定之，有曰：「差遣之間徇於僥競，收斂之際害及人民。」此言適以啓其不廉也。頃者權借三年以助經費，今已興免拘借，德至渥也；尙聞循襲舊例，額外征求，或高爲價直以折錢，每斗有至於五百者；或倍取本色以爲數，每石有取二石者；水旱所當減也而不減；逃亡所當除也而不除。田戶困於輸納，縣道窘於捉辦。欲望睿慈嚴爲之禁：應天下職田，止得收取本色，庶使小民不至重困，縣道亦以少寬，貪心可息而廉節可興矣。』故有是詔，（職官五八之二九）

此疏語意與通考所載頗多髣髴之處，且亦進奏於乾道年中，不知是否卽爲一疏。若其是也，則通考所節錄者實未得其要領，且不載因此疏而降之詔旨，更爲一失；若其非也，則但就通考節錄之一段亦實不能察知其用意所在，亦終是刪修未得其當。今姑錄存會要之節文於上，以俟再考。

又案：會要於此疏下尙載有孝宗淳熙間及光宗寧宗兩朝有關職田之政令多則，亦須參取修入方合。